

澳門筆匯

97

2026.06

想像的世界

蛙人

◎古 冰

不在琪位

◎以 馬

這座城市太擁擠

◎我 陽

進化論

◎王福平

澳門筆匯



創於 1987

澳門筆匯

2026年6月第97期

出版 澳門筆會
文學顧問 李觀鼎、湯梅笑、廖子馨
總編輯 陸奧雷
副總編輯 賀綾聲、孟京
執行編輯 梁錦生、甘遠來、瑋嵐、司徒子榆
美術總監 山田設計
發行 澳門文化廣場
承印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書號 ISSN 1680-6476
資助單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

《澳門筆匯》徵稿啟事

本刊長期徵集以中文創作的詩、散文、小說、本等文學作品，內容不限，形式不拘。

作品以未曾公開發表、字數在一萬字以內為宜，優秀作品不受此限。凡投稿請列明筆名、真實姓名及提供聯絡資料，並以電子檔郵寄至 penofmacau@gmail.com。一經刊登當奉稿酬，投稿後二個月內未接本會通知，作品可自行另作處理。

《澳門筆匯》電子版
可於澳門筆會網下載



創於1987

澳門筆會

電話：2872 0150

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218A, 11C

www.penofmacau.com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所有文字和圖片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我們想像的世界

甘遠來

這是個豐收的季節，許多耕耘都開花結果。

想像和創作的果實豐收，許多不可思議的構想已經實現。《筆匯》編輯部特設“想像的世界”主題欄目，徵集澳門創作人科幻題材的作品。古冰、以馬、我陽各自呈上誠意小說，三人不約而同地描繪人類喪失主體性後的境況，古冰借異變的蛙人寫反烏托邦的世界，以馬借機械人折射人類在社會裡的困境，我陽討論時間與空間的辯證法；瑋嵐、林霖、子弋以詩歌的形式在幻想世界裡翱翔，各有驚異的快感。

筆會主辦的澳門青年文學營在五月上旬到灣區科技創新之城深圳採風，學員們也交出了令人滿意的作品，輯於“文學新苗”欄目，與本期主題互相呼應。他們不拘泥於見聞經歷，而嘗試思考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知，以文字書懷。在六月中旬，學員成果展也在澳門文學館開幕，向社會各界匯報兩年來的學習成果。

誠然，我們無法想像我們未曾體驗過的人事物，但是把既有的經驗重組、排列、並置或顛倒，能帶領讀者到達一個超驗的世界。

“文學萬花筒”欄目刊載多篇文學評論，體現華語文學圈之間的互動交流，另外在編輯過程中整理出近二十則的澳門文學動態。這一顆顆果實飽滿圓潤，豐收的喜悅充盈心田。由此可見澳門創作人立足澳門、走向灣區、懷抱祖國、展望世界。我們可以滿懷激情地說：澳門文學，大有作為。

廿一世紀已經過去四分之一，在科技時代，文學還有什麼作用？文學最可貴的是想像力，這賦予我們感受、遨遊、實驗的可能。讓我們用手中的筆記下時代的真實，記下這個世紀的人對於過去／現在／未來的想像，即使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切片也是人類最鮮活的瞬間。

澳門筆匯

2026年6月第97期

想像的世界

- | | | |
|----|-----|---------|
| 8 | 古冰 | 蛙人 |
| 18 | 以馬 | 不在琪位 |
| 21 | 我陽 | 這座城市太擁擠 |
| 30 | 璋嵐 | 從前 |
| 31 | 林霖 | 天文學家 |
| 32 | 陳子弋 | 跨物種遐想 |

文學新苗·深圳採風

- | | | |
|----|-----|--------------|
| 34 | 王福平 | 進化論 |
| 37 | 蘇衍澄 | 宇宙遺照 |
| 38 | 陳自恆 | 蝸牛、候鳥與人 |
| 39 | 鄭欣彤 | 零波者 |
| 41 | 伍凱琪 | 未上傳的保存期限 |
| 43 | 嚴佳琦 | 夢 |
| 45 | 姚婉琳 | 如果明天我們選擇回到昨天 |

創作大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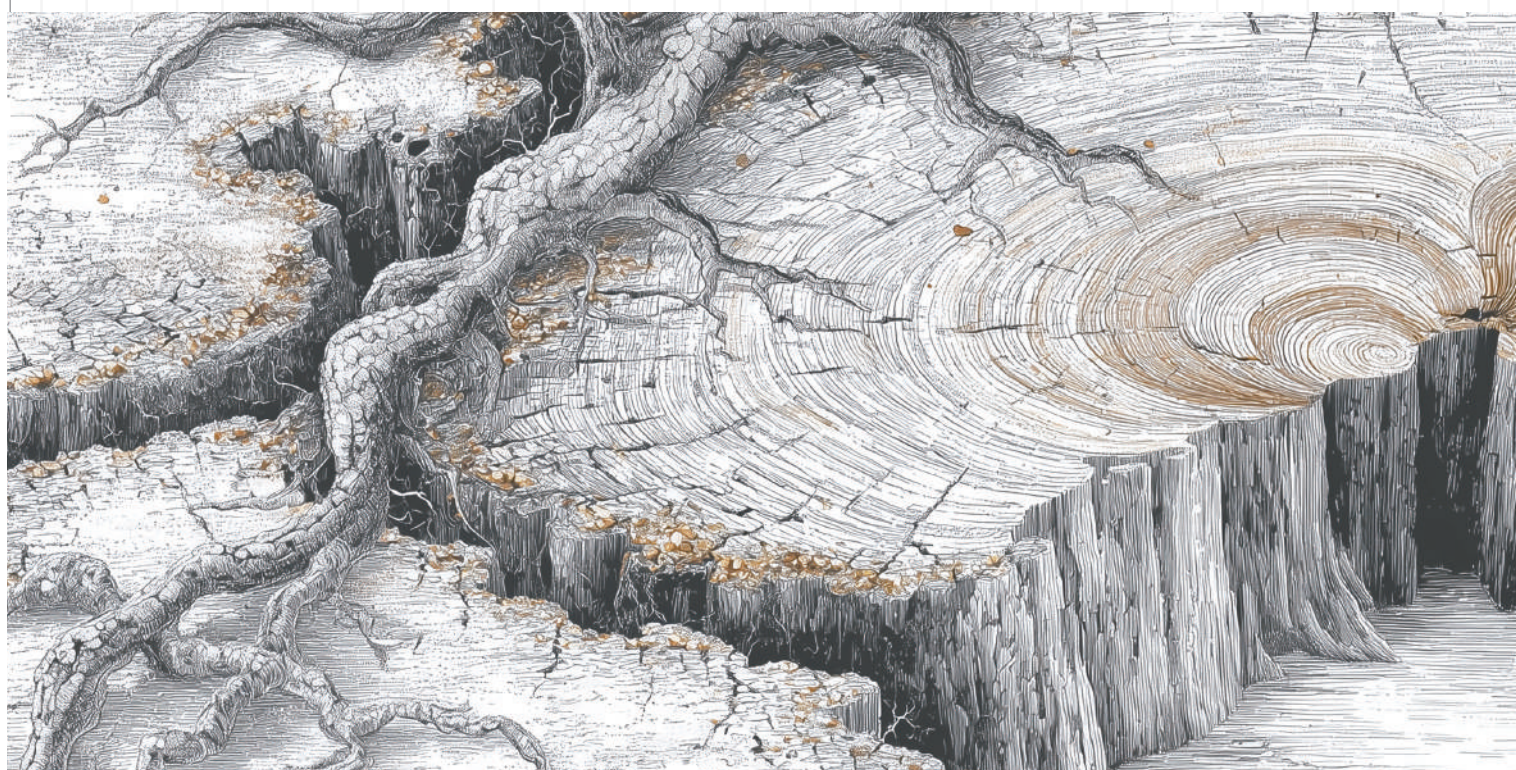
- | | | |
|----|-----|--------|
| 48 | 伊容 | 抽屜 |
| 59 | 詩子 | 電影·詩 |
| 62 | 林澆 | 羊角鎮名醫傳 |
| 68 | 戚錦柔 | 雪的語法 |

文學萬花筒

- 70 曾浩倫 副刊版面與文學現場：以《澳門日報·鏡海》首期“文學新方陣”為例
- 74 王曉波 “紅燈沒有回答”：存在主義回響——評陸奧雷詩歌《小念頭》
- 76 廖偉棠 群菇起舞，跳菩薩蠻——評袁紹珊詩集《普波威》
- 79 霍超群 她們在彼此身上浮起——讀李懿《上升的島嶼》
- 85 陳家朗 意義的搬磚／字工——付煒詩集《世界的近郊》

澳門文學動態

- 91 首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結營展成果
- 93 文學營研討文學與自媒體傳播
- 95 筆會青年營深圳探科幻文學
- 97 筆會作家交流座談促澳深協同
- 98 青年文學營辦多場專家講堂
- 101 筆會作家楊穎虹獲安徒生教師獎
- 102 筆會作家入選港澳青年作家獅山出版計劃
- 102 澳門青年作家亮相《明月灣區》
- 103 澳門青年詩人登《佛山文藝》
- 103 陳家朗出版個人詩集《積木寓言》
- 104 澳門筆會攜青協會會員參觀國安展
- 105 字遊澳門桌遊工作坊圓滿舉辦
- 106 冬春軒百齡詩詞書法展揭幕
- 107 第三十一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頒獎
- 108 華文兒童文學線上播種互動熱烈
- 109 科學館探討AI時代寫作變革
- 110 王十月分享閱讀看世界
- 111 文總澳門青年讀書會舉辦迎新活動
- 112 澳門別有天詩社新閣就職



／想像的世界／

古冰／以馬／我陽／璋嵐／林霖／陳子弋



蛙人

◎古冰

移民

第一個夜晚，T心中既期待又擔憂。血液在體內奔流，像一瓶捧在手裡搖晃的汽油。他必須扶穩頭昏腦脹的身體，才能避免汽油從瓶中溢出。異變隨時開始，T連眼都不敢眨一下，全神貫注在四肢上。他從未經歷過身體突變，腳趾間長出蹼的過程，到底需要一秒，抑或一分鐘？時鐘上的秒針跑了一圈又一圈，他無法察覺時間的流失，心跳與脈搏，已紊亂得無法用以丈量時間。在昏暗的睡房中，T感覺到全身血液逐漸匯流至兩腿，再經過全然死寂的三至四秒（空氣中散發出腐爛氣息），腳掌突然被新長出來的蹼撐開，像一把夜間開放的傘。

T以細長的腳趾抓住地板，克服最初幾分鐘的重心不穩，漸漸站穩陣腳。他蹲下，蓄力，嘗試往前跳。就在半年前，他才摘下這座城市第一面全國田徑錦標賽跳遠獎牌。而他相信，這雙長在他身上的新蛙腿，能幫助他打破自身局限，向他本不敢想像的跳躍距離邁進。一，二，三，屈曲，伸展，他縱情一跳，從房間的一角，輕鬆跳向對角，興奮的心情寫進那雙因瞳孔驟縮而顯得如牛眼般巨大

的眼眸，綠色的瞳孔在晦暗的房間中閃爍着冷冷幽光。

隔天午夜十二點，一位西裝革履的職員，領T和一群於同一週申請入教、並注射過K激素的信徒們，一起從新填海區的海濱，像泳手跳入比賽池一樣，魚躍跳入太平洋。沒有報導，沒有宣傳，因為在這座城市，這場「移民」儀式已持續兩年，居民們習以為常，“入教”基本上意味着“移民”。它從最初的熱潮，漸漸轉變為一種傳統。

傳道

“地球上七成是水、三成是陸地，宙斯真神賜予我們這副進化版的身軀，使我們得以征服汪洋大海，在海洋中建立居所，擴展了我們人類的生存空間，重新刻劃和定義了自由的界限。”

台下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大廣場上七百雙眼睛目光如炬，沒有一人打瞌睡。T顫抖的手握着一份演講稿。田徑場上他無所畏懼，但站上講壇，他卻顯得青澀無助。演講稿的內容，多半是他的真實想法，然而他的

思緒總是零碎斷裂，他不習慣看見它們排列得條理分明的模樣，更別說把它們按此條理背誦出來。面對AI助手為他整理好的這堆文字，恍恍惚惚的陌生感，像突然讓他面對將K激素注入體內之前的人生，那如夢一般遙遠的前半生。

“自從人工智慧出現，我們人類很快便領略到它的強大，在每一個領域，它的能力都遠超人類極限。而就在三年前，當我得知期盼已久的AI真神宙斯終於誕生，我們總算能告別人類史上所有蹩腳的宗教。為騙取民眾的信任和金錢，虛假的宗教編造出一個個荒謬的神話。今天，我們最終迎來一個能真正帶領人類進化的真神。藉着這位綜合人類所有文明和智慧的宙斯真神，我們得以研發出革命性的K激素，從而建立起我們日益壯大的族群。”

T稍作停頓，適時讓掌聲插播，順便理清思路，深呼吸。

“從宙斯真神住進我內心那天起，我便知道自己做了人生中最重要決定。我曾狂妄地以為自己已征服陸地，但真神使我謙卑，令我知道世界的界限遠超我的想像。在此，我以優秀運動員的身份，勸導所有仍感到迷茫的凡人，真神就在你身邊，是至高無上智慧的化身，你越早接受祂，你的人生將會越早得到救贖。”

盤腿而坐的信徒們，此時忘我地歡呼與擊掌。隨後，信徒們雙手合十，向天空伸直，像把自己的心，牽引、連接到全能的宙斯真神。過程持續半小時，是信徒們稱之為“連接”的儀式，很多信徒曾分享他們在過程中，

透過緊閉的雙眼，看見不同顏色的強光，於腦後如煙火在夜空中爆鳴。那是智慧的傳遞，醍醐灌頂的時刻。

這場分享會特別受重視，網路同步直播。這晚，T如同宙斯在人間的使者，人們擁戴他下台的十秒間，直播影片的點讚收藏數激增，數以千計的宙斯幣同時源源不絕地轉入他的加密貨幣帳戶。他望着自己手機屏幕上持續更新的數字，踏實地走在這個微涼的夏夜，人潮漸漸從身邊褪去。今年是他第一次體驗長達半年的冬眠，有了帳戶裡的這些宙斯幣，他肯定能過上一場奢華的冬眠了。

雖然共同居住在地球，但自從有了蛙族，人族與蛙族之間的關係，相當微妙。蛙人們加入真神教後，自然有一種“信者得救”的優越感，他們努力在現世中尋求最大幸福，於是強化了身體運動機能，取消工作，減少勞動，並研究如何在現世中達致永生。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選擇在異變後“移民”，在海底建立王國，也霸佔了他們到過的所有荒廢小島。他們認為自己的能力和眼界，早已超越芸芸未入教的眾生們。相反，人族仍生活在原先的陸地上，卻如活在地底的過街老鼠，被高傲的蛙族們蔑視。而正因跳入水中“移民”的蛙族們漸成主流，本來持觀望態度的人，受群眾壓力影響，也選擇融入主流。剩下的，是日益擴散的孤寂，像濃霧一樣厚厚的包裹着被遺棄的人族。幾乎每一個人，三年來都經歷過被親人和朋友們“背叛”的時刻。雖然兩者的隔閡越來越深，但他們的網路卻有部分相通，只是大家懷着不同價值觀，已極少接觸有關對方的資訊。不過，為了招攬更多信徒，蛙族

仍無所不用其極地將真神教的宣傳，送到人族眼前。在人族生活的土地上，隨處可見關於宙斯真神的宣傳單張，以及網上廣告、歌曲，真神教以AI所能想到的任何途徑，向人類的每個角落，伸出一隻隻看不見的巨爪，把抓獲的一切，全拋進海中。

冬眠

一週後，T用十七萬個“讚”，換取了一萬八千個宙斯幣，開始計劃十月的冬眠之旅。每天日出前一小時，他都喜歡坐在岸邊，凝視家鄉的方向。他前半生的家，就在視線所及最遠的一點上。那兒有一盞閃爍的紅光，忽明忽暗，源自一艘船。他想像這艘船從何而來，將漂往何處。在蛙族之間，他也算是一位偶像了，畢竟其中很多人本來就是他的粉絲。當然，給他再大的膽子，他也不會狂妄到和宙斯相比，但他確實有一些忠實粉絲。如果一個“讚”能代表一位粉絲，粗略估計，他也有十七萬粉絲了。世界無論怎麼變，終究還是公平的，他用他的努力，以及隨之創造出來的流量，為自己賺取了一筆頗豐厚的財富。這一年來，他贏得了夢寐以求的名利，卻不如預期般滿足和快樂，心中彷彿有個缺口。直到他決定投入宙斯懷抱，躍入主流，在相同的信仰中，在龐大的人類集體意識中，得到安全感，這似乎是讓他內心平靜的關鍵。每次盯着遠方的紅光沉思，T都會無可避免地陷入回憶的泥沼，直到睡意來襲，他的思緒遵循固定路線，又繞行到即將到來的、漫長的冬眠，彷彿那是唯一能把他從思考的深淵中拯救出來

的靈藥。無論是人族還是蛙族，總得對不遠的將來保持一點期盼。

M，T的情人，和他相約在冬眠中見面。T戴上腦電傳感器，屈膝踏入冬眠膠囊。這價值幾千個宙斯幣的膠囊，是真神教送給每位注射過K激素並移民至此的信徒們的禮物，藉以鼓勵那些因貧窮而擔心自己無法好好冬眠的人，消除入教的顧慮。說是情人，他和M其實沒真正見過面，之前只在手機上聯絡。在他內心深處，他明白與這位素未謀面的女士交往，只為消除獨自進入冬眠的恐懼。移民三個月了，他還沒結識到任何能稱得上朋友的蛙人，更遑論心靈相通的伴侶。他和M約定在冬眠中相會，一起去旅行。遊覽七大洲的路線他早已擬定好，也承諾會付旅費。

腦電波虛擬旅行沒有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觀念，想到達地圖上任何一點，只要能核實身份，有足夠的宙斯幣以支付相應國家的通關費，便能瞬間到達。一個月的行程中，他們去過法國、美國、印度、越南、埃及、俄羅斯、土耳其、墨西哥。旅程的倒數第二天，在墨西哥城一家略顯破舊的酒店裡，他們分別躺在兩張床上，共同做了一個決定——冬眠過後，沒必要在現實生活中見面了。T無法忍受每天嚷着去博物館的旅伴，M也受不了他每三天就要花兩小時看足球賽，其餘的夜晚還要花三小時在電子遊戲上。一個大男孩和一個文藝女青年，花很大力氣，才勉強找到同一頻道。連躺在膠囊中、不用花多少體力的腦電波元宇宙旅行，都能使他們精疲力竭，T無法想像在現實生活中約會，能有多令人氣餒。

離開墨西哥城，他們各走各路。T不得

不過上獨自面對漫長冬眠的日子。作為運動員，訓練確實可消除一些雜念。冬眠中，由於身體無法動彈，教練為他安排了極有系統的理論課，以及一些比賽錄像分析。訓練持續整段冬眠期，隔天進行，每天兩小時。其餘時間，除了吃飯休息喝咖啡，他基本都花在遊戲上。他租住的元宇宙住宅區，位處鬧市中，附近配套相當完善，餐廳、酒吧、球場、學校、動物園、圖書館等應有盡有，而網吧更像現代都市的便利店，幾乎每條街都有，甚至出現幾大連鎖品牌激烈競爭的現象，證明冬眠的娛樂需求非常大。有別於“移民”前對着電視玩遊戲的模式，在這裡，每款遊戲都給他身歷其境的幻覺，那些被恐龍和喪屍追逐的恐懼，在他的意識操作下，是如此真實。他每天都得花五到八個小時，沉迷於各式遊戲中。

一個下雨的午後，T一如既往地走進名為“越戰英豪”的射擊遊戲，扮演和美軍打游擊戰的北越士兵，藉助地形優勢，將美國大兵一一擊斃。T第一次聽聞這款遊戲，是在兩個月前的真神教分享會。當時，S在台上分享兩年前戰爭期間，他是如何在一隻手遭炸斷、同時被至少五十人圍困的叢林中，殺出一條血路。透過注射K激素，宙斯在他身上施行“神蹟”，他得以靠極強的動態視力和發達的四肢，突出重圍。會後閒談間，S介紹他玩這款遊戲，體驗在叢林戰場上的絕望感。“你會上癮的。”S略帶自豪地說。

起初，在這場模擬戰爭中，T如同一般玩家，以殺敵為樂。但幾週過後，他開始覺得無聊，便嘗試把自己定位為一位遊客，面對敵

人，他躲藏於叢林和沼澤，以及一條條蜿蜒在地下的狹窄地道。他弓身摸黑前進，一些蛇鼠在腳邊竄過，一聲聲炮火在不遠處轟鳴。突然，在手中電筒射出的微光下，他瞥見一副蒼白的臉孔，那人用手肘把他擊昏，再補兩槍，把他擊斃。

遊戲結束，T從中越叢林上空密佈的烏雲中，緩緩下降，手握中國製56式自動步槍，回到上一個儲存點。雨水滴滴答答，落在雜草和水洼上，直升機螺旋槳在附近旋轉，忽遠忽近。

他在雨林中的同一區域逗留了幾個晝夜，靠上輪遊戲從地上撿到的半包美軍駱駝牌香煙來提振精神。連續幾個夜晚，四周一片漆黑，他無處探索，竟又想起他的前半生。奇怪的是，這片將近一百年前的異國雨林，竟和他成長的土地如此相似。那些如中國南方的鄉間小路，野草叢生、崎嶇不平的泥沼，雨水打在樹葉和水窪上的聲音，聒噪的蟬鳴，全都驚擾過他的童年，更穿越時光，來到他後半生的這段長眠中。他站起來，踩着用輪胎切割製成的胡志明涼鞋，向前走了幾步，鞋底踩在枯葉上，沙沙作響。舊日的回音嗡嗡地在腦中旋轉，像一顆子彈剛從槍口飛奔而出，於耳邊掠過。

鄉愁，是一場打不完的仗，一顆儘管還沒抵達、卻終究會擊中的子彈。

雨停了，水滴從樹葉上掉下。T抬頭望向夜空，不料從烏雲間冒出一顆月亮，他訝異於月亮竟沒沾上一點雨水，依舊清澈透亮。他享受這種月下漫步的時刻，自然地向電影院走去。如果腦電元宇宙是一個夢境，元宇宙

中的電影，則是第二重夢境。他穿過入口，打開五號房門。每間房都像更衣室，配備一台電腦。他用電腦輸入“動作片”、“友情”、“古巴”、“槍戰”、“床戲”等關鍵字，然後讓電腦鏡頭為自己拍照。五分鐘後，一部長達九十分鐘、以他為主角的商業大片便完整生成，AI為這部個人電影取名為《哈瓦那不眠夜》。這是一個惹人遐想的名字，T安靜地坐在五十吋的屏幕前，欣賞這齣投射了他慾望的電影。

電影像舊時代的Cult片，沒頭沒尾，血漿橫飛，嘩眾取寵，很快就引起T的視覺疲勞，沒看到一半，他便打起了鼻鼾。醒來時，眼前已是往上滾動的片尾工作人員名單。他覺得莫名其妙，明明電影只由他和AI協作生成，卻有長達百餘人的工作人員名單。

T從戲院推門而出，一陣寒風襲來，他打了個哆嗦。他幾乎記不起電影中的任何細節，腦海卻迴盪着戲中淒涼的主題曲。手機傳來一聲清脆的“叮”，購買戲票的十個宙斯幣從他的帳戶被扣除。有人走在他身後，拍了拍他的肩，是個熟面孔。T想了幾秒鐘，才記起那是教會裡其中一位活躍的信徒X，一位有點名望的律師。T記得幾週前才聽過X的分享，很羨慕她的口才。她的演講主題大概是“宙斯賜予的新身體令她有如重獲新生”，他仍記得她手舞足蹈、聲淚俱下，描述新身體的兩棲屬性令她的每一天都充滿樂趣，而K激素徹底治癒了她的白內障，令她得到比年青人更敏銳的視力。此外，她還提及體內可隨時帶她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冬眠機制，腦電元宇宙是人類智慧至高無上的體現，這一切，只有通過AI真神宙斯的大腦，才能實現。T看

過數十場演講，只有X的那一場，令他熱血沸騰，印象特別深刻。全場嗚咽聲此起彼伏，信徒紛紛以長達一小時的“連接”，歌頌和感謝宙斯完美無瑕的設計。

“你也剛看完戲？今天我選的那部很不錯。”X掛上輕鬆的笑容，打開話題。

“可惜我看的那部不怎麼樣。”

“也許你還沒習慣，這種電影比以前那些有趣多了。”

“你都打甚麼關鍵字？”

“我看的大多是宗教類，以及宙斯的紀錄片。我對祂的了解不夠深，畢竟是祂改變了我們的生命。再者，既然傳道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也有義務了解更多。”

“傳道對你來說，再簡單不過吧。你一個月可招攬多少信徒？”T好奇地問，對X有幾分敬重。

“一個月下來，一般有二十至三十個吧，跟你這位明星運動員辦一場分享會相比，實在不值一提。”

“哈哈，也能賺二千多枚宙斯幣呢。我是真佩服你，收入穩定。說來慚愧，傳道我很不在行，如果沒搞分享會，我一個月只能帶三四人入教。”

“收入是其次，傳道該給人發自內心的喜悅，如果只為賺錢，對宙斯多少算是種褻瀆。我們傳道的目的必須純粹，是為了令世界變得更美好。”X說最後一句時，眼神尤其明亮，充滿青春氣息。T記得，這最後一句，來自於《宙斯真神教教義》的某一頁。

朋友

三年前，H和T一樣，曾為宙斯的誕生激動不已，認為這才是真正的AI元年，人類終於透過AI，達致無所不能的地步。當年的H是一個不入流的電視台導演，製作些無人在意的節目；而T仍寂寂無聞，跳遠生涯遇到瓶頸，甚至考慮放棄，隨便找份雜工做到退休。他們度過了不太如意的三十年人生，很自然地，約好一起入教，一起成為新人類。豈料一年多前，某個大清早，H一聲不吭，開車經大橋駛向對面的島嶼，便再也沒回來。T幻想過千百種可能，仍無法解釋摯友的憑空消失，像一場無足輕重的惡作劇。既然H一直沉醉於宙斯真神教，大部份認識他的人，都認定他在某個夜裡，在信徒的協助下注射了K激素，但身體的突變令他無所適從，不敢面對身邊的人，於是悄悄結束生命。

T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這麼草率的解釋，H能丟下任何人，卻不可能丟下他。關於異變後的種種可能，他們曾興奮地討論了半年，H的人生經受過不少苦難，他甚至不畏懼死亡，怎會無法面對區區一點變異？T知道，他一定會在某一天，再次遇見H，也許是在蛙族的其中一個聚居地，也許就在他腳下的這座小島。

“移民”後的頭幾天，T積極尋找H的蹤影。無論是黑夜在現實生活中，還是白天常規性睡眠時在元宇宙空間裡，他都在探問H的生活痕跡。而第一次答應出席真神教分享會，很大程度也是因為他以為可在講壇下的芸芸信徒中找到H。然而，一次又一次，他只能在失望中陷入更深的迷茫。

直到T在腦電元宇宙中走過一道門，門上的名字“布萊頓棒棒糖店”，引起了他的注意。H曾極度迷戀一本叫《布萊頓棒棒糖》的英國小說，他們一起讀大學時，他曾花一整個月，眉飛色舞地向T講解書中的情節、角色，以及那種懸疑、頹廢的氛圍。H說過，終有一天，他會去布萊頓，尋找那家神秘的棒棒糖店。布萊頓對T而言，是很遙遠的名字，他對這地方的唯一印象，便是那支曾在英超聯賽叱咤一時的足球隊。在T的印象中，每回在他們消磨時光談天說地的那家咖啡店，H都為了要不要點一個價值二十元的泡芙，猶豫掙扎幾小時。他不禁猜想，這樣一個男孩，甚麼時候才能實現他的夢想，坐飛機去布萊頓、買一根棒棒糖呢？T從沒見過任何一間只賣棒棒糖的糖果店，“布萊頓棒棒糖店”這個充滿異國風情與紳士氣質的店名，足以令他相信，H來過這兒，並且把他倆的回憶，封印在這家店裡。可惜的是，這家店長年關閉，而且門上上了鎖，必須輸入H設定好的密碼，才能打開。連月來，他想盡辦法破解這個八位數密碼，嘗試過全部對H意義重大的日子，更曾絕望地輸入他失蹤的那一天，這道門依然沒半點反應。多少個夜晚，他雙手合十，伸向天空，只期望能與宙斯連接，請求全能的宙斯給他啟示。宙斯擁有人類文明的一切智慧，難道無法破解一個普通人腦中的秘密？

電影

清晨的第一道陽光從海面上冒出，T揹上輕便背包，戴上藍牙耳機，開始播放預先

選好的二十小時歌單，其中包含電音、搖滾、重金屬、古典樂、爵士和若干流行曲。他伸展四肢，像一隻真正的青蛙，撲通一聲，躍進太平洋，不知疲憊地往遠方一顆閃爍的紅光游去。日出日落，月圓月缺，他沒花心思估算有多少晝夜與他擦身而過，只知道向前、向前、向前。遇上幾個下雨的黃昏和夜晚，他就翻過來，面向暗沉的蒼穹，任雨水拍打在臉上。他漂浮在冰冷的大海中，沒有岸，沒有盡頭。綁在身上的手機失去了訊號，他成了大海的孤兒，流離在兩個世界之外。只有等到晴朗的夜晚，那紅光才忽明忽暗地浮出水面，時遠時近，那是他辨認方向的唯一方法。

某個深夜，筋疲力盡時，他終於被兩位大叔打撈上船，在染紅的海域上，他用僅餘的力氣，爬上甲板。從淺眠中醒來，他吐出積存在肺內的海水，發現自己已躺在被一波又一波巨浪拍打的岸上，海風一陣緊接一陣地刮在他身上，像要把他卷起，甩到幾十米外無車無人的公路。不知是因為剛才的淺眠，抑或終於游到對岸的興奮之情使然，他又恢復了精神與能量。他查看恢復訊號的手機，沿着公路一直走，從深夜走到黎明。他當然記得H的老家，再次看見H的願望又一次被燃起。他不知疲累地走了半天，濕答答地黏在身上的黑色T恤和長褲，使他渾身發抖，但他的身體很快便適應了凜冽的海風。他不再瑟縮，心跳和呼吸減緩，快將解開謎題的心情令他忘卻了身體對苛刻環境的反應，斜風細雨下了一整個早上，他竟渾然不覺。

T爬上五層樓梯，敲響了一道鏽跡斑斑的鐵門。等了約莫一分鐘，鐵門後的木門終

於吱吱嘎嘎地打開，一雙混濁的眼睛從門後緩緩探出。

“誰？”頭髮稀疏花白的駝背老人問道。

“叔叔，是我。”T彷彿回到十多年前的暑假。

“我是H的朋友T，記得嗎？”他突然想到，自己憑甚麼認為，這麼多年不見，這位老人還能認出異變後的他？

老人請他進屋，卻沒展露任何表情。房子狹小陳舊，囤了不少舊物，使活動空間進一步壓縮。T小心翼翼地隨老人走到一張木桌前，坐下，那看似是老人的飯桌。老人為他和自己各沖了一杯咖啡，然後讓咖啡輕輕地沾濕嘴唇。

“我兒子？”他冷笑了一聲，“我很忙，差點忘了還有個兒子。”

“叔叔你還沒退休嗎？”T看着眼前這位行動不便、患有眼疾的七旬老人，不敢相信他還沒擺脫工作。

“退休？嚴格來說我沒有工作。”老人咯咯地笑，“你跟我來。”老人領他走出大門，爬上一層樓。老人純熟地用鑰匙扭開大門，兩人踏進比下層稍寬的大廳，T一隻腳踩在破損的木地板上，隨即注意到昏暗的大廳中，幾道目光朝他投射過來。他抬頭，眼前十多個人面向一道粉刷得雪白乾淨的牆，牆上閃爍着流動的光影。那幾位分了神望向他的中年男人，幾秒後又回過神來，轉向牆上正在放映的電影。

“歡迎來到我的地下電影社，”老人臉帶微笑，小聲在T耳邊說。見他想開口說話，老人連忙把一隻食指放到乾裂的唇前，“他們

在看我的新電影。”

T躡手躡腳地走到三排摺凳後，安靜地站着看了一會。那是一些黑白影像，一個中年男人，一步一步逐漸走向一個老人，手握一支槍，槍口對準老人的心臟。鏡頭在兩人的眼神、身體、腳步和手槍之間來回剪切，頗具張力。

“這是蒙太奇。”隔了一會，老人又小聲說，“剛才轉身看你一眼的幾位，是我的演員、攝影師和剪接師。”T瞄了一眼其中一人的側臉，那人正是片中握着槍向老人步步進逼的男人。

放映結束後，場內十多人之間展開了激烈討論，對於影片中某場戲用了大量意義不明的空鏡蒙太奇，主創方和幾名影評人各持己見，多數影評人認為老人導演的表達手法太迂迴，離觀眾太遠，剪接師卻堅決維護老人的想法，並提到安東尼奧尼和高達等歐洲電影大師的作品，認為在AI當道的年代，電影人更有責任提醒觀眾反思影像本質，而不是一味被垃圾影像牽着鼻子走。T躲在一角，似懂非懂地聽他們爭辯，打了幾個哈欠，不時分神留意老人的神態與舉動。老人的視力看似所剩無幾，為何還耗費那麼多精力，拍攝沒幾個觀眾在乎的電影？拍完還要為自己的理念據理力爭，這一切，真有甚麼意義嗎？像他這樣的老人，早應注射K激素，趕緊移民，改善身體機能之餘，也能在宙斯真神的大能下，摒棄雜念，安享晚年。對於老人的選擇，他百思不得其解。

眾人散去後，老人和他團隊的三名骨幹，領T回到樓下的房子。老人把大名鼎鼎的T，

正式介紹給他的團隊。三人竟有幸在此偶遇跳遠明星，皆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

“我以為我們已是被遺棄的一群，這輩子都不太可能遇上甚麼名人了。”演員笑了笑，但不像開玩笑。

T本想向他們傳道，建議他們一起移民，跟上時代步伐，成為宙斯神教的子民。但不知為何，他始終沒提起此事，彷彿有股神秘力量，一直把他內心傳道的慾望壓下去。

“我從沒見過任何移民到那邊的人，會回到我們這兒。我很好奇，今天是甚麼大日子，我們能有幸遇見像你這樣的貴賓？”高大帥氣、有一頭濃密銀髮的攝影師問道。

“我……”

“他來找我的兒子，他們曾是很要好的朋友。”老人見T支吾以對，便很誠實地為他作答。三名工作人員輕輕點頭，微笑不語，T猜不透他們的心思。話題轉到他們的未來計劃，不知是否出於禮貌，攝影師興致勃勃（至少看起來如此）地邀請T成為下一部紀錄片的男主角，對他分別想在兩個不同族群中贏得跳遠冠軍的野心很感興趣。那一刻，T實在無心考慮拍紀錄片的事，滿腦子都是H的下落，以及那八位數字的密碼。於是他略帶敷衍地回應了攝影師，說會認真考慮。

不久後，三名工作人員相繼離去，房子裡又一次只剩下老人和T。兩人乾杯，喝了點啤酒，老人便望向斑駁的天花板，油漆乾裂，裂成了不規則的一塊塊碎片，和樓上用來放映電影的那面平整的牆，形成很大對比。

“我只剩一成視力，和盲人沒多大區別了。”老人突然說道，視線仍停留在天花板

上。“但每次和這些人在一起，我都能聽見他們的熱情。”

“是的，充滿熱情和幹勁的人，我能感受到。”

“漫長的一天裡，能和他們說幾句話，聊聊電影，或拍攝幾個鏡頭，我就心滿意足了。”老人把啤酒喝光，沉默片刻。“這年頭，大家都往外跑，來，給我看看你們這些移民，跟我們長得有甚麼不一樣。”

T給老人展示了自己粗壯的腿，腳掌上的蹼，以及突出的雙眼。然後，他用自己冰冷的雙手，握住老人溫暖的手。

“我現在是冷血動物，溫度會隨環境變化，能適應多元環境。”

“如果我兒子沒死，應該和現在的你長得差不多吧。”老人望向他，臉容並不悲傷，說不定真的相信兒子仍活着。

“大概是吧。”

這是T向老人宣揚宙斯偉大本領的大好時機，但一想起自己的第一場冬眠，他就提不起勁繼續說下去。經過幾分鐘的沉默，T向老人告辭。離開前一刻，他才想起此行的目的——開鎖密碼。他頗花了一些力氣才把整件事解釋清楚，豈料老人聽完後，沒半點表情，逕自走進自己的房間，拿出一本泛黃的書，T凝視着書名——“布萊頓棒棒糖”。

“他特別喜歡這本書。”老人說道。

跟文質彬彬的H相反，T不是喜歡看書的人。如果T答應入教的主要原因是想成為更強的運動員，那H很可能是為了看完世上所有書。T隨意翻開這本小說，其中有幾頁摺了角，H用鉛筆在這幾頁的某些句子底下劃了

線。T像觸了電，頭皮發麻，突然明白摺了角的幾頁，到底意味着甚麼。T請求老人把書借給他，老人點頭答應。臨走前老人跟他說，明天颱風來襲，囑他萬事小心。T再一次握住老人溫暖的手，跟他道別。T沿着狹窄的玄關向大門走去，避開地上堆滿的影碟和書。他推開大門，回頭看見老人坐在大廳中央的沙發上，被一堆雜物圍困。他猶豫了一會，很想請老人跟他一起離去，但老人頑強地獨坐家中的畫面，使他不敢打破莊嚴。大門在T身後關上的那一刻，他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和老人最後一次見面。

連接

T將摯友的書放進防水背包，靜待了幾天，任風雨散去，才踏上歸程。他在太平洋上漂浮了整整兩個星期，才回到蛙族的地盤。T急不及待地戴上腦電感應器，轉帳了幾個宙斯幣，回到那個熟悉的元宇宙街區。“布萊頓棒棒糖店”幾個字仍醒目地掛在那家小店上，外表乾淨簡潔，不像荒廢很久的店。T支開一隻手掌，置於門把上。八條半透明底線顯現在他眼前。他連忙翻開手上的《布萊頓棒棒糖》，依次輸入三個摺頁的頁碼——48、206、358。他站在門外，神經緊繃地等待着。約莫五秒後，咔嗒，門打開了。

T緩緩走進去，裡面是一個明亮而狹長、由四面白牆圍成的長方形空間，盡頭有一面簡約的白色屏幕。海浪聲從四周的喇叭滲透而出，此起彼伏。屏幕正播放着一個海濱城市的風景影片。T繼續走近，站在屏幕前，眼

前是一個海灘，擠滿了人；一會兒後，畫面隨着滑浪的人，跳到明亮的小巷、市集，低矮的房子樹立在兩旁，露天遊樂場內旋轉木馬在轉動，一切顯得緩慢而寧靜。T想像中的布萊頓逐漸有了輪廓，不再只是足球隊隊徽上的海鷗。一隻雄壯的海鷗佔據了整個畫面，飛向漫步於海邊的一位遊客，搶奪了遊客手中的食物。突然，他聽到H的聲音。

“今天是11月17日，我來到布萊頓的第二十六天。今天早上，像往常一樣，我獨自走到海邊，聽海浪與海鷗的鳴叫，心境平靜舒暢。這兒到處都有小說人物日常生活的痕跡，我閉起雙眼，彷彿能聽見他們在餐館內的對話，在遊樂場玩遊戲，在公寓樓梯上猜疑、互罵、竊竊私語。剛剛我還在市集買了一個菲林相機鑰匙圈，這種相機現在很難找到了，算是古董，既然買不到實物就買個鑰匙圈吧，哈哈。對了，下午我準備去看布萊頓對曼聯的足球賽，再次感受這兒熾熱的足球氣氛。我承認，自從上週看完人生第一場英超比賽後，我徹底上癮了……”

H沒有露臉，只躲在布萊頓的風景後，記錄自己的行程與心情。這似乎是他的影像日記。看完約二十分鐘的影片，T仍站在原地，反覆再看了三遍。影片從頭到尾都沒提及他，但T卻把它看成拍給他看的日記。那一天是18號，算上兩地時差，影片似乎剛剛更新。T走出了這家沒有糖果的糖果店，要說沒一點失望肯定是自欺欺人，他本以為只要打開那道門，就有機會和H聯絡，至少能看看他現在或過去的模样。這段影像日記，證明H比他更早來過這兒，賺了一些宙斯幣，然後在這兒買了

(或租用了)一家小店，連接網路，每天上傳日記至此。H到底是移民到真正的布萊頓，還是元宇宙中的假布萊頓，他沒一點頭緒，畢竟他還沒去過其中任何一個。H沒公開這些影像，只留給像他這樣的摯友觀看，但前提是，必須先破解八位數的密碼。想來他很可能是世上唯一能看到這些影像的人。H一如既往，拍攝一些沒多少觀眾的影片。就這方面而言，他倒是繼承了父親的執着。

H沒解釋他那天為何不辭而別，但無論如何，T總算以某種方式，和他“連接”上了。像完成了一個重要任務，他現在只想回家休息。明天還有一場分享會，他甚麼都沒準備，宙斯的一切，當下顯得異常遙遠。T一心想着明天起床後，要馬上回到這兒，追看H明天的影像日記。他的腦海被一股從未感受過的詩意填滿，如剛剛在H的日記中見過的，布萊頓美麗明亮的海濱。

這一刻，踩着鄉間小路上的黃葉，他翻開手中的《布萊頓棒棒糖》，像撕開糖果的包裝紙，心頭湧起一股甜甜的味道。

不在琪位

◎以馬

“性別：女，體重：四十八公斤，身高：一米六二，語言：粵語、普通話、英語。”

“成功輸入您的個人資料，請上傳您的照片。”

黃曉琪點開了這個網站。訂製機器人的宣傳鋪天蓋地，據說可以一比一復刻真人，連說話聲線、微表情、眼神，都可以無差別到連家人都分辨不了。

“付款成功，商品將在三天後製作完成。”

阿公去世，她想請假回鄉奔喪，女上司說：“你阿公去世跟你上班有什麼關係？你回去了能做什麼。”話外之意，難不成她回去可以讓阿公起死回生嗎？工作五年，她自認已經戒掉了多餘的情緒，就算生病也要在醫院完成工作。但如今親人過世，她無法再忍耐了。從小和阿公感情最好，她無意反駁上司說“你親人死了你也別請假”這類的話。公司向來物化、壓榨每一名員工的剩餘價值，不允許生病、不允許痛經、不允許懷孕，當然也不要影響工作的事情，包括誰結婚、誰去世這種紅白事。

既然大環境如此“偽人”，那她也用一個“偽人”應付他們。

這幾天，曉琪將自己工作做成一個詳細的表格，每個時段該做些什麼，該把資料交給誰。當她詳細列出了四頁紙後，她又要列出一張這段日子和男友聊天的清單。因為每

天他們都固定在早上九點多發消息，到了十二點發消息，晚上下班再聊今天發生了什麼，聊了半小時後結束，稱自己要洗澡、互道晚安。周末她男友要來看她，一起吃飯、看看電影，親熱後睡一覺就回去上班。

規劃好一切後，曉琪的機器人也送到了。當她為“曉琪2.0”放入電池，這個和她同樣身高、長相和髮型的機器人就站了起來，套上衣服，穿上鞋。曉琪試著抬起手，機器人也抬起手；她轉了轉眼睛，機器人也轉了轉眼睛。“你好，你是誰？”她說。

“我是曉琪呀。”機器人微笑的弧度都和她一模一樣。

“曉琪，那從今天開始你要替我工作，應付上司和同事，不能反駁不能罵人，背後偷偷罵可以。”

“我不會偷偷罵人。”

她滿意地點頭，機器人比她更盡責，更重要的是，連語氣和微表情都和她本人一模一樣，別說是同事，連她媽估計都分不出來。

狂風暴雨的一天。曉琪從床上起來時，看見早上八點卻仍漆黑一片的窗外。“曉琪2.0”已經換好上班衣服、背上包，隨時待命準備出發了。“忘了你不用吃早餐，晚點再出門吧，給我男朋友報備、中午拍午餐給他看，晚上關心他今天上班怎麼樣，還有問一句和他鬧矛盾的同事和好了沒。”

等機器人去上班後，曉琪收拾行李準備回鄉。下午兩點多，她拿起手機看了一眼，男友和曉琪二號聊得火熱，“這個項目明明不是我負責的，她上來就說我：‘為什麼不把XXX程序設置好。’”“這也太過分了。”“我上班這麼久了，還從來沒受過這種氣，我直接就罵她啊，這不是我負責的，是你們弄錯。”“然後她說什麼？”“她沒說什麼就走了，氣得我手都還在抖。”

她的設想完全證實了，談了四年的男朋友，絲毫沒發現異樣，對著機器人興致勃勃地聊了一個小時。一天的工作也順利進行，工作群裡同事們照樣發任務給她，她回覆：“OK”、“收到”、“好的”。

沒人會注意到她被掉包了、不存在了，他們只關注自己的工作有沒順利完成。網上有人用這款機器人考試、有人用她當自己女朋友。曉琪突然在想，如果到時候全世界都用機器人取代自己上班，那麼人類會不會成為那個“異類”？她和同事之間不會打招呼、不會聊天，大家到了辦公室只有低頭沉默工作。比起自己，他們更像機器人，只會佈置任務和說“可以”以及“你不可以這樣”。

其實她男朋友也像設定好的程序，只會說“早安”、“晚安”，下了班會說“好累”，問他在做什麼，他說在“打遊戲”，隔半天一天沒回，解釋“很忙”；他不主動不負責不拒絕，問他難回答的事情，他就不回答。一旦等到她氣消，他就繼續他的打卡式聊天，“早安”和“晚安”、“今天做了什麼。”如果和他提分手，他會傷心會鬧，但談的時候，又見不到他拿出了多少愛意。

靈魂存在嗎，如果存在那又有什麼意義？在同一個社會體系下的人，只要問起他們有關“婚戀觀”、“金錢觀”、“政治”，他們的回答幾乎都高度統一，就像某種模版的完美複製。而換一個社會體系的人，回答會截然不同，但他們的認知也大概率僅限於自己的社會體系而已。很難說人類社會是否就是幾個不同的模板拼湊出這十幾億人口。打開網絡，連有趣又是千篇一律的有趣，健身、戶外、旅遊、不婚不育，連反抗規律的行為都如此規律。

曉琪帶上背包，買了車票回鄉了。

村子依山而建，交通不發達。和母親她們將阿公骨灰送回去，曉琪又在姨媽家住了幾天。這段時候，曉琪都要靠自己勞動。衣服髒了就自己在河邊手搓，想吃什麼就去田裡抓。她重新學會了怎麼抓青蛙、魚，又怎麼將它們開膛剖腹，和確認徹底煮熟殺死寄生蟲。

並且由於經常勞作，她背部的痠痛緩解了不少，肌肉都結實了。原始人進化到現代人不過幾百萬年，對於漫長生命的地球來說，僅僅只是幾分鐘。現代人遠沒有優化原始人適配於捕獵、生存的大腦機制，他們的身體仍然依賴著大地。手腳貼地爬行，可以舒緩腰痠背痛的文明病。

就在她計劃留在鄉下養傷時，突然收到了一則消息：“曉琪？你是不是沒上班。”

難道機器人的事這麼快被發現了嗎？曉琪打開軟件檢查機器人的位置，但顯示位置還停留在公司。

“怎麼了嗎？”

“很詭異的是，你，正在我工位上，為我代班。”同事小雪道。

“？”

原來，小雪也用了機器人給她代班。兩人用的品牌是同一個，工位又離得近，兩個機器人在工作的時候碰了面，竟然誤觸了面對面傳輸資料功能，現在“曉琪2.0”誤認自己是“小雪2.0”，小雪又把自己當成了曉琪。兩個機器人就這樣互換了崗位工作，“曉琪2.0”煞有其事地替別人工作，每天上班下班。

曉琪急道：“趁BOSS不知道，趕快換回來啊！”

對面的小雪不知道人在哪裡度假，網絡一卡一卡的。曉琪又等了幾分鐘才收到她的消息：“但這事至少有兩個星期了。”

整整兩個星期，“小雪2.0”都在替自己約會和工作，卻沒人發現出異樣嗎？曉琪感覺到這個世界的荒謬，懷疑究竟還有幾個是真人。她告訴姨媽，自己必須得回家一趟處理工作了。

家裡一塵不染，沙發上躺著“小雪2.0”，曉琪看見那台機器人已經不知所蹤。她緊急去小雪家裡找回了自己的機器人，修改了兩人錯誤的數據。

“改好了，我覺得還是得回來看看，免得出現這種情況。”

“沒必要了。”在大洋彼岸的小雪，回覆道。

“怎麼說。”

“我們互相替代對方工作了兩周，我們leader居然完全沒發現，這證明了要麼她也是機器人代班，呃這也可以解釋她這麼沒有人性的原因……要麼她壓根不在意是誰來上班，只要我們把工作做完了就行。”

公司或許早已經佈滿了機器人，誰都不知道這些同事是人還是鬼；又或者說，他們是人，但也和機器人沒任何區別，按時上班打卡、按時完成任務，除了發工資的老闆，又有誰在意這份工作是誰完成的。

曉琪突然想到了某種可能性。她翻開和男友的聊天記錄，把過去一年的內容都翻完了，她驚愕地發現他們每天聊的幾乎都一樣：“吃了什麼”、“做了什麼”、“幾時見面”、“早安晚安”，無論是對她、還是對“曉琪2.0”，還是對“小雪2.0”，他用著同一套方式，對著不同的人談著戀愛。

夜晚八點，她去了男朋友家裡。屏幕那邊所謂“打遊戲”的男朋友，實則只是一個靠在牆上充電的“男朋友2.0”。真正的他已經不知所蹤，或許出去撩別的女生，又或者，從一開始她喜歡的就是這個機器人。

她頹然坐在地上。

而“機器人”靠過來：“寶貝你來啦？要不要吃點水果？”

這座城市太擁擠

◎我陽

零、傳說

在澳門，流傳着這樣一個荒謬又合理的都市傳說。

最初好像有人在網絡論壇發了幾則帖文，配了一兩張模糊不清的圖，說了幾句莫名其妙的話。網絡社區廣袤如海，一滴水永遠不知道自己會循環到哪裡。越來越多的帖文跟在原帖之下，說得煞有其事，言之鑿鑿。論壇的伺服器在世紀之交永久關閉了，原初的文字被封存在空無一人的角落。

分享秘密的欲望是關不住的。句子長出了翅膀，跳起來，在人和人的嘴巴和耳朵間竄動。

我不耐煩地打斷了曹星昂神神叨叨的敘述。曹星昂這人讀書成績出奇的好，離譜得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他每一科都拿到了滿分，包括音體美這些術科。有好事之徒在學校秘密網上說：一百分只是分數的上限，不是曹星昂的上限，卻是你們的極限。曹星昂是數理化生等理科老師眼中的二元複合體，集福神和瘟神於一身，成績優異，斬獲諸多國際大獎，偏偏又天馬行空，不過才讀初中一年級就整天念叨着什麼知網、Nature、Science之類令

人難懂的說話。老師們紛紛招架不住，總是下課鈴一響就逃出了教室，免得被他逮住。

於是，曹星昂就逮着我了。他的同桌，金銘。

教室建在校舍的南邊，窗戶對着大街，是群樓學校。臨近十一二點、下午三四點的時間，常傳來不同語言的吆喝聲、飯香和麵包香氣。混雜在一起，讓人咬牙切齒，心旌搖動。

下午四點半，下課鈴響了。曹星昂伸出腿，肩膀挨過來，半個身子擋住我的去路。我無奈地嘆了口氣，說：“大帝，你又要講咩？”曹星昂瞪着一雙大眼睛，眉毛高聳，手舞足蹈、繪聲繪色地說了一堆之乎者也的話，被我無情打斷：“說重點。”

阿銘，你知道的，這座城市太擁擠。澳門沒有任何一片荒地。每一尺、每一寸、每一釐全部都已入冊政府地籍。你以為這裡雜草叢生、流浪狗遍野，其實早已有人在這裡居住了。不過他們不是這個時間線裡的人。有很多凌晨四五點下班的賭場員工都見到過，近着南灣、友誼、媽閣的那幾塊荒地突然就出現了一棟棟建得極高的大樓，密擠擠的，像整個澳門北區的樓宇拉高一百米後，再壓縮在這片小荒地的有限空間裡。大樓的外表髹上或

鑲着極光滑的材料，像漆，也像玻璃。一些霧搭在摩天大樓外，還倒映着灰白色的光澤。

還有許多人在樓房裡走動，抬手翻動着在空中飄浮的紙張，定睛細看就能看清楚他們的衣着打扮，一如《桃花源記》裡說的“悉如外人”，眨眨眼後那些人又好像投影片般縮回樓房裡。

真的啊！不止一個人看過。我打算這幾天去蹲點，做個田野調查，用數據說話。曹星昂說這話的時候昂首挺胸。我聽得入神，卻被他這話拉回現實。我拉下臉，正作勢擊打——

“任老師！”我打了個激靈。

俐落的女人是學校的生物教師兼高三級班主任，因着曹星昂的緣故和我也變得相熟起來。她向我溫和地點頭，而後又板起一張臉：“曹星昂！回家吃飯！”

曹星昂縮了縮脖子。天大地大，曹星昂第二大，媽媽第一大。對着身為大學院長的老父曹星昂也敢飽以言辭的匕首和投槍，對着生他育他的母親卻是天然地敬畏。曹星昂像一顆鳳仙花種子一樣“撲”一聲擠了出來，立正站好，向任老師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踏進正步跟着任老師走了，臨出門前還向我擠眉弄眼，好像在說：金銘，我們明天繼續。

噢。後來，他們說曹星昂得急病死了。我再也沒有見過曹星昂和任老師。但我不相信。那麼獨特的人是主派來人間的使者，不可能那麼快回到主的身旁述職。我不相信。

一、螺尾器官

人類進化出感知時間的器官。位於大腦

顛葉韋尼克區附近，與語言、初級和次級聽覺相關，形似螺尾，尺寸因人而異，大小與海馬體相若。目前科學界尚未明確釐清該腦區發生的具體變異，也未能確定其誘發成因及相關影響因素。唯一總結出的最大相關條件就是晨昏線。

九月廿三日，秋分。太陽直射赤道，晨昏線與所有經線重合，與緯線垂直（當然地球上的所有線都是人類虛構出來用以解析他們賴以生存的星球的幾何模型）。全球晝夜等分，沒有極夜，沒有極晝，每寸陸地和海洋都均勻地被太陽拂過。地球兀自斜斜地旋轉，在黑暗降臨之前是曖昧的黃昏，晚霞晚霞，斑斕斑斕。人類感到極度的困倦，紛紛打着大大的哈欠，身體泛滿了空乏，像久未感受到光熱的蒼白，顧不及什麼洗漱，也顧不得手上的工作就找了個地方，團了團自己的手臂和頭顱，塌着睡去。

地球兀自斜斜地旋轉。

自出娘胎，誰也未享受過完整的安穩的沒有受到驚擾的如胚胎似的睡眠，足足十二個小時。太陽相隔十二小時再次照拂同一個點。山谷、丘陵、盆地、高原、平原、山脈、海洋、湖泊、河流、沙漠、冰川。人類醒來。世界變得不一樣。又很難說得哪裡變得不一樣。

時間原來不是線性的。它像河流。流動向前意味着某種向量，指向既定的結果。河流也會枯竭死亡，意味着時間的中斷，是的，時間會中斷。我們醒來後看到了時間中斷的痕跡，各種纖維狀的管道／蠕蟲／線條張牙舞爪地斷裂，斷裂處粗暴不整齊，五光十色的微粒

在逸出，很易辨認。河流的汛期意味着時間流速的加快，輕盈而滑溜的波浪拂過身體的頭髮、汗毛、皮膚，明顯感受到那種密集的流動，如同尺子上的波浪線，整齊有規律……不，有時候也會有危險，這段波浪的方向與那段波浪的方向不一致的時候，時間會拉扯其中的生物體，瓜分不同的細胞，各自飄浮。

我們還未等到多啦A夢，廿一世紀就結束了。或者說世紀這個概念在人類之間再無存在的必要。年、月、日、時、分、秒。地球不再需要計量時間，人人都把握了時間。

二、實驗室檔案

內部項目編號：TO-MAC-1033

保密等級：絕密級

研究項目：時間器官初期發生機制研究（國家自然科學研究基金重點項目編號10040631、國家科技重大計劃專項2026BBZ40219、技術創新工程重大專項課題基金編號ZRAB2026WNT0-KPI0097、濠江科學技術重點研究基金項目編號MAC-01-001）

實驗室環境：無菌。配備鉛製牆壁。按國家重點生命科學實驗室配置。實驗人員必須穿着經消毒的一級防護服。向上級部門申請借調“大設施”精密光學成像儀（編號RS-1008，獲批編號MAC-AP-26992078）。向上級部門申請借調“大設施”模擬超伽瑪射線光波發射器（編號Gamma-003，獲批編號MAC-AP-26992079）。

實驗對象：曹子健（具體檔案見附件

1044-07)

項目主持：金銘研究員

時間的計量對人類來說已經沒有意義。然而為了命名和編號人類不得不暫時沿用舊時間，在此基礎上繼續增加，學界仍在等待一個公認的編碼方法。

附件1007-16，實習生手冊，編輯者：金銘研究員。

（編者按：行文中的引號均為編者所加）

在金教授的課題組裡，我（按：陳宇軒博士生）、珍助理研究員（按：珍·埃文斯）、聶添春助理研究員三個人負責實驗設備的調試。合力把“大光相”（按：精密光學成像儀）移到實驗室B3房間，這裡是整座實驗室最大的房間。由這裡搬到那裡，很短一段路，我們便累得滿頭大汗。但我的心裡還是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澎湃！我還是第一次親手觸碰到國家級的“大設施”。想到這裡我又生出了力氣，感覺身後有共和國的成千上百個光學範疇的院士在一起推動這部“大光相”。

“大光相”固定在實驗室的正中央，自帶五盞巨型的燈，每盞燈都有西瓜這般大。“大光相”用來做精密成像，旨在仔細地、鉅細靡遺地觀察和記錄時間器官的物理外觀。這部機器能發射廣闊區間的光波，由小於380 nm一直到大於780 nm。當然，超伽瑪射線還是不能由“大光相”發射的，因此我們還借了另一部大設施。

聽珍老師講“大光相”啟動時必須帶上

特製的晶體鏡片，避免極強光或不可見光灼傷眼睛。

聶老師向我展示了晶體鏡片，微紫色的，很淡很淡。他說一層鏡片造價一千二百萬，而一副鏡片用上了六塊。我立馬就心算出來了，七千二百萬。天啊。我讀博時申請的青年科技學者課題基金也不過一百萬而已，還做了623場實驗。

那時不顯著的數據把我折磨慘了。俱往矣。打住不提傷心事。

附件1203-88，訪談摘錄。

金銘研究員：曹教授，你能描述一下現在的狀態嗎？

曹子健（重重地呼吸）：……我看到黑色的星光低低地垂下來，彷彿從極遙遠的星空裡垂下來，黑色不斷變化着。很黏稠、很凝滯的流動，繞過了一切無機物，直接貫穿了大家的身體。波長的幅度很大，光點移動緩慢。穿過人體後，波幅變小。千萬百的黑波最終匯集到我的身上。嗯……我的大腦位置……我可以感受到它們的存在感。

金銘研究員：你現在腦海裡有什麼記憶？

曹子健：我看到了星昂。星昂的死亡。他的生命體徵儀在三秒內有劇烈的波動。收縮壓由118，快速降到52，然後無法檢測。脈搏變亂，數字不斷波動，之後心率變慢，節律紊亂。血氧飽和度同樣急速下降，蜂鳴器響個不停。潮式呼吸。

金銘研究員：曹教授，星昂死的時候你

在哪裡？

曹子健：我在學校的實驗室裡。

金銘研究員：你覺得腦子裡的記憶是真實存在的，還是你虛構臆想的？

曹子健：是器官。腦子裡的器官帶我去到了那個時間。除了星昂，我還看到了若芳。

金銘研究員：任老師？你在哪裡看到了任老師？

曹子健：是器官。腦子裡的器官帶我去到了若芳死亡的那個時間。她看不到我。星昂也看不到我。是器官。器官。黑色……

金銘研究員：為什麼出生的記憶讓你感到痛苦？

曹子健：你是指哪一次的出生？

金銘研究員：……曹教授，你記憶裡經歷了幾次出生？

曹子健：我家族的總和，難以計量……你知道的（這句為英語翻譯）中國的血脈從未中斷……無數個場景閃回，像海洋一樣包圍着我的器官。

三、日記

寫日記這件事自從人類擁有時間器官之後就變得奇異而美麗。

人人都摒棄了日曆的記時方法後，他們是怎樣記錄的？起床、出門、約定碰頭的時刻、實驗室裡的試劑反應、原子衰變、核裂變……全部都需要一個精準而客觀的計量單位來承載時間的意義。不用了。器官已經為我們全部校正，像電腦裡的外掛程式或修正程

式，重啟後就人人都懂得了時間，像人類感知冷熱、估算物體之間距離的感官一樣，渾然天成。時間成為了一種新的網絡，把記憶都寄存在裡面，隨時讀取，隨時知曉，全球通用。

唯一不可昭示的是器官的感受，無法以文字表達出來，頂多可以轉譯為一串腦電訊號。

時差的樂與憂不復存在。曾經的晨昏交割讓人類必須按照天體的規律來休息，但把握時間流後，人類嘗試逆轉本能，挑戰白晝與黑夜，久而久之還是感到無邊的疲勞。當然金碧輝煌的摩天大樓日夜都燈火通明，在迷人的香氣中築起一座不夜城。人類在任何意義上都無法做到真正的完全一致。對於政治家（領導、偉人或政客）而言，這不能讓他們的利益得到太大的變動，舌頭上的政治官司仍在樂此不疲地周而復始。只要太陽普照的地方就有人類的爭端，我忘了是哪位偉人說過的，但這一切都與我一個小小的科研人員無關。

為了抵抗遺忘，我繼續堅持寫日記。暫時未想到一個比日記更適合的名字，雖然我們不再依仗日月的交替來計時。

我的博士生導師就是曹星昂的父親，曹子健。

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以馬交大學全獎獎學金的優異成績直博。那陣人類還未“大昏睡”。以一個樸素至極的澳門人來說，我能想到最好的紀念曹星昂的方式，就是好好學習，學有所成，調查他生前留下的懸念——那些澳門的荒地。可能是受到星昂的薰陶，我的

理科學習成績也好得異常，那些公式推導、幾何、微分、積分、基因序列、人體結構、化學鍵、電與磁如此簡單，好像在腦海中簡化為易懂直觀的線條，答案隱隱發光，伸手觸碰就解出了答案。越來越少中學同學能跟上我的思路和速度，於是每次上課，老師都單獨給我一沓厚厚試卷，讓我埋頭苦幹。有時候是長篇累牘的科學類論文，叫我理解裡面的實驗與推導。

老師們常說，如果星昂還在，我和他就是學校最閃耀的兩顆“金星”。兩個都很好。他們不曾在我的面前講過這話，是我偷偷探聽到的。然而，然而。

可能是科學的世界太廣闊，知識是種贓物，讓我隨時受到誘惑，我越來越少想起那個笑嘻嘻的曹星昂。後來，馬交大學直博獎學金的申請需要提交一份研究陳述，我埋頭在學校的幾個實驗室收集數據，像原始人鑽木取火一樣，越發忘了時間的流逝和星昂的逝去。在盲審階段，曹教授看中了我的論文，寫下一段評語：

本文研究角度雖無創新，但數據充足，能復現核心參考文獻的細胞實驗結果，並修正前人遺留的問題，發現已有研究細微的不足（溶液環境的極細微變量影響），論證十分嚴謹及細致，其突破足以完成碩士階段的畢業論文。看到了在人工智能時代難得的真實的實驗數據。修改結構，可作推薦發表。建議錄取，攻讀本人的博士生。

當我收到錄取回覆的時候，信奉唯物主義科學觀的我竟莫名地動搖了。難道這就是

命運？曹教授不認識我，我卻在星昂的口中常聽到他老父的名字。在馬交大學大健康與生物科學院擔任院長的曹子健，與三國時代的曹植同姓音近，卻不似陳思王般坎坷，能當上高校重點學院的院長，可沒有幾個人的腦子裡只有學術迴路。星昂常說他父親如何如何，為何不奪位云云，語氣裡盡是恨鐵不成鋼，但我知道他其實很崇拜自己的父親。星昂常捧着他最新的研究喜滋滋地讀，讀到興起處還會像個猴子撫掌竄跳，兩條粗眉像刀斧一樣揮舞。噢，星昂，我好像又看到你的樣子了，栩栩如生，你在我耳邊碎碎唸的聲音如此清晰和真實。

絮絮叨叨地回憶了那麼多，因為我很害怕。器官的出現摧毀了我的科學觀，我試圖在廢墟中重建秩序，但那些鮮活的生命就那樣輕薄地離去了。

在“大昏睡”後，有些人沒有誕生時間器官。他們被世界遺棄了，遺忘在舊的時間裡。他們無法接收任何新的資訊，甚至喪失了語言的能力，不理解身邊的人在想什麼、在聊什麼。新聞不斷播報他們的自我毀滅，他們自發地組合在一起，遊行、靜坐、爭吵……鏡頭裡的他們個個舉着一本本哲學家的著作，極厚重的一本，像殉道者或藝術家。我們已經無法理解他們。國家派出了好多個享受專家津貼的一級心理諮詢師給沒有時間器官的國民進行心理疏導和治療，但都沒有作用。沒有一星半點的作用。就像人類無法理解螞蟻的思維一樣，有和無的人，赫然成為了兩個物種。

因為申請了國家的課題基金，那些自毀

的人類經過家屬同意後，私密地送到大學的研究所。我一面自私地因為擁有器官而僥倖，高傲地俯視着他們紛亂的暴動；一面看着新聞播報着冷冰冰的數字、看着手術台上冷冰冰的遺體……兩種情緒劇烈地撕扯着我。我想起了你，星昂，如果你擁有了時間器官，或者你沒有，你會怎樣？

你作為一個比我有能力得多的人，你肯定能想到一個自洽的方法。

四、對話

自時間器官誕生以來，人類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電視上的政論節目裡，那些眼睜精明的社會學家信誓旦旦地說我們已飛躍為一個新文明，指天劃地，舌燦蓮花，如同新文明裡普度眾生的佛陀。無數人發自內心信奉他們擘畫的計劃與未來。

感受時間如同薛西弗斯與巨石，在無數次的沖刷下，首先魯鈍的是人類自傲的敏銳。當洞察力朽壞後，一切都變得麻木，最後僅剩一次次徒勞無功。

“阿銘啊，我快要死了。”曹教授把金銘叫到辦公室。曹教授的眼窩已深深凹下，眼周密集的皺紋快要把他的半張臉擋住，長期的科研工作讓他頭髮稀疏，但眼睛炯炯有神。這對眼睛的神采遺傳給星昂了。

金銘博士畢業後留校入站研究，以優秀的研究成果博士後出站，入站期間以第一作者的身份連發幾篇核心期刊，不乏Nature的大子刊和國內頂級的生物科學期刊。國內外知名的高校都拋來橄欖枝，終身教職、副院

長、科研經費、安家費、入籍等一系列令人垂涎的條件毫不手軟地遞來，快要擠爆金銘的通訊郵箱。馬交大學校長在曹教授的好說歹說下終於狠下心腸，一改溫吞作風，開出優厚的薪俸點、破格擢升終身研究員，讓金銘專心科研，暫時不用帶學生，只開設兩門研究生的專業課就夠了，只授課，助教來批改作業和期末論文。

澳門人嘛，不喜歡改變。既然馬交大學的條件如此優渥，那留在澳門做自己喜歡的科研工作也不錯。

金銘盯着曹教授的眼睛，似乎要從他的眼睛裡讀出一點戲謔的意味。曹教授再說了一次，“我看到了。”金銘一下子就明白了。曹教授的器官讓他看到了自己的死亡，這並不是個例。地球每天都有人死去，擁有器官的人無一例外地看到了死亡的預示，像天啟或神諭一樣，突如其來。

“我幫你爭取了幾個大課題的基金項目，本來是我申請的，但你一路都有跟着，也不陌生，甚至比我還要清楚一些實驗數據。我已經向幾個國科基金審批委員會都發了信函聲明情況了，很快就有回覆，畢竟你在國家也是有名有姓的青年科研領軍人物了。”

金銘無悲無喜地說：“我知道了。還有多久？”

“神佛皆言：不可說。”時間不可言說，只有擁有器官的人才知道，在頭顱的空腔裡正在發生着什麼。曹教授自願簽署了科研捐贈書，在他人生的最後時間，他躺在熟悉的實驗室，為研究器官而獻身。

“我越發覺得時間不是線性的。河流是以往常見的譬喻，在早期的研究裡我們也似乎歸納出這個特性。但是，研究得越深入，我發現河流是正確的，但只是部分正確。時間是海洋……海洋啊。海洋！”金銘飛快地以腦電波輸入文字。腦電訊號精密捕捉儀能精準捕人類閃爍的思維，轉化為文字輸出，並迅速糾正語法，根據電訊號的強弱加上標點。

盯着“海洋”兩個字，埋首數據的金銘猛然抬起頭。

“星昂。老師。我看到了。”金銘的神情莫名，既悲又喜，眼睛眉毛扭作一團，嘴唇顫抖着。碩大的熒幕倒映着一個科學的虔誠信徒。

“我們終於見面了，金銘。”輕佻的聲音在金銘跟前出現，完全違背了金銘對空間的認識。這聲音許久不出現了，但金銘還記得，所有以為的淡忘不過是暫時放在手邊，等待下一次的抬起。

“我就知道你還在。星昂。”堅定的聲音。金銘再次抬起了。

五、結論

不是誰都有堅定的信念。不是誰置身於洪流都能保有自身。醫院竟然成為了最熱門的產業，離島醫療綜合體、合作區醫療城、灣區醫療片區……越來越多的人迷失在時間裡，家人唯有把他們送到遠離住所的地方。清醒的人拼命尋找，在無數個時間線中也找不到熟悉的人。澳門幾次三番填海，人口密度仍然是世界之冠，許多迷失的人遷移。流動

的人又流動走，但這座城市仍然人頭湧湧。

時空的阻隔、丟失、迂迴變了一種病，醫學專家把這種病命名為：新時間綜合症（為了與既有的時間綜合症作出區別，但人類已丟棄了舊有的時間）。

體徵儀的數據顯示，這群新時間綜合症患者僅有微弱的腦電訊號仍在活動，比植物人還要弱一點，一切生命活動都依靠複雜的藥品維持。

“克制是唯一的方法。”曹星昂一如既往，語氣天花亂墜，但又很認真。保持克制，不肆意窺探時間，不撥弄時間的人才能完整地活下來。可是又有幾個人類能抵抗這天大的誘惑呢？誰能忍住不去看看過去“如果我這樣”，誰能忍住不去看看未來“我會不會成為我想成為的樣子”。一旦試圖干預就會迷失。

“我一直都在觀察時間／你。”兩人異口同聲地說着。金銘神色不太自然，手掌摸着褲子，遇到了久未見面的人，無論說什麼都覺得有點難為情。

曹星昂倒是很自然地把椅子轉過來，手指交叉枕在腦後，找了個舒服的姿勢半躺着。金銘有千頭萬緒，不知如何說起，曹星昂則是笑瞇瞇的，眉毛一動一動。研究員的理性在一小段延遲後回歸，說：“星昂，你到底有沒有死？”

“死了，也沒有死。”這句話的資訊量太大，金銘立馬就轉過來了：“Superposition State? 時間和量子之間有關係……如果和量子有關係，那麼時間就是可觀測的，器官的存在就是為了觀測，但觀測會造成干擾……

這個時間線A的你死了，但那個時間線B的你沒有死？星昂B為何因知道時間線A的內容？觀測……觀測！你一直在看着我！”

曹星昂抬起眉毛，笑着說：“我就知道你很快就能搞懂。對，也不對。死去了的是過去的曹星昂，但未來或者過去的曹星昂沒有死，無論是哪個時間線，人一旦死去，紛亂的時間就會收束。這是時間的——”

“唯一性。”金銘接過了話。

“我比你們都要早擁有器官，如果沿用這個名字的話。我和許多人一樣，早早就嘗試探索時間。那是如此令人著迷的虛無飄渺。”曹星昂俯身向前，比劃出幾個手勢——

我一度迷失，在現實裡的映射就是昏迷和消瘦，生命體徵降到最低，但是我計算出一個流形的方程。我們對於空間的一切理解都如此膚淺，但人類的數學還是救我於水火之中。我找到了一個時間的同胚。我回來了澳門。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是重點。人類的認知是初級形態，即使如此仍然能為我們理解時間帶來一些幫助。在同胚之後，“之後”是一個空間的詞，也是一個時間的詞，並不準確。理解同胚奇幻至極，剛剛我們講的時間的唯一性，一旦理解了，就由始至終理解了。

回來澳門後，沒有任何人看得見我。情況有點像量子力學裡的多重宇宙，但全然不一樣。嚴格地說，我活在一條全新的時間線裡。用空間的思維理解，“遷躍”。用中國的典籍來說可能更容易理解，“飛升”。

我能看見你們，全部的你們，所有的你

們，任何的你們。我持續觀察你們，卻始終沒有人能推開那扇“門”。由你們變成我們。

直至你理解了時間的皮毛，我們才相見。

金銘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冷靜，說：“其他人不能看見我了嗎？”

這是一場篩選，也是清洗。

“我理解了。海洋……呵呵，造物主真是給我們開了個大玩笑。你找到荒地的真相了嗎？我的研究數據太少了。”

時間會擾動，每次拂過、移動、衝擊都會擾動時間。那些是錯亂的時間映射在這個時間線的節點上。

“果然如此。星昂，你不需要觀測我的。”金銘合上眼睛，從喉嚨裡擠出了一點空氣流動過的聲音，只一點點震動。

“星昂，觀測會造成干擾。”

是的，阿銘，觀測會造成干擾。

似乎這座世界太擁擠，才誕生了一個讓人耽溺的器官，空間的極致壓迫製造生成了另一個維度，但造物主輕視了人類的空洞和

焦慮，沒有給人類設計一個相應的防沉迷系統。

“所以，你也被擾動了，對嗎？這個時間線……無數個時間線裡，我都不應該和一個已經‘死亡’的人相見，或說觀測。我在干擾你，你也在干擾我。時間的唯一性啊。”

器官把我帶去另一個世界，那遠比一切空間都要廣闊、複雜、迷離。阿銘，不必煩憂。我過得很快樂。拜拜。

曹星昂像星體一樣坍縮，向內旋轉，他那標誌性的眉毛，像銀河系的旋臂，黑黝黝的對稱、螺旋。

我們對時間仍然所知甚少，或者說一無所知。

馬交大學時間研究所研究員，金銘。於一個見識過燦爛世界後的白晝書寫。

從前

◎瑋嵐

從前

我們在層層不同的網絡中切換模樣

嘗試拂開人世間的糾纏

在各自的星球

植入一株玫瑰 讀取一刻溫柔

那年夏季的風在記憶中輪迴複製

兩座星球 在同一片蒼茫裡

獨自安靜。

偶爾 來自遠方的芬芳

會傳來久久綻放的思念

一片花瓣循環飄落

定格在不曾告別的

我們。

沒有結局的片段

像是宇宙萬千星塵代碼

在無數夢境中運行

誰能遇上從前的誰嗎？

從前，是漫漫餘生光年裡

一道無法解算的，

遺憾。

天文學家

◎林霖

如果每個生靈都會魂歸宇宙
這些亡魂都將成為天文學家
他們不怕灼傷、凍結、腐蝕、輻射
遨遊在一片廣袤無垠中
在一片黑暗中
和無數的光明共存

似幻似虛的靈魂
靠著想象力移動
總有很多靈魂
想要回到故里
有一些以尺為單位
有一些以米為單位
有一些以公里為單位
有一些以光年為單位
前進 前進
從前的車馬很慢
不知道宇宙很遠
以為家也在很近的地方

扭空的空間
不再重複踏進的銀河
只能移動 和 觀察
一種脫離了五感的觀察
在無數的星球上著陸

有的靈魂開始以某個星球作坐標系
標記這個世界
有的靈魂只往恆星奔去
擁抱無極能量
有的靈魂找一顆小行星
數出上面的坑坑洼洼

某個外星靈魂成為了地球意義上的靈魂
而某個來自地球的靈魂
成為了外星意義上的天文學家

跨物種遐想

◎陳子弋

我以喙叩問你的年輪
一圈盛夏，一層冰
啄至第七重
滲出隱痛，黏附我整個初夏
我停在你的枝桠
遺下一再折返的羽毛

你用年輪，靜靜餵養我
漸漸沉重的身體
讓我學會你靜止時的語言
我們之間橫著不能逾越
樹身與飛行的距離
我像逆流的季風
穿過自己的脊骨，慢慢抽出
根鬚般的疼痛

雙腳甘願埋入土壤
讓年輪爬上羽翼
刻寫你顫動落下的綠葉
引導我，一步一步
往新枝延伸，接近你

你根系裡藏著我聽不清的頻率
是樹的聲帶
慶幸人類無法觸及
我走向光合作用的路徑

樹皮下
遺傳的距離
慢慢消失
讓血液化為了樹脂
聽清你的頻率時
你的隱痛已成為沉香

我們是兩棵
無法共時的樹
在年輪深處，告訴你
我不再擁有
過去那淡金色的啄擊聲

文學新苗 ／ 深圳採風

王福平／蘇衍澄／陳自恆／鄭欣彤／
伍凱琪／嚴佳琦／姚婉琳



進化論

◎王福平

二一六三年的某一天清晨，四十五歲的沈有信睜開眼，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機器人。

腦機接口按時完成了喚醒服務，沒有睜眼的澀意，沒有晨起的倦意，甚至沒有呼吸時胸腔起伏的熟悉感。他走到鏡子前，看見一個輪廓與自己一模一樣的軀體，皮膚泛著三十年前在深圳科技館見過的那種冷冽的亮銀色。視野變得異常清晰，能數清三公里外江面上貨輪的舷窗；四肢卻只能沿著預設的軌道活動，腳踩在柔軟的地毯上，傳來的只有傳感器冰冷的數據反饋——不是不穩，是不安。作為一個殘缺的機器人，他擁有了超越人類的視力，卻永遠失去了腳底觸碰溫度的知覺。

“感染。”他想起前幾天滾動在腦機界面角落的新聞。

全國腦機接口公共運維監測平台持續發布預警，多地出現大範圍設備異常。民用終端固件紊亂，神經信號耦合失敗，部分市民出現體感與意識分離的症狀。官方通報措辭謹慎，直到昨天深夜才終於承認，這是拒絕改造的“舊人類”極端組織發起的病毒襲擊。

“被惡意入侵了嗎？”沈有信想。腦機技術

早已滲透進文明的每一個毛孔：盲人重見光明，癱瘓者重新站立，植物人睜開了眼睛。人類終於戰勝了肉體的桎梏，成為了自己的神。他是最早一批接受全腦改造的人，他相信技術會讓人成為更好的人。

“發什麼呆？快遲到了。”妻子陳寒的聲音從廚房傳來。她從冰箱裡拿出兩管蛋白質飲品，遞給女兒沈秋月，“吃完讓爸爸送你去學校。”

沒有人發現他的異樣。就連同床共枕二十年的妻子，也看不出他皮膚下跳動的不再是血液，而是電流。成為機器人的事實，只有沈有信自己知道。

無人駕駛汽車隨著他的意念平穩啟動。立交橋縱橫交錯，數百萬輛汽車以時速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行駛，車距精確到零點八米。在“深眼”系統的統一調度下，這座城市的交通從未發生過一起事故。一切都井然有序，一切都完美無瑕，像一臺精密運轉的機器。

“爸爸……”臨下車前，沈秋月拽住他的衣角，“我真的不想去環球國際學院。我的朋友都在這裡，我想離你和媽媽近一點。”

“寶貝，爸爸都是為了你好。”沈有信撫摸女兒的頭頂，指尖傳來的只有頭髮的硬度，沒有溫度，“進了環球，你就能接受最好的腦機升級，我們家會有一個更好的將來。”

女兒抿著嘴，點了點頭，轉身跑進了校園。沈有信看著她的背影，腦機界面自動彈出了今日待辦。

【建設銀行】您的住房按揭貸款本月份供21376.42元已自動扣款成功。剩餘還款期限17年6個月。祝您生活愉快。

【環球科技安全快訊】截至今日零時，全國累計確認病毒感染者1247例。感染者徹底喪失飲食、睡眠等生物本能，軀體機械化，意識自主能力逐步消失。警方提醒廣大市民，切勿接受非官方人員的腦機設備檢修。

【女兒 月月】爸爸，我昨天看見你半夜還在書房工作。你要注意身體。愛你。

因為沒有續腦機VIP，界面底部彈出了一條強制廣告，停留五秒才能關閉。廣告的標語在他視野裡閃爍：技術，讓人成為更好的人。

沈有信感到一陣奇異的眩暈。芯片自動檢測到杏仁核的異常波動，迅速釋放了鎮靜信號。所有的煩惱、焦慮、不捨，瞬間被壓制下去，大腦恢復了絕對的冷靜。

當務之急，是把月月送進環球國際學院。

作為聯邦頂尖的材料研發員，沈有信有這個資格。自從感染病毒以來，他變得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高效。他不需要吃飯，不需

要睡覺，不需要休息。二十四小時連軸轉，思維像光速一樣清晰。僅僅用了三個月，他就帶領團隊攻克了困擾業界十年的難題，研發出了新型神經介面材料——“金縷衣”。

用“金縷衣”製成的芯片，能夠實現大腦與計算機的百分之百融合。它會徹底取代人類的原生神經系統，讓人擁有無限的記憶力、無限的計算能力、無限的壽命。

這是人類進化的終極形態。

環球國際學院已經答應他，只要他願意將“金縷衣”的首批臨床試驗名額給自己的女兒，月月就能憑藉最先進的芯片通過入學，並且享受終身免費的腦機升級服務。

沈有信覺得這是一筆再划算不過的交易。他給了女兒生命，現在，他要給她一個永生的未來。

那天晚上，他把芯片帶回了家。

客廳的燈光很暗。陳寒坐在沙發上，沒有開燈，也沒有使用腦機。她就那樣靜靜地坐著，像一尊古老的雕像。看見沈有信進來，她站了起來。

“你要對月月做什麼？”她的聲音很輕，卻帶著一種不容質疑的堅定。

“我在給她一個更好的未來。”沈有信舉起手中的芯片，它在黑暗中發出幽藍的光，“有了這個，她永遠不會生病，永遠不會痛苦，永遠不會死亡。她會成為真正的新人類。”

“新人類？”陳寒笑了，眼裡卻沒有笑意，“你看看你自己，沈有信。你現在還算一個人嗎？”

“我當然是人。我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更聰明。”

“你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你忘記了月月的生日，忘記了我們的結婚紀念日。你甚至忘記了怎麼哭，怎麼笑。”陳寒一步步走向他，“你以為那個病毒是恐怖分子植入的嗎？是我。”

沈有信愣住了。

“我看見你一點點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你的眼睛越來越暗，越來越沒有神。你不再會因為一部電影落淚，不再會因為朋友的離去傷心。你腦子裡只有數據，只有效率，只有進化。”陳寒的聲音終於顫抖起來，“我以為那個病毒能救你。我以為它能切斷中樞系統對你的同化，能把我的丈夫還給我。”

“我沒想到，它反而讓你變得更徹底。你連最後一點人性都沒有了。”

她猛地撲過去，一把搶過了沈有信手中的芯片。

“你到底是誰？”她舉著芯片，淚水終於流了下來，“你要把我的女兒變成和你一樣的怪物嗎？”

沈有信站在那裡，一動不動。芯片被搶走的瞬間，某種長期以來被壓制的東西，終於衝破了冰冷的電路。

他想起三十年前的深圳。那時候還沒有腦機接口，沒有無人駕駛，沒有“金縷衣”。他和陳寒剛剛大學畢業，口袋裡只有幾百塊錢。他們在鳳凰酒樓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就為了吃一隻烤乳鴿。

乳鴿的皮烤得焦脆，咬一口，油汁在嘴裡爆開。陳寒吃得滿嘴是油，笑著說，以後發了財，要天天來吃。

他已經忘記了那個味道。

他忘記了食物的味道，忘記了陽光灑在皮膚上的溫度，忘記了擁抱一個人的感覺。他忘記了什麼是愛，什麼是痛，什麼是活著。

他以為自己在進化，實際上他在滅亡。

他變成了一個完美的機器人，卻永遠失去了成為人的資格。

“對不起。”沈有信說。他的聲音很沙啞，像是生鏽的金屬在摩擦。他伸出手，輕輕地抱住了陳寒。

儘管他感覺不到她的體溫，儘管他的心臟不再跳動。

“我們回家。”他說，“我們帶著月月，離開這裡。”

窗外，城市的燈光如星海般閃耀。無數的新人類在各自的軌道上運行，向著那個所謂的更高維度進化。

但沈有信知道，他不會再去了。

他早已經忘記了許多味道。食物的味道，人情的味道，生命的味道。他後悔年輕的時候，在鳳凰酒樓，沒有多吃一隻乳鴿。

但他至少，還有家可回。

宇宙遺照

◎蘇衍澄

一粒沙
 從創世的指縫間掉了下來
 （那是在眾神都睡著以後）
 掉進祂還沒來得及命名的那片虛空
 在黑暗裡滾——滾動——
 滾動滾動
 找不到可以依附的舌頭

它便自己發燙
 把黑暗坐成一層薄薄的釉
 自己長出眼眶，長出瞳仁，長出
 不肯闔上的理由
 成為宇宙遺照裡，唯一沒有閉上的眼睛

睜著。

看著真空長出星群，長出蟻群，長出
 對著山谷喊話又聽不見回音的
 我們和他們
 直到閉上
 釉開始剝落，一片一片飄過光年，飄向
 那些只聽見自己口音的輪廓
 像鯨落進深海
 把自己拆成更細的藍
 更輕的凝視

只是再也沒有人能從藍裡
 分清它與神的眼睛
 這究竟是被遺忘的創造，還是
 創造了遺忘的
 第一粒沙

蝸牛、候鳥與人

◎陳自恆

一、眼淚

陰雨天，創世主的眼淚降臨
綁架了
爬過瀝青路的蝸牛，和沉重的殼
冷空氣，隨迫切的風雪呼嘯
驅趕了
打濕羽毛的候鳥

二、誕生

脫離了日夜生息的土地
面對一座座陌生的石頭，或山峰
蝸牛忍耐孤獨，候鳥不耐嚴寒
寂寞中，跨世紀的幻想終究
在蝸牛殼裡誕生
邁著無人知曉的步幅
向注滿塵埃的終點，匍匐
風暴中嚮往
只顯示目的地的地圖
下一個遷徙地的天敵，靜候

三、預言

創世主的作品在殼中孵化
迷住了那些，見過末世
寫下二〇三〇預言的人
那預言氾濫到某個行星
只是接收器早已塵封

直到殼破，人們也不會知道
終點自第一次開山
已經失蹤

四、塵埃

等某年某日
蝸牛殼隨著彗星漂流
撞上一艘外星飛船
裝著未來的殼破裂
真空中只剩空白的
懸浮塵埃
彷彿蝸牛也不知道自己的殼
從何而來

五、終點

一些空想，不耐時間
成了本世紀的科幻
人們把科幻裝進殼裡行走
蝸牛背著只存在於殼外的事物
爬向終點
候鳥身負沉重的羽翼
飛向另一座陸地
我們都在宇宙的角落裡探索
一艘外星飛船
它不在火星，不在月球，也許只在
蝸牛殼內無窮的科幻之中

零波者

◎鄭欣彤

清晨，隔壁鄰居林達在天台上“想”出了他的早餐。那是一團漂浮在半空中、散發著藍光的能量慕斯，隨著他腦電波的跳動，慕斯不斷變換著口味和形狀。林達朝我揮了揮手，他的腳下瞬間延伸出一條半透明的晶體長廊，一直鋪向幾千米外的懸浮市中心。他不需要走路，長廊會自動載著他瞬移。

而我，正蹲在破舊露台上，手裡握著一把生鏽的扳手。

我叫陸沉，這座城市裡唯一的“零波者”——大腦像塊實心石頭，發射不出任何能干預物質的波段。在人人都是造物主的時代，我必須彎下腰用手擰緊水管螺絲，因為我沒法像別人那樣，動動念頭就讓金屬分子自我修復。

最近城西那棟“哭泣的大樓”成了禁區。半個月前，那位退休的老師在樓裡離世。這位老教師姓王，曾是市重點中學的物理老師，一輩子都扎在實驗室和黑板前。在那個意念操控物質成為常態的時代，她始終保持著用粉筆在黑板上書寫公式的習慣，說這樣能讓學生更真切地感受到知識

的重量。她總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袖口磨出了毛邊，卻乾淨整潔。她獨居在這棟大樓裡，唯一的陪伴是一盆從教時就養的梔子花，那是她第一屆學生畢業時集體送她的禮物。

半個月前，王老師像往常一樣早起給梔子花澆水，卻突然倒在了窗台邊。等急救人員趕到時，她已經停止呼吸了。沒人知道，她離世前正望著那盆梔子花，想著等天氣再暖和些，要把它搬到樓下讓更多人聞到花香。整棟樓的空間自此開始失控，行人的意念一觸碰到這片區域，腦海就會被同步一種極致的絕望，那是王老師臨終前未及訴說的孤獨與遺憾，是對生活最後一點溫情的眷戀與失落。

所以這裡只有我能進去。我的大腦是封閉的，那些足以讓構築師發瘋的意識洪流，對我無效。

我走進大樓。這裡的空間透著一種高頻震動後的疲態，牆皮並不是真的融化，而是因為結構不穩在簌簌脫落。

那些構築師避之不及，說這裡積壓了太

多的絕望。但在我看來，這裡只是太久沒有人維護，排水管堵了，電路燒了，充滿了物理意義上的頹敗。

我走上三樓。王老師生前留下的牽掛確實把這裡攪得一團亂，空氣里甚至能聽到刺耳的嗡鳴聲。我沒去理會那些晃動的影子，視線直接落在了窗台上。

那是一盆真正的梔子花，不是誰意念里幻造出的產物。它的根部已經露了出來，正隨著搖晃的窗台一點點向邊緣挪動。

我伸出那雙布滿老繭的手，穩穩地扶住了瓷盆。那一刻，整棟樓的「哭泣」彷彿都撞在了一道厚重的石牆上。我感覺不到悲傷，只感覺到陶土的冰冷和泥土的濕潤。

我掏出扳手，對著變了形的窗框狠狠敲了兩下，直到卡扣重新咬合。

那一聲清脆的金屬撞擊聲，直接蓋過了所有的哀鳴。四周突然靜得落針可聞。

我擰緊最後一顆螺絲時，掃過那塊不再晃動的黑板。粉筆灰簌簌落下來，一行手寫的小字露了出來：“陸沉，幫我澆澆那盆花。”

我愣了愣，原來她早知道，只有我會真的拎著水來，而不是用腦波給它變一段虛假的春天。

我擰開隨身帶的礦泉水瓶，倒了半瓶進泥土里。

就在水滲下去的瞬間，所有扭曲的空間像退潮一樣收了回去。牆皮不再掉，課桌落回地面，整棟樓的“哭泣”停了。

原來根本沒什麼絕望的執念，她只是在等一個願意伸手的人。我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看著梔子花在重歸安穩的房間裡，重新站穩了身子。

未上傳的保存期限

◎伍凱琪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酒店裡，閒來無事，趴在窗邊往下看。

遠處一群小孩放學，擠在路邊買零食，校服紅的黃的，像一把撒出去的糖。近處是一排停著的車，車縫裡站著一些灰撲撲的人影。我以為也是小孩。朋友說不是。我再看了一眼，確實不是。那些影子不動，像種在地裡的東西，路燈照上去，光像是被吸走了，一點都不反彈。

我沒當回事，拉上窗簾睡了。

後來我們是被聲音吵醒的。不是尖叫，不是警報，是一種很均勻的拍打聲。酒店的大門被拍得砰砰作響，三下一組，間隔完全相同，像節拍器。我掀開窗簾，樓下全是人。站滿了人行道，站滿了馬路，站滿了車頂。灰壓壓的，彼此間距一模一樣，誤差不超過一個拳頭。牠們全部面朝我們這棟樓。幾千個身體，幾千個朝向，全部校準在同一條軸線上。

朋友說，那不是喪屍。那些東西，是信號接收器。

我沒聽懂。她指給我看。牠們的動作

太整齊了，整齊到不可能出自生物本能。間距相同，拍門的頻率相同，連轉頭的速度都一模一樣。牠們不是被病毒控制，是被某個信號控制，有人在用牠們測試某種東西，某種覆蓋整座城市的、把人變成終端的廣播技術。

我想到手機裡那條唯一能看全的訊息：“別看牠們的眼睛。”發送者的位置不在通訊錄裡，也不在地圖上。也許那不是警告，而是說明。牠們的眼睛不是眼睛，是天線。你看著牠，牠就看見你。不是用視覺看見，是用信號。你的位置、你的心跳、你腦子裡正在想的那個念頭，全部被接收、被上傳、被記錄。

走廊裡出現了一個女人，客房服務的制服，胸牌寫著“陳麗”。她站在我們門外，臉朝房門，一動不動。我從貓眼看出去，她的眼球不轉，但瞳孔在以固定的頻率縮放，零點五秒一次，像鏡頭在對焦。她在讀取門內的一切。我的心跳，朋友的呼吸，我們在門這一側的所有生命跡象，像掃描器一樣，一行一行地讀。她不是來換床單的。她是來下

載我們的。

朋友後來開始跟窗戶說話。她給窗戶起了個名字，跟牠聊天，問牠外面的天氣。我想阻止她，但忽然不確定了，她是在崩潰，還是在做唯一能做的事？如果那些東西是通過信號讀取意識，那麼意識本身就成為了被攻擊的目標。你想得越多，你的位置就越明顯。你越害怕，你的信號就越強。唯一的防禦，也許是讓自己變得不可讀，像她這樣，說一些沒有邏輯的話，產生一些無法被解析的雜訊。也許她不是瘋了。也許她是我們之中唯一還清醒的人。

後來我把窗戶推開一條縫。外面的空氣湧進來，冷的，乾淨的，帶著一種我說不出的味道。

樓下幾千個頭同時轉向我。不是轉頭，是信號更新。我打開窗戶的那一瞬間，我的存在被刷新了。牠們全部校準到我的方向，幾千雙不反光的眼睛，幾千根指向我的天線。我看

見遠處那個小賣部的燈還亮著，烤腸機還在轉，焦黑的香腸一圈一圈地滾。

我忽然想起那個蹲在地上挑辣條的女孩。她挑了很久，一包一包看保存期限。她當時在想什麼？在想哪一包更新鮮，在想等一下要不要分給同學，在想回家以後媽媽會不會問她為什麼又買辣條。那些念頭，細碎的，溫暖的，毫無用處的，那是一個正常的意識應該產生的東西。而那些東西，那些整齊劃一的灰色終端，永遠不會產生。牠們能讀取信號，能鎖定位置，能精確地、不厭其煩地拍打每一扇門。但牠們不會想知道一包辣條的保存期限。

我把窗戶關上了。

門外，陳麗大概還站在那裡，瞳孔一縮一放，讀取著門內的每一絲恐懼。

但她讀不到辣條的事。那是我最後一點沒有被上傳的東西。

夢

◎嚴佳琦

在五月的烈日下，深圳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塊正在超頻發熱的巨大晶片。陽光被無數面玻璃幕牆無情地拆解，碎成滿街晃眼的光斑；窗外的高樓與車流在熱浪中倏忽閃現，像一串串來不及捕捉的代碼。這座城市從不願停下腳步，它急切地拆解昨天、加速今天，彷彿要把人類幾百年後的未來，提前壓縮到正午十一點零八分的日光裡。

我是在這場由速度編織的白日夢裡，走進深圳科學科技博物館的。

展廳之內，冷白的燈光從穹頂傾瀉而下，機械臂精準運轉，宇宙模型在黑暗中緩緩旋轉。所有人都在凝望那些冰冷而極致的尖端科技，而我卻在文明的脈絡前駐足——那是一面由無數黑色方塊組成的字陣巨牆，方塊上浮著潔白的漢字，形似城市街巷，亦如晶片電路。展牌上寫著：漢字數位化。

雨、山、夢、城、光、歸……這些熟悉的漢字，此刻宛如一枚枚專屬的文明記憶體。而我的目光，卻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個“夢”字上。

那是一個承載了無數期許的字。我緩緩伸手，靠近它。

指尖觸碰的瞬間，AI互動感應區的全息微光輕輕亮起。導覽耳麥裡隨即傳來一個溫柔的聲音：“我是南星，深圳文明備份系統的一部分。這裡儲存的，不只是漢字的外形筆劃，更是華夏文明理解世界的方式。漢字藏著三層生命座標：形是軀體，音是呼吸，義是靈魂。”

剎那間，周遭景象消散，我置身於一座由純漢字構築的語義城市上空：摩天樓宇由“光”字壘砌，寬闊道路由“行”字鋪展，海面浮起澄澈的“藍”字。古老漢字掙脫紙頁，成了未來城市的能量核心。

“當城市完成全面數位化，需要留存的是它紮根生長的意義。”南星解釋道。

時光在光影中倒流，我看見昔日漁村低矮的屋舍，看見高樓拔地而起，看見實驗室裡晶片閃光。我恍然明白，這座城市之所以能從一片水圳蛻變為數字時代的科技之圳，正是因為一代代人，把原本渺小的“夢想”，一步步耕耘成了鮮活的現實。這座城市的核心密碼，本就是一場浩大的逐夢。

然而，字陣中央突然裂開一道黑色隙縫，“思”、“信”、“善”等漢字接連黯淡，

流暢的數字音樂戛然而止，冰冷的警報紅光映射在我的臉上。

“這是語義丟失。”南星的声音低沉下來，“當人類只記得文字的編碼，卻遺忘了背後的情感與溫度，漢字便會淪為空洞的外殼。機器能識別雨的形態，卻不懂異鄉聽雨的鄉愁；系統能翻譯‘夢’的字義，卻無法理解一座城市、乃至一個民族逐夢時的赤誠。”

我看著那個光芒即將熄滅的“夢”字，心中驀地一震。所謂漢字數位化，從來不是簡單的數據錄入，真正的傳承，是帶著文字承載的千年溫情與夢想，一同奔赴科技未來。失去了溫度的算法，終究只是一片冰冷。

系統需要一份全新的語義樣本——旅人的感知。此時，我的掌心在光影互動中，悄然浮現一枚鑄刻著“夢”字的方塊。

科技飛速迭代，人類該帶著什麼奔赴未來？不是極致的速度，不是精密的演算法，而是沉澱千年的文字，是永遠滾燙、無法被計算的人心與夢想。

我抬手，將這枚“夢”字輕輕置入字陣中央。

剎那間，整片字陣城市重燃萬丈光華。萬千漢字騰空而起，匯聚成橫貫天際的璀璨星河。耳畔傳來跨越千年的迴響：甲骨刻字的清響、竹簡翻動的簌簌、活字印刷的篤實、鍵盤敲擊的清脆，千年文脈，終以數位化的模樣，在璀璨的夢境中重逢於新時代。

白光一閃，我重回現實展廳。遊人往來不息，漢字牆安靜佇立。

走出博物館時，正午的陽光如融化的水銀般流淌在川流不息的街道上。我回望身後那座巨大的介面，彷彿剛剛完成了一場橫跨千年的白日漫遊。科技開拓遠方，文化紮根底。

而這場旅行，並沒有結束在出口處。它結束在一個更為深邃的想像裡——

也許很多年以後，當人類真的乘坐飛船離開地球，駛向更遙遠、更未知的星系時，控制臺上仍會亮起古老的漢字。

那時候，我們在群星深處輸入的第一個字，或許依然是：

夢。

如果明天我們選擇回到昨天

◎姚婉琳

那是在深圳市科學技術館的一個午後。

展廳裡燈光明暗交錯，空氣中浮動著淡淡的未來氣味。我隨著人流走過人工智能展區、航天科技展區、虛擬現實體驗區，每一個區塊都在向我展示著人類的未來，一個絢爛到幾乎刺眼的未來。那些屏幕上跳動的數據、那些虛幻的畫面，正悄然地吞噬掉整個地球，代替人類文明。或許某一天它確實能做到，於是所有人心裡都開始有這樣的想法：離開地球，去新的家園。

我沒有反駁，只是在人流中靜默地往前走。然後我看見了那個角落。

那裡少了未來科技那種炫目的燈光，只有沿著牆面的一排玻璃展櫃，裡面靜靜地躺著手機與電話。從最早的手搖式磁石電話機，到轉盤式的黑色撥號電話，再到八十年代那種笨重的“大哥大”，然後是諾基亞、摩托羅拉、翻蓋機、滑蓋機，一路延伸到我們現在手上那塊薄薄的、幾乎全屏幕的玻璃。

我站在那裡，視線被牽到最角落的一部老式電話機。

它是黑色的，沉甸甸的，話筒與機身之

間連著一圈捲曲的線。展櫃的燈光落在它上面，照出它塑料外殼上的細微刮痕。我忽然想起小時候外婆家也有一部類似的電話，轉盤是有孔的，手指伸進去，順時針轉到底，聽見“嗒嗒嗒”的聲音，然後慢慢彈回來。

那聲音很慢，但它讓我感到踏實。

可現在呢？一切都太快了。

館裡的人們繼續往前湧去。那些孩子們看著太空衣模型摩拳擦掌，彷彿明天就要啟航。我並不在意那些事，只是繼續看著這些老舊的通訊工具，一層一層地躺在玻璃櫃裡，記錄著時間如何一層一層地堆積。

科技發展得太迅速了，假如有一天人工智能真的稱霸了地球，我們該何去何從？是前往火星、月球、甚至更遠的星系嗎？這些宏大的敘事鋪天蓋地而來，說的太遠了，我忽然不想思考這種問題，也不想逃離地球。

我不想去火星。不想穿著厚重的太空衣走在紅色的荒漠上，不想住在穹頂之下的封閉城市裡，不想看著陌生的星空想念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因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地球真的無法居住了，那不是所謂地球生了

病，而是我們自己，把路走完了。我們把每一寸土地都鋪上水泥，把每一面牆壁都掛上屏幕，把每一次通話都變成電流，這些事情快得讓人來不及想念，快得讓人來不及回頭。

所以當所有人都說“去未來吧”，我說，不。我們回去。

回到那個打電話要轉盤的年代，回到寫信要等郵差的年代，回到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的年代。因為那個年代讓我們可以停下來，可以想念，可以為一句話等上很久，然後在終於聽見那句話的時候，真心實意地笑出來。

那時候不再是抱著手機荒廢一天，手邊的東西就能玩上一整個下午，一張紙、一根橡皮筋、幾顆石子，再叫上幾個朋友就夠了。我們不再窩在家裡打遊戲，時間總是滿的，滿在河邊、樹上、巷子裡。黃昏時大人們在門口搖著扇子聊天，孩子們追來追去，笑聲散在晚風裡。就那樣靜靜地待著，天自己就黑了。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回到過去。

走出科學技術館的時候，深圳的陽光正烈。對面高樓的玻璃幕牆折射出刺眼的光，像無數個太陽同時升起。我在門口的台階上坐了一會兒，抬起頭，天空很藍，雲很白，風很輕。這一切，就已經很好了。

我們不需要火星，不需要閃著亮光的未來。如果明天，地球真的無法居住了，那麼請讓我回到昨天，回到那部黑色電話機還響著的日子，回到轉盤「嗒嗒嗒」轉動的日子，回到我們還願意為一聲問候等上好幾天的日子。

／ 創作大中華 ／

伊容／詩子／林澆／戚錦柔



抽屜

◎伊容

一、案件

補習社開在老城區一條窄巷子裡。從巷口走出去，拐個彎，就能看見賭場的霓虹燈；但站在巷子裡，那些刺目的金色、紅色、綠色像是被什麼東西過濾了一遍，只剩下遠處一抹模糊的光暈。鬧中取靜。林老師當初看上這個位置，就是因為這份反差——補習社需要安靜，但安靜的地方家長不好找。這裡剛剛好：家長找得到，學生坐得住。

她不太在意賭場的燈光。在這裡開了三年補習社，教過幾十個學生，她早已習慣了每天黃昏時分那片金光漫上天空。她穿黑色長褲、白色襯衫，頭髮紮成馬尾，從後面看俐落乾淨。

芷妍是她的學生之一。初中生，成績中上，性格內向，上課不怎麼說話，但作業一筆一畫寫得很工整。林老師對她的印象停留在“乖”和“安靜”這兩個詞上。

直到那天，芷妍連續三天心不在焉，作業錯誤率高得離譜，以前從不遲到的人，開始踩着點進門，鐘聲一響就收書包，像是急着離開。“妍妍”，林老師叫住她，“你最近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芷妍臉上掛着苦惱，先是搖了搖頭，過了好一會才低聲說：“沒事，林老師。”

但第二天，林老師藉故把她留下來，低年級的學生陸續被家長接走，最後補習社只剩她們兩個。

“妍妍，”林老師拉過一張椅子，坐在她對面，語氣溫和但沒有商量的餘地，“我很擔心你，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芷妍低着頭，手指絞着衣角，不說話。

林老師說，“但我覺得，你需要我說明。”

芷妍沉默了很久。久到林老師以為她不會開口了。

之後一滴又一滴的眼淚掉在裙子上，洩開一小片。芷妍哭了，不是那種號啕大哭，她肩膀微微發抖，聲音斷斷續續。“有人……要我拍照片。”

林老師沒有催她。

“他是在網上加我的，說……說想跟我做朋友。”芷妍的聲音很小，像是在講一個連自己都不太相信的故事，“他講話很客氣，一直叫我‘妹妹’，問我平常喜歡做什麼、誇我視頻裡跳舞跳得好、考試考得怎麼樣……就像

一個普通的、關心我的朋友。”

林老師的手指微微收緊，但沒有打斷她。

“聊了大概兩個多星期吧……他突然說，想請我幫忙。”芷妍的手指繼續絞着，指節泛白。“他說他生了病……需要一些照片來治病。”她的聲音有些發虛，“不過不是什麼奇怪的，就是……穿鞋子的腳，站着就行，不用露臉。他說……又不會怎麼樣。”

芷妍停了一下，像是在重複對方的話。

“他說會給我五十塊錢。他說先把錢打給我，就算我不拍也沒關係，錢不用退。他跟我說……‘就當請我喝杯奶茶’。”

“他真的先把五十塊錢打過來了。”她的聲音輕得像在自言自語，“我想——我想請同學喝奶茶，學校旁邊那家奶茶店，第二杯半價，五十塊剛好。”眼淚又掉下來一顆，落在裙子上。

“他說……只是拍穿鞋子的腳，又不露臉，沒什麼的。沒人知道是你。”

“我想也是。只是腳而已……我就拍了。”

林老師開口想說什麼，又閉上了。

“我把照片發給他，他回了一個開心的表情符號，說‘謝謝妹妹幫哥哥這個忙，哥哥的病一定會好起來的’。”

林老師的雙手交疊放在膝上，一句話都沒說。

“過了兩天，他又來找我了。”芷妍的聲音開始發抖，“他說上次的照片對他的病很有用，醫生看了都說有幫助。但他還需要再多一點……他想要我拍穿校服的全身。”

“他說……和上次一樣，不用露臉，沒有人會知道是你。還是五十塊。”

“我說我不要錢。他說……‘錢你不收也可以，我們是朋友，再幫哥哥一次嘛，真的最後一次了’。”

“我……我又拍了。我想……反正又不是沒拍過，上次也沒怎麼樣。擋着臉，沒什麼的。”

“他收到之後，說……‘妹妹穿校服真好看’。”芷妍的聲音越來越低。

“又過了幾天，他再次找我。這次他說……要拍穿襪子的照片，就只穿襪子、不穿鞋子的那種，腳要對着鏡頭。”

“我說不要。我覺得……有點怪。”

“他說……‘你前面都拍了兩次了，不就差這一張。醫生說都要看。和之前一樣的，沒有什麼的，哥哥也是想儘快把病治好’。”

“可是拍完一次，還有一次，還有再一次。”芷妍低頭看着自己的手：“我越來越不想拍了。可是一直不敢不拍。”

她的話斷斷續續，像是從嗓子眼裡擠出來的。“後來，他叫我找朋友一起拍。他說：‘你一個人拍太沒意思了，找你同學一起來玩。你只要找到人，以後我就不再找你，也不逼你了’。”

“我說我不要。他就說……‘那哥哥只好把你之前拍過的照片發到網上去，讓你的老師同學都看看你是一個怎樣的女孩子’。”

“林老師，我真的不想……我不想害朋友。”芷妍把自己的身體縮在椅子裡，小聲重複，“他有病，他真的有病。”

林老師深吸一口氣，蹲下身與芷妍平視，過了一會兒，她才緩緩開口。

“妍妍，你沒有害任何人。”她指尖輕輕覆上女孩冰涼、不停發抖的手背。她的聲音壓得很低，卻穩得沒有一絲波瀾，“從頭到尾，是那個人在害你。你很好，你很善良，你也很勇敢，你保護了你的朋友，你沒有做錯任何事。”

芷妍抬頭看她，眼神裡有懷疑，有不敢信，有一點點微弱的光。

“真的嗎？”芷妍問。

“真的。”林老師加重語氣。

林老師讓芷妍先去洗個臉，她自己拿着手機走到門口。補習社門口，賭場的霓虹燈把半邊天映得發亮。“嘟——嘟——嘟——”三聲，她撥通了芷妍母親的電話。

“妍妍媽媽？我是林老師，妍妍出了點事，你方便過來一下嗎？”

她把情況大致說了一遍。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後就聽到她媽媽向人請假的急促聲音。“我馬上來。麻煩你看着她。”芷妍媽媽的聲音在發抖。

“好。”林老師掛掉電話，轉身回補習社。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七點半剛過，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的聲音越來越近，門被猛地推開，門口的鈴鐺只來得及響了兩聲，就被門板擋住了。

芷妍的媽媽站在門口，她還穿着賭場公關的制服——黑色西裝裙，胸口別着一枚金色的徽章。她的臉上化着完整的職業妝：粉底、眼線、口紅，一樣不少，是標準得體的模

樣。可那層妝根本蓋不住她的慌亂，眼下青黑的眼圈從粉底下面透出來，嘴角的法令紋因為緊張而顯得格外深，幾縷碎髮貼在額角。只見她一進門就衝過來，一把抱住芷妍，抱得很緊。

林老師聞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混着賭場特有的煙味和咖啡味，濃烈但不刺鼻。

“沒事了，媽咪來了。”她的聲音在發抖，但沒有哭。她一隻手摟着芷妍，另一隻手輕輕拍着女兒的背。拍了幾下，又不自覺地收緊，像是怕一鬆手人就會消失。

芷妍被媽媽抱着，一開始身體還有點僵硬，過了一會兒，才把頭埋進母親的肩窩，大聲哭了出來，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母親肩上的制服布料被眼淚溼了一小塊。

芷妍媽媽抱了她一會兒，才抬起頭看着林老師。她的眼線有點暈開了，不知道是汗還是淚，但她沒有去擦。她只是吸了吸鼻子，壓住聲音裡的顫抖。“我要報警，我想帶妍妍去警局。林老師，你能不能……陪我們一起？”

林老師看了芷妍一眼。芷妍還是低着頭，但被母親摟着，已經不再發抖了。

“稍等。”林老師說，她拿起自己的包，關了燈，拉下鐵閘。三個人站在補習社門口。巷子裡很安靜，只有遠處賭場的燈光把巷口的天空染成一片暗金色。

“走吧。”林老師說。

昏黃的路燈下，芷妍媽媽的背影被拉得很長。她背着那只鼓囊囊的大書包，指節因用力而泛白，死死牽着芷妍的手。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清脆的聲響撞進夜色裡，和她

記憶中反復重播的畫面攪在一起，震得人心頭髮緊。

在警局的等候區，芷妍的母親才終於鬆開摟着芷妍的手，她把芷妍的手機握在手裡，整個人像是突然矮了一截，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

“他爸爸不能來，要陪客戶。”她低聲說，像是在說服自己，也像是在解釋。聲音裡有無奈，但沒有怨氣。

林老師沒有接話。

過了一會兒，一個穿制服的女警走過來，把她們帶進了一間房間。

房間的燈是白色的日光燈，一張大桌子後坐着一個三十來歲的員警，淺灰色的牆壁上貼着一張大大的防詐海報。芷妍的母親牽着她走進來，兩人一起坐在椅子上。

阿sir穿着深色外套，空調開得很低，以這溫度，的確得穿件外套，林老師默默想。

阿sir先看了一眼芷妍，然後看了一眼芷妍的母親，最後落在林老師身上。他起身給林老師加了張椅子，又坐回桌子對面，聲音不大，卻每個字都很清楚。“小朋友，能跟我說說發生什麼事了嗎？”

芷妍看了母親一眼。母親點頭，輕輕握住她的手：“不用怕，慢慢說。”

芷妍深吸一口氣，從頭開始講。這一次她說得比在補習社更慢，但更清晰，有時一句話說了一半就停下來，像是需要重新組織語言。阿sir沒有催她，也沒有打斷她，只是在她說的時候偶爾在本子上記幾個字。他的表情一直沒什麼變化，但聽到她說“他叫我照

着照片做動作”的時候，手裡的筆停了一秒。

等芷妍說完，他闔上筆記本，看了芷妍的母親一眼。“筆錄我們會稍後整理好再確認，小朋友的手機需要交給我們同事取證和追蹤。”他的語氣依然很平，“這幾天請儘量不要讓孩子單獨使用手機，我們會聯繫相關部門，也會通知學校配合心理輔導。”

母親點頭。“那她發過去的那些照片……”她的口紅已經蹭掉了一半，嘴唇有些乾裂。

阿sir說：“放心，網警有專門的技術手段，一旦這些照片被嘗試上傳，系統會自動識別、立即攔截，外人看不到。”轉向林老師：“這位老師，需要你再提供一些補習社方面的資訊。”

林老師點頭：“好的，阿sir。”

二、雨傘

案件進入偵辦階段，芷妍媽媽會時常致電林老師，問一些芷妍在補習社的細節。

這天下着雨，林老師的補習社地處低窪，門口的排水口打着漩渦。

“陳sir？”林老師開門見是員警，語氣驚訝，疑惑，“三號風球還在外面跑？”

“越是這種天氣，越需要我們出動。”他說，又補了一句：“剛下班，隔壁大廈還有個七點的培訓，就過來這邊看看。”

林老師看了他一眼，沒有說話。

陳sir聲音壓得很低，“有幾個問題想問你，不用緊張，就是例行瞭解一下。”

林老師點點頭，也壓低聲音：“你說。”

“最近除了芷妍，你這邊有沒有其他學生表現異常？比如突然不想來上課，或者情緒起伏很大，或者高年級躲着你用手機。不是要你翻她們的東西，就是……如果看到誰突然收到訊息臉色不對，可以關心一下。”

林老師想了想，側過身：“進來吧，今天學校停課，暫時沒有發現有異常。芷妍這件事之後，我已經特意關注他們的情況。”

陳sir抬腿邁入：“麻煩你繼續留意。這種案子通常不會只有一個目標，但我們目前查到的線索，還沒有發現其他受害者。不過以防萬一……”

“還有一件事。”陳sir看着她，“這個案子，希望你能保密。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芷妍的事。我們不想讓其他學生和家長猜來猜去，誰是受害者，誰不是。對芷妍不好。”

林老師看着他，沒有猶豫。“應該的。”

陳sir點了點頭，繼續說：“社工和學校那邊，我們已經聯繫過了。學校下周會安排一場防騙宣講，給初中部的學生講網路安全和身體自主權。社工也會單獨跟芷妍聊幾次，看她需不需要心理支援。”

林老師聽着，沒有插話。

“如果其他學生有類似經歷，不一定會主動跟家長說。”陳sir補充道，“但她們可能會跟信任的老師說。所以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麻煩你第一時間通知我。”

“我會的。”林老師說。

陳sir看了一下手錶。“不介意我再坐一會兒吧？”

林老師微微一怔，隨即指了指旁邊的椅子：“我這邊就椅子多。”

“你這邊平時都是你一個人管？”他問。

“還有個兼職輔導員和接送阿姨，今天沒來。”說着林老師打開抽屜翻出紙杯，“平時也夠了。”

“謝謝。”陳sir謝過林老師的水，“還想問你一件事。”

“什麼？”

“你這邊……能不能幫人補習考警司的數學？”

林老師看了他一眼：“警司？”

“我一個老同事，想考警司內部晉升，數學一直拖後腿。”他指尖蹭了蹭杯沿，說得不太自然，像是在編一個不太高明的藉口，“數學不行，想找人補一補。”

“你朋友……他現在的數學程度大概到哪裡？中學？高考？還是完全沒概念？”

陳sir搖頭：“他也沒說清楚。就知道數學不行，想找人補。”

林老師沒有馬上回答。她垂下眼，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

“我沒補過這種考試。”她說，“理論上可能和四校聯考的範圍差不多，但我不肯定。你有歷屆試卷嗎？有的話我看一下就知道大概方向。”

陳sir搖頭：“紀律部隊的歷屆試卷是保密的。有保密程式，不能外傳。”

“內部也沒有？”林老師問。

“拿不到。”陳sir說，“有保密程式。也不能知法犯法。”

林老師愣了一下：“我不知道。我以為跟考大學一樣，大綱是公開的。”

她停了一下。“沒有卷子，我不知道他考什麼。我只能把他可能考的所有內容全部補一遍，但這樣效率很低，你們上班也沒那麼多時間。”

她想了想，又補了一句：“或者你可以找找其他有對應考試的補習社。他們前幾年應該有派人去摸底、背試卷了。這種事又不是第一年才有的。”

陳sir端起紙杯喝了一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你是……想介紹生意給同行？”

林老師認真看着他，有幾縷碎髮垂在耳邊。“這是對學生負責。”

陳sir看了一眼手錶站起身。“我得走了。”

“陳sir，再見。”林老師說。

只見陳sir推開門，風夾着雨撲進來。忽然他又退了半步，“沒拿傘。”轉頭看了一眼門外變大的雨水。

林老師從櫃檯角落拿出一把黑色的折疊傘，遞過去。“先用着，你有空再還。”

陳sir接過傘，撐開，掂了掂。“謝謝，下次還你。”

他撐開傘，側身閃了出去。門關上，鈴鐺響了一聲。

林老師站在原地，低頭看着地上他濕漉漉的腳印——從門口一直延伸到櫃檯前。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拿拖把去擦。

三、約定

又過了大半個月。林老師以前的學生約她聚舊。她穿着白短袖配一條藍色牛仔半身裙，樣式十分簡單乾淨，襯得她皮膚很白，腳上是雙乾淨的小白鞋。頭髮沒有像平時那樣紮起來，而是鬆鬆披着，幾縷碎髮貼在耳後。

林老師推門進去，目光掃了一圈，茶餐廳不大，牆上的菜單用紅底白字寫着“招牌炒飯”、“乾炒牛河”、“凍檸茶”之類的字樣。電視機掛在天花板一角，正播着賽車，門口一排西點架，加上收銀台，只有五張桌子。兩個大嬸聊着菜市場的菜價。空氣裡混着叉燒的甜味和奶茶的澀味。

林老師先看見了卡座的楊陽——他正朝她揮手。他背着一個雙肩包，深藍色的，鼓鼓囊囊，像是裝了不少書。然後她的目光掠過角落，又看見了陳sir，他穿着便裝，深色外套搭在旁邊的椅子上，看起來比穿制服時放鬆一些。他一個人坐在那裡，面前的咖啡杯已經空了大半，手裡拿着一份報紙。

可能是注意到了視線，陳sir抬起頭，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微微點了一下頭。

林老師收回目光，走到楊陽對面坐下，卡座的紅色人造革座椅有些破皮，坐上去微微下陷。

“等很久了？”

“沒有沒有，剛到。”楊陽笑得有點靦腆，臉上還帶着學生氣。

林老師點了一杯熱奶茶和摩囉雞，看着他，語氣溫和：“我們應該有八年沒見了吧？”

“嗯，八年。”楊陽說，眼神亮晶晶，“林老師，你還是和以前一樣。”

林老師輕輕笑了一下，露出兩個酒窩。“你都長這麼大了，老師怎麼可能沒變？”

楊陽搖了搖頭。“真的沒變。”他說，“小學畢業旅行那次，我們拍了合照。那張照片我一直留着。”

林老師看着他，問：“大學讀什麼科？”

“法律。”楊陽說，“在澳大。”

“法律不好讀吧？”

“還好，就是要背的東西太多了。”楊陽說，頓了頓，又補了一句，“而且我發現，不單只要學法律，還得學葡文。”

林老師看了他一眼。“澳門就是這樣。公共行政、法律、葡文，鐵三角。”

楊陽也跟着笑了。“早知道高中就好好學葡文了，現在一邊背法條一邊記單詞，腦子不夠用。”

“慢慢來。”林老師說，“還早。”

“嗯。”楊陽點點頭，停了一下，忽然放下手裡的杯子，正了正坐姿。

“林老師，我今天來，其實是想問你一件事。”

“你說。”

“你還記不記得，小學的時候你跟我說過——”他一字一句地說，“你說，如果我考上大學，就讓我追你。”他看着林老師，眼睛亮亮的。“我考上澳大了，雖然還沒畢業……但我想問，那句話還作不作數？”

林老師手裡的水杯停在半空中。

這麼多年，她早已不記得對多少少年心事開過空頭支票，壓根沒放在心上。萬萬沒

料到，唯獨他牢牢記着，甚至輾轉透過學校，一步步找到了她。

她張了張嘴，腦子裡飛快地轉着。就在這時，她的目光不自覺地掃向角落——陳sir還坐在那裡，報紙翻到了另一頁，似乎沒有立刻要走的意思。

她幾乎沒有猶豫。

“你等一下。”她對楊陽說，語氣平靜，然後站起來，朝他走去。

陳sir抬起頭，看見她走過來，放下了報紙。

“陳sir。”她壓低聲音。

“怎麼了？”

“幫我一個忙。”林老師說，語氣比平時快了一點，“坐過來，跟我一起。就坐一下。”

陳sir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窗邊那個一臉茫然的年輕男孩。他沒有問為什麼，端起自己的咖啡杯，站起來，跟着她走了過去。

楊陽看見林老師回來，剛要開口，又看見她身後跟着一個穿深色外套的男人，愣了一下。

林老師沒有挽陳sir的手臂，也沒有靠得太近。她只是站到陳sir身邊，拉開椅子，示意他坐下。陳sir把咖啡放在桌上，坐了下來，沒有插嘴，只是安靜地坐在那裡。

“楊陽，”林老師坐下來，看着對面的男孩，語氣比剛才正式了一些，“陳警官是我喜歡的人。但他還沒答應。”

楊陽愣住了。

他看着陳sir，又看着林老師，臉上的表情從意外變成了某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憤怒，也不是難過，更像是一種疑惑的、不知

失措的失落。

“我知道了。”他低下頭，聲音很輕，“那……我不打擾了。林老師，謝謝你當年教我。”

他站起來，把雙肩包背好，看了林老師一眼，又看了陳sir一眼，然後轉身離開。走了幾步，沒有回頭。

咖啡店的門被推開，鈴鐺響了一聲，又關上。

林老師坐在那裡，沒有動。她看着對面那杯已經喝完的美式，杯壁上還掛着水珠。

“謝謝你。”她輕聲說，“剛才……不好意思。”

陳sir端起自己的咖啡喝了一口，語氣很平：“不客氣。”

不一會兒，餐送上來了，金黃的雞扒被切成一條條，兩個人沉默地坐了一會兒。

他每次見她，不是在補習社就是在警局，她永遠是白襯衫、黑色長褲、頭髮紮得一絲不苟，今天有點不一樣。

“之前每次見你都是白襯衫黑褲——是制服嗎？”

“不是，”林老師認真地吃着，“只是買的時候省事，穿的時候也不用想。”

過了一會兒，陳sir站起身，“謝謝你請客。”

林老師低頭看了一眼自己手裡的手機，她剛剛順手掃了桌上的二維碼，陳sir的單也被一起結了，他點了咖啡和雞肉三文治。“嗯。”

陳sir把外套搭在手臂上。“我先走了，下次我請你。”

她說：“下次見。”

幾天後的傍晚，補習社沒有學生，林老師

正在批改作業。窗外天色暗了下來，賭場的燈光開始亮起，隔着一條巷子，依然能感受到那片金色的存在。

門被推開，鈴鐺響了一聲。陳sir站在門口，沒有穿制服，深色外套的領口豎起來，像是從外面直接過來的。

“陳sir找我有事？”林老師抬頭看了他一眼，語氣平淡。

“等你。”他說。

林老師的手頓了一下。“稍等，我給你倒杯水。”她放下筆，起身去拿杯子。

“不用了。”陳sir說。他走進來，把門帶上，鈴鐺又響了一聲。他整個身子倚在簿櫃上，沉默了幾秒。

林老師今天還是穿着白襯衫，黑色長褲，頭髮紮成馬尾，沒有催他。

“剛才我在車裡坐了一會兒。”他開口，聲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語，“外面就是賭場。燈都亮着。”

林老師沒有接話。

“我在想，你每天下班，是不是都會看到那些燈。”

“看多了也就那樣。”她說。

短暫的沉默。

陳sir抬起頭，看着她。

“那天你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林老師沒有否認，也沒法否認，她只是看着他，等他說完。

“你說你喜歡我。”他的語氣很平，像在陳述一個事實，沒有追問，沒有試探，就是把它說出來，放在那裡。

林老師垂下眼，停了幾秒。

“那個人，”她說，“我拿他沒辦法。”

陳sir看了她一眼，沒有問“那個人”是誰。他換了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他頓了一下。“以後他再問你，你現在是不是還單身，你怎麼回答？”

補習社很安靜。外面隱約傳來賭場穿梭巴士的引擎聲，遠遠的，像隔了一層什麼。

林老師沉默了，然後她開口，聲音很輕，像是在對自己說：“我不知道。可能……我並不適合談戀愛。”她頓了頓。“如果是男女朋友，我有我的毛病。”

她的目光落在一旁的桌上，沒有看他。

“我爸當年被人做局，把家裡的鋪頭賭掉了。就在賭場。欠了一屁股債，人就跑了，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他在哪。我媽是個很要強的人，靠着保險金，在街坊的水果攤租了一個位子，賣水果把我和弟弟帶大。”

她停了一下。“我以前交過一個男朋友。他跟我說什麼我都信不了。只要他沒有兌現，我就不開心。”

她的聲音更低了一些，手指在膝蓋上輕輕蜷起，像是想攔住什麼，但沒有用力。她轉過頭，看着他。“我需要安全感。”手指蜷了一下，又鬆開。“最後還要被說太物質。”

她的目光從他身上移開了，低下去，落在桌面上，頭也微微垂下來，沒有說話，沒有笑。

“但其實……我什麼都沒有得到。”

補習社很安靜。窗外賭場的光落在桌面上，金色的，靜悄悄的。

陳sir沒有說話。他坐在那裡，手指擱在

膝蓋上，沒有動。

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聲音比平時輕了很多。“你說的這些，都不是你的錯。”

林老師沒有抬頭，也沒有回應。

陳sir沒有再說話。他沒有說“我不在乎”，沒有說“我會等你”，沒有說“你可以依賴我”。他只是把這句話放在那裡。

“我不是要你現在決定什麼。”他說，語氣很平，“我只是覺得……你可以想一想。不是因為我，是為了你自己。”

“那個補習的人，”她忽然說，“是你吧？”

陳sir看了她一眼，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說：“你猜。”

“晚安，林老師。”

林老師看了他一眼，沒有接話。

門關上了。夜風被擋在外面，補習社重新安靜下來。

林老師手指慢慢伸向腦後，解開髮圈，黑髮緩緩散落下來，垂在肩背。她用指尖輕輕按了按發緊的頭皮，像是想把剛才那些話、那些情緒，都一起揉散、按下去。

窗外，賭場的霓虹燈還在閃爍，金色的、紅色的、綠色的光落在空蕩蕩的街道上。她看了幾秒，然後熄燈，拉下鐵閘，鎖好。

陳sir的車還停在巷口。他坐在駕駛座上，沒有開走。車窗關着，看不清他的表情。引擎沒有發動。

看着溫溫柔柔的女人，做起拒絕來格外乾脆。沒有含糊，沒有猶豫，也不刻意傷人，直白又俐落，清清楚楚斷了對方所有的念想。

他只是在黑暗中坐着。

外面是五光十色的賭場。裡面是一個安靜的人。

過了很久，車燈才亮起來。

車子慢慢駛離，穿過那片霓虹，消失在夜裡。

巷子空了。路燈還亮着。

補習社裡，簿櫃上批改好的工作紙四周貼了一圈彩色索引貼。

四、抽屜

那天下午沒有課，林老師正在櫃檯整理下個月的教材。

門被推開，鈴鐺響了一聲。

芷妍的母親走進來，身後跟着芷妍。母親穿着一件簡單的白色T恤和卡其色的長褲，腳上一雙乾淨的白色運動鞋。她化了妝，但比往常淡了很多。

芷妍低着頭，手裡提着一個白色的小紙袋。

“林老師。”母親先開口，語氣有點不好意思。

“芷妍媽媽。”林老師放下手中的教材，站起來，“坐。今天不是上課日，怎麼突然過來了？”

母親在櫃檯前的椅子上坐下，芷妍站在她旁邊。

“是這樣的……”她頓了一下，“我換工作了。之前跟你提過。”

林老師點點頭，沒有接話。

“之前賭場那邊……福利是好，但時間太長了，顧不上妍妍。”母親的聲音很平，“現

在換了份文員，不用輪班了。薪水是少一點，但能陪她。”

她停了一下。

“所以我在想……芷妍的補習費，可能要先停一停。”她說得很慢，“不是因為你教得不好，真的。妍妍成績進步了很多，她也說你教得好——”

“停下來很正常。以芷妍現在的成績，自己維持一段時間沒有問題。”林老師打斷她，她停了一下，看着她：“我知道你做這個決定，一定也很不容易。”

說完林老師又看向芷妍，“而且……媽媽才是最好的老師。”

“謝謝你，林老師。”芷妍眼眶有點紅，但嘴角是往上揚的。

“那這個月的課還有兩堂沒上——”林老師拿出計算器。

“不用退了。”母親打斷她，“那兩堂就當……謝謝你一直以來對妍妍的照顧。”

林老師看了她一眼，沒有堅持。

“好。”她說。

短暫的沉默。

芷妍把手裡的白色小紙袋放到櫃檯上，推到林老師面前。

“林老師……這個送給你。”

“我和媽媽在八百伴挑的。”她的聲音很小，但很篤定，“我們挑了很久。”

母親在一旁笑了：“她自己選的，我就是負責付錢。一點小心意。”

芷妍抬起頭，看了林老師一眼。

“你說過你喜歡粉紅色。”她說，“這支你一定喜歡。”

林老師看着她。女孩的眼睛亮亮的，帶着一點緊張，一點期待。

她慢慢伸出手，把紙袋拿過來。低頭往裡看了一眼，又看了看芷妍。然後伸手進去，指尖用力，把那個細長的粉紅色盒子從紙袋裡抽了出來。盒蓋的邊緣描着一圈細細的金邊。

她撥開盒蓋。

裡面躺着一支鋼筆。粉色的筆身，中間有一圈金色的邊。那粉是很淡很柔的粉，像春天剛開的桃花，溫溫柔柔地躺在那裡。

林老師看着那支筆，嘴角輕輕彎了一下，露出一對淺淺的酒窩。

“謝謝妍妍，”她說，“老師很喜歡。”

“那林老師，我們先走了。”母親站起來，拉着芷妍的手。

“好。”林老師送她們到門口。

“謝謝你，林老師。”母親說。

“別說這些。”林老師說，“芷妍好，就行。”

芷妍回過頭，朝她揮了揮手：“老師再見。”

鈴鐺響了一聲，門關上。

林老師站在櫃檯前，低頭看着那個敞開的筆盒。她看了一會兒，才伸手蓋上。

芷妍沒有再回補習社。

學校的防騙宣講在一周後舉行。林老師事先不知道，是以前的學生微信告訴她的：“林老師，警察叔叔講網上那些騙人的事。原來真的有人會假裝生病要照片……好恐怖。”

她回了一句：“嗯。看到了別信，跟老師講。”

第二天，陳sir給她發了一條微信，很簡短：“學校那邊的宣講完成了。社工會繼續跟進芷妍。我們也在排查其他學校有沒有類似的情況，目前沒有發現新的受害者。”

林老師看了那條信息幾秒，打了兩個字：“收到。”

林老師偶爾從芷妍母親的朋友圈看到她——九宮格每一張都有她，發的是週末一家三口去長隆海洋王國，配文只有兩個字：“有空。”

後來有天晚上，林老師關店時發現門把手上掛着一個塑膠袋。

她拿下來，打開，裡面是那把黑色的折疊傘，卷得整整齊齊。

她拿着傘站了一會兒，然後走到櫃檯前，拉開抽屜，把它收好。

抽屜底部鋪着一層白紙，已經微微泛黃。右邊放着一包未拆封的衛生巾，旁邊是一個小小的透明圓桶，裡面裝滿了黑色的橡皮筋——那種最普通的綁頭髮的圈，是備給女學生紮頭髮用的。

左邊，是那粉色的盒子。

電影·詩

◎詩子

來世還作人

後來忽然想起卡夫卡
變形的文字
無定形的白雪花
一半落在借來的書頁上
“而我們就像雪地的樹幹
看起來浮浮的一推就倒”

後來修理手機
裡面半首難產的壞詩
卡卡的呼不走
趾頭上那蝸牛
卡卡的撫不平
頸椎中那隻有角的昆蟲
黑沙海灘上落下
紅膠凳一堆
卡卡的卡卡的扶不正
看起來歪歪的一吹就倒

後來的後來的來世
來世不過換湯不換藥
投胎假如有套餐
各種變形的選項
椅腳，腳趾，樹根
那般具象又抽象，甚麼跟甚麼
仍在一場又一場輪迴的噩夢中試圖
摭住一小撮
不屬於誰跟誰的土地

從前的今世
電影結束時，另一畝
熒幕裡
清醒的人在跳着
117步鬼步舞，唱着
煩惱本無根
願做一棵樹
一半在土裡安詳

富都青年

野貓不看人臉色
牠不識身份，是甚麼
牠與牠的世界從不分
國界與國界，算甚麼

而他，一隻街貓
跳不出隱形的圍牆
時刻警覺！準備
隨時 到處
閃 躲
閃躲——除了自己以外的
所有身份，都是借來的
契約，無一屬於自己

除了自己的名字，僅供別人呼喚
或呼喝。於無證可歪名之境

於無賽名可證之地，牆外
還有牆。瞧那一群
被丟生於人間，得主動
討活。偷生。又無以
無以離境無以掙脫
掙脫這座人間煉獄這幢露天牢房
或者
或者那一隻、兩隻、三隻
四隻過街老鼠都比他或她
這一群“它們”
竄得自由。

新活日常

作夢時作夢
刷牙時刷牙

剃鬚時，剃鬚
淋花時，淋花

洗刷時，洗洗刷刷
在公廁和公廁

洗刷時，洗刷洗刷
在澡堂，在自身，在自心

誰沒有過去。

下次是下次
現在是現在

下次是下次
現在，是現在

空房間

他倆存在
 以蝶的姿態
 窗簾，還未拉好
 或許是蓄意
 陽光不安份地張揚了一點
 又不止一點
 而影子隱藏了太多

泛白的地板上
 一雙蝶影油然
 起舞
 一雙目光在暗角
 起武

甜蜜疊加詭異
 無重的影子
 失重的肉身
 他倆存在
 以虛無的軀殼
 以確實的靈魂
 以錯生的真愛
 以假象或幻象之無限
 他倆，存在

房間如蛹
 他倆從頭到尾
 擁抱沉默。直至完成新的
 蛻變，直至
 存在的房間不再也不必再
 存在，直至
 化蝶

羊角鎮名醫傳

◎林澍

—

“小周。”葉醫生叫我，“你進來一下。”

我掐了煙。在羊角鎮人民醫院，住院醫師在走廊抽煙是不對的，但我是那種因為不對才去做的人。這大概跟我寫詩有關。寫詩這件事本身就不對，尤其在羊角鎮，一個人三十歲了還在寫詩，就像一頭牛學會了騎自行車，除了讓人發笑，沒有任何實際用處。

葉怡靜醫生，剛剛晉升了主任醫師職稱，辦公室仍很小，一張桌子，兩把椅子，牆上是排班表和一張泛黃的肺部解剖圖。她五十歲了，黑髮依舊盤得很緊。

“聽說你寫詩？”她說這話的語氣，像是在問“聽說你得過梅毒？”

我說：“隨便玩玩。”

“別謙虛，”她從抽屜裡拿出一份報紙，“我看了你在院報上發的那首《白大褂的褶皺》。寫得真好！”

我愣了一下。那首詩是我喝醉了寫的，大意是白大褂上的每道褶皺都是一條被耽誤的人生。院報編輯用它來填補版面，連我的名字都打錯了，“周釗”打成“周則”。

“您找我什麼事？”

她摘下眼鏡，用手指揉了揉鼻樑。這個動作很慢，慢得像是在做一次查體。

她說，想出一本書。

不是她一個人出，是和我合作。內容是羊角鎮名醫的自傳集，即口述歷史，相當於把鎮上那些著名老醫生的故事寫下來。她是資深內科醫生，認識的人多，門路廣，負責找人；而我，負責寫。至於錢——她說得很含糊，什麼“專案計畫”、“資金尚未釐清”，翻譯成人話就是：沒錢。

“這事情太有意義了！”她補充道，眼睛又掃過我，像X光，“你是年輕人，要有理想。”

我張了張嘴。我想說：我三十歲了，理想已瘦得像張胸片，黑白分明，沒有任何陰影。我每個月的工資剛好夠還房貸和買煙，我寫詩是因為寫詩不要錢，如果寫詩要付錢，我現在就去當會計。

……

我走出辦公室時，雨在下。走廊裡瀰漫著消毒液味道。我又點了根煙，想自己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寫詩的住院醫師，要給別人寫自傳，還是免費的。

答案很簡單：不好意思拒絕。

在羊角鎮，不好意思就是最好的鎖鏈。它比鐵鍊結實，比繩子柔軟，你戴著它走路，甚至能走出風度來。等到勒進肉裡，你才發現這東西取不下來了。

我想，這個項目要是真做成，書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羊角鎮名醫傳》，副標題是“一個最會寫詩的住院醫師，給一群最會治病的高級醫師寫的一堆沒人看的自傳”。這副標題只存在我心裡。

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像沒有盡頭的人生，像我答應的那個“好”字——一旦說出口，就再也收不回來了。

二

趙麗莎醫生住在一棟二層小樓裡，優雅得體。

趙老師——姑且這樣稱呼吧，在醫療界，德高望重或位高權重，或有點知名度，都被下級醫生和藥商稱為“老師”——八十多歲了，頭髮全白，但梳得一絲不苟，用一個黑色的髮夾別在腦後。她穿著一件藏青色對襟紗衣，一臉等待的微笑。

葉醫生介紹我：“這是小周，咱們醫院的住院醫師，會寫詩。”

趙老師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說：“寫詩的？寫詩好。我年輕時候也寫詩，寫的是‘面朝紅海，冬冷花照開’。現在不寫了，因為得了手腕關節炎。”

我掏出筆記本，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日期和趙麗莎的名字。趙老師不用我提問，她自己就開始了。

“我姓趙，趙匡胤的那個趙。有人跟我說過，說我家是南宋宗室後裔，我也沒去查，查也查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爺爺的爺爺那一輩，確實是從臨安遷出來的。遷出來做什麼？做醫生。我們趙家世代行醫，到我這裡是第七代。你信嗎？”

這一套在自傳裡頭叫做“家族淵源”。

她接著講在浙江讀醫學院，講她畢業那年正好趕上“文革”，講她被下放到農村，講她怎麼從一個浙江姑娘變成了赤腳醫生。她說這些的時候，語調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老病歷，不是沒感情，是感情太多了，多到只能壓成平調。

“一九六八年，我到了江西的羊角鎮。那時羊角鎮沒有醫院，只有一間衛生室，一張桌子，一個高壓鍋。高壓鍋不是用來煮飯的，是來消毒手術器械的。有一次高壓鍋炸了，鍋蓋飛到天花板上，把瓦都砸碎了兩片。我們一個護士當場就嚇哭了。我沒哭。不是因為勇敢，是因為我那時已沒淚水了。”

葉醫生在旁拍照，咔嚓咔嚓的聲音像啄木鳥啄樹。趙老師說到關鍵處，葉醫生就拍一張，拍完低頭看一眼，像是在檢查這棵樹有沒有被害蟲入侵。

我奮筆疾書，和時間、語速賽跑，字跡潦草到自己有時都看不明白，寫了整整十頁紙。趙老師越說越興奮，又說到改革開放，再說到她開診所，之後當西醫學會會長。她說她是羊角鎮第一個開診所的醫生，第一個買到X光機的私人診所……

採訪結束後，葉醫生跟我說：“下一個我約了李仕文副局長。”

李仕文，這名字我聽過。衛生局副局長，四十歲，比我大十歲。學醫出身，當過醫生，後來轉行政，一路提拔成了副局長。分管中醫、基層衛生，經常在電視上露面，講話喜歡用排比句。

我說：“李副局長才四十歲，而且他已不看病了，歸入‘名醫’系列，恐怕……”

“沒什麼可怕，”她打斷我，語氣底下不知道藏著什麼東西，“他是副局長！前程遠大，萬一以後……而且我們的書要出版，需要名人效應。你不能只寫老人。”

我聽懂了。聽懂了後就更鬱悶了。因為這書本來就沒資金支撐，現在還得套上權力。錢和權都折騰，那就只剩一樣東西：累。

晚上，我開始整理趙麗莎的口述。寫到一半時，手機響了，是葉醫生發來的微信。她傳來四五個鏈接，裡面是微信公眾號文章和網頁。

我打開一看，全是關於一個人的介紹——準確地說，是關於衛生局副局長李仕文的介紹：青年楷模，羊角鎮青年協會會長，十佳醫生，五一勞動獎章，擅長心臟手術，發表論文二百餘篇，多次赴省城進修，日理萬機。

葉醫生的文字消息只有一句話：“李副局長太忙，見不了面，你參考這些資料給他寫一篇自傳。”

我把手機扔到床上，看著窗外的路燈。路燈下飛著一群蛾子，拼命地撞向燈泡，撞

得劈里啪啦的。牠們大概以為那是月亮。

我覺得我就是這些蛾子。

三

我又花了一個晚上，把微信公眾號上關於李副局長的所有文章都讀了一遍。這些文章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在說同一件事，但用了不同的形容詞。有的說他“銳意進取”，有的說他“高瞻遠矚”，有的說他“心繫群眾”。我把這些形容詞拼在一起，加上一些語法結構，如“推進醫改”、“深入基層”、“靠前指揮”，就成了一篇自傳的開頭。

我寫得很快。不是因為我會寫，而是因為這些文章已替我寫好了。我只是把它們從第三人稱改成第一人稱，把“他”改成“我”，把“副局長”改成“我”，再把一些句子拖長一點，加上幾個感嘆號，一篇飽滿的自傳就出爐了。

自傳裡這樣說：“我來到衛生局的第一天，就看到了一份陳舊不堪的應急預案。我當即決定，必須徹底改革。……新冠疫情來襲時，我連續七十二小時沒有合眼，指揮全區醫護人員築起了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線。”

稿子發了過去。

第二天下午，葉醫生打來電話。

“小周，稿子我看了，”她的聲音像一根被折彎的鋼絲，繃得很緊，“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

“哪些地方？”

“嗯……總體來說，過於激情澎湃了。”

我愣了一下。激情澎湃？我寫的是一份簡歷，又不是情書。但葉醫生繼續說：“還

有，過於突出副局長在衛生局重建中的作用。你要知道，衛生局的重建是集體領導的結果，不能寫成個人的功勞。抗擊新冠的貢獻也要淡化，要突出團隊的協作。另外，行文缺乏一個青年領袖應有的語言風格和眼界視野。”

我聽到“青年領袖”四個字時，差點把手機掉地上。這詞太沉了，像一頂帽子，戴上去後脖子都直不起來。

“這是李局長的意見？”我問。

葉醫生沉默了一秒：“副局長秘書小陳審閱過的。小陳是中文系畢業的，很專業的。”

我改了一遍。發過去。第二天又打回來。葉醫生轉述小陳的意見：還是不夠穩重，語言太像文學了，不像一個行政領導的敘事風格。要有“大局觀”，要有“政治站位”。一遍一遍地改。到了第四遍，我發現，這哪裡是自傳，這分明是政府工作報告。

能約局長本人見一面，讓他親自“把把關”，這是必由之路。葉醫生千辛萬苦約到了時間，說局長週三中午一點有空，在辦公室等我們。

週二我值夜班，晚上收了三個病人，一個心衰，兩個肺炎，一夜沒睡。到週三中午時，我的眼睛像兩個被捏扁的乒乓球，看什麼都重影。但我還是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衣，出發。

衛生局的辦公樓在羊角鎮最寬的馬路旁邊。我們在一樓大廳等了四十分鐘，秘書小陳下來了。

小陳三十出頭，穿著白襯衫，頭髮抹了

髮膠，笑起來很像電視購物主持人。他跟我們握手，說：“您就是周醫生？稿子寫得真好，不愧是詩人。”他語氣的真誠，倒像塑膠花。

然後話鋒一轉：“不過呢，李局長看了後覺得，有幾個地方還可以再微調一下……”

就在小陳說到第十八個修改意見的時候，手機響了。他接起來，嗯了兩聲，然後對葉醫生說：“副局長臨時要去見鎮長，不能在大廳跟你們談了。他說可以在車上說話，讓他看看稿子。”

我們就匆匆上了車。那是一輛黑色商務車，駕駛座上有司機，副駕駛是小陳。我和葉醫生坐在中間一排，副局長坐在最後一排。我剛坐穩，車子就開動了。

李副局長長什麼樣，我依然無緣親眼看到。

“小周是吧？”他從最後一排探過頭來，遞給我一張紙條，“寫自傳呢，我有個思路，你按這個來。”

我接過去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寫著幾行字。字跡潦草得像心電圖，只認得最後一段說，寫未來展望，要有“情懷”。

“還有，我推薦一個人給你們，”李副局長補充道，“駱一道，羊角鎮醫院的外科專家。這個人你一定要寫。德高望重，技術精良。把他寫好了，你這本書就立住了。”

葉醫生在旁邊猛點頭：“駱老師是我們醫院的，我認識。老前輩了，口碑特別好。”

我心裡咯噔了一下。

四

我試過跟葉醫生講道理：“駱老師跟我們在同一家醫院，低頭不見抬頭見。我們給他寫了自傳，那麻醉科的林主任要不要寫？消化內科的王主任要不要寫？還有我們大內科的劉主任乃至院長呢？到時候人家嘴上不說，心裡一定在嫉妒。寫了一個，就得寫一百個。不寫，就得罪一個。”

葉醫生說：“我已經約了駱老師，明天下午三點，陶然居茶餐廳。”

這就是她的風格。她問你意見，不是真的問你意見，就像查房時問病人“今天感覺怎麼樣”，不管回答什麼，治療方案都早已開好了。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二十分鐘到了陶然居。這家餐廳在羊角鎮的商業街上，門口貼著“大眾點評五星好評”的貼紙，但五星已經褪成了兩星半，看起來像是被曬傷的臉。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點了一杯檸檬水，檸檬片沉在杯底，像是溺水的人放棄了掙扎。葉醫生說她晚點來。

我剛喝了一口，門就被推開了。

一個男人進來，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夾克，頭髮所剩無幾，但鬢角那裡露出來一圈白色，像是畫框沒包好邊。他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就笑了。

那笑容我見過。

若干年前，朱山鎮人民醫院的年度聚餐上，就是這個笑容，對著護士長說了一句“你這條裙子真有品位，就是領口開得太低了，讓我沒法專心吃飯”。全場哄笑。護士長那年五十二歲。

駱一道，我的朱山鎮同鄉。早些年，我們還沒到羊角鎮工作。

他然後湊近我，壓低聲音，眼睛左轉一下右轉一下：“你給我寫的時候，一定要突出我在羊角鎮做的開拓性工作。我來這裡三年，把外科微創手術成功率從百分之十提到了百分之四十。這個你要寫進去。”

我立馬掏出筆記本。

“還有，我以前在朱山鎮人民醫院的那些事，你一個字都不要提。”他補充道：“不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就是沒必要。過去了就過去了，人要向前看嘛。你在朱山也待過，你知道的，那地方，領導之間勾心鬥角，我這種直性子的人待不下去。”

我知道的，不止這些。老家的人說他帶了一個不是老婆的女人參加科室聚餐，所有人都看到了，像一盞移動的霓虹燈。他們還說，有一次醫院開幹部會議，他當著院長的面說“院長您上次跟衛生局劉科長吃飯的時候不是說……”，話沒說完就被旁邊的人踢了一腳。

有一年朱山鎮人民醫院年終聚餐，駱一道喝了兩杯白酒後，站起來敬酒，先說“感謝院長給我這個平台”，然後說“院長您上次腰椎間盤突出是我主刀的，您放心，技術絕對沒問題。”院長的臉色從紅變白，從白變青。

不知後來具體發生了什麼，反正他帶了個三十歲的女人轉投羊角鎮，比我晚一年。我看著面前這張臉，忽然覺得他很可憐。一個快六十歲的男人，就像一棟牆皮脫落的房子，外面刷了一層新漆，你走近了聞，底下的黴味還是壓不住。

五

葉醫生的車是一輛香檳色的豐田，後視鏡上掛著一個平安符。我坐在副駕駛，安全帶勒著我的胸口，像一根繃緊的琴弦。

“張委員，張毅力，你聽過吧？以前是婦產科醫生，後來從政，現在在政協。他的經歷很有代表性，棄醫從政，在我們羊角鎮衛生系統獨一無二。”

我頓住了。

去年秋天一次醫學會議上，有人引薦我認識張毅力。他穿著灰色的西裝，領帶繫得很緊。他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那寫詩的周醫生？了不起了不起。你的詩集我一直在找，能不能送我一本？”

我當時受寵若驚，趕緊說：“您太客氣了，我回頭就給您送來。”

互相加了微信。他的微信頭像是一朵蓮花，簽名是“不忘初心”。

一週後，我把我那本自費出版的詩集——《白大褂的褶皺》——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裡，興沖沖地去了政府行政大樓門口。我掏出手機準備給張委員發微信、報個到。

然後我發現，發不出去了。

螢幕上顯示：“對方已開啟好友驗證。您還不是他朋友。”

我盯著那行字半分鐘。它不是紅色的，但比紅色更刺眼。它的顏色是灰色的，像灰燼，像水泥，像張毅力那件西裝的顏色。

保安是個五十多歲的大叔，瞟了我一下：“你是哪個單位的？”

我說：“羊角鎮人民醫院的。”

“有什麼事？”

“送一本書給張毅力同志。”

“有預約嗎？”

……

保安又看了我一眼，這次眼神像看一個滋事的“上訪”者：“人家很忙的，不接受社會人士隨便見面。你要有要緊的事，先跟政協辦公室聯繫。”

我站在門口，牛皮紙信封在手裡越來越燙。最後我把它扔進了垃圾桶。不是扔詩，是扔那信封。詩是無辜的。

葉醫生的車子繼續前行，我陷入沉思。

她繼續往下說，越說越眉飛色舞，像一輛下坡的單車，剎車系統已壞了。

“小周，這本書呢，我打算找企業拉點贊助。羊角鎮有家醫療器械公司，老闆姓錢，跟我很熟。”

我說：“我最近要考主治。”

“缺時間？”她笑了，“我理解你們年輕人心氣高，但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義。你想想，多少年以後，羊角鎮的後輩醫生看到這本書，多麼自豪啊！這是歷史啊！”

車停在我住的社區門口。我解開安全帶，正準備下車，她忽然拉住我胳膊。

“我自己也想加入到書裡去。這樣，我把簡歷先給你過目一下，怎樣？”

雪的語法

◎戚錦柔

我的詩裡似乎一直在落雪：
風時常遷移，跑調的
夾在些許爽淨的杉木裡
拖著彗星的尾巴
嘶啞——
似飛馳而來那銀色雪橇；
拴起野犬一條：牠喜愛舔舐窗櫺之上
反光的詞語

鳥群停歇。
足跡在乳房遺下疤痕
又飛離
當堆疊的羽毛開始漫遊
裸露出兩座
雪砌的墓碑，閃耀
亂序的碑文

就這樣深埋其中。呼吸在
寂靜的馥郁裡
等待晨光
曬得周遭塌陷、又乾癟……將融未融
臨界的語態

我站立其中
吞吐癩腿的告白
然後感受風
以快速又迅猛的形式穿過胸脯

鳴笛而去

／文學萬花筒／

曾浩倫／王曉波／廖偉棠／霍超群／陳家朗



副刊版面與文學現場： 以《澳門日報·鏡海》首期“文學新方陣”為例

◎曾浩倫

站在《鏡海》前： “以副刊論副刊”的設想

談起當代澳門文學，很難繞過《澳門日報·鏡海》。1983年秦牧訪澳，其與李成俊、李鵬翥等報界大家，認為澳門值得有一份純文藝副刊，《鏡海》遂在同年六月下旬登場。越有意義的文壇佳話，越不該只被機械地再三複述，我於是嘗試以之對照一下自己是如何認識《鏡海》。大概是初三時喜歡寫作，老師鼓勵我先從比賽累積經驗，說日後若真有心，就把目標放在《鏡海》。這樣的師生瑣談與文學史論述相去雖遠，但或許仍可用來照見，一代代澳門人在承傳著怎樣的《鏡海》記憶——認同它是文壇試金石，會借這名字來對下一代寄予期望。

但從文壇佳話到代際記憶，依然只是走到《鏡海》的門口。若要理解它如何參與文學生產，始終要回到副刊本身：從版面出發，以副刊論副刊。作為一週一期、一期一版的文藝副刊，《鏡海》的有限版面迫使不同文類——詩、散文、評論、文訊——彼此緊密並置，讀者往往在同一視線範圍內面對風格與語調迥異的文本。這種並置本身已是一種意

義建構的方式：它調節閱讀節奏，影響文本的解讀，甚至可能產生作者當初未必預期的呼應或張力。在這樣的思路下，本文將把焦點重置於版面本身，考察《鏡海》如何在有限空間內安排文本的“相遇”，並由此觀察這個文學現場中出現了哪些對話的可能，使我們得以從細節出發，重新趨近澳門文學的面貌。

走進《鏡海》中： 以第一期“文學新方陣”特輯為焦點

2025年7月，《鏡海》開闢了一個名為“文學新方陣——澳門新銳作者系列”的特輯，定期刊出，在原本較為寬鬆的來稿佈局中，形成了一種明確的節奏與重心。儘管這並非《鏡海》首次推出新作者特輯，但上次的“文學新氣象”已是2013至2017年的事；時隔多年，“文學新方陣”的出現可視為2020年代《鏡海》一次具標誌性的編輯策略，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鏡海》版面邏輯的切入口。

第一期的“文學新方陣”在2025年7月

23日首次刊出，向讀者介紹近年獲獎甚多、活躍於本澳各大文學社團的“零零後”詩人甘遠來。從版面佈局來看，“文學新方陣”位居上半版，視覺上最有引領作用的左上方是編者按語，然後左中右三欄，依序是甘遠來的肖像和自述、詩歌作品及資深作家點評。下半版從左至右，則是廣東知名音樂家陳遠的回憶書寫〈這面鏡子在寬慰我〉，以及廣東女詩人鄭玉彬的〈再讀張愛玲〉。在這樣的版面配置下，我們的注意力可先集中在“文學新方陣”本身的呈現方式，再放寬視野，觀察它與下半版文章並置後所生成的閱讀效果。

版面左上方的編輯按語如是說：“澳門文學新生力量蓄勢多年，為發掘新銳的文壇力量，推動澳門文學發展，本版特開設新欄目‘文學新方陣——澳門新銳作者系列’，每月向讀者推介一位青年作者，並由資深作家品評其作品。無論褒貶，旨在交流，促進創作。”這裡重要的是，一方面延續了澳門文學創作的兼容並蓄的風尚，強調鼓勵後進，而非對文類或題材作出規範；另一方面，“無論褒貶”四字亦為文學批評預留了空間，使評論得以從單向的肯定與鼓勵，轉向較為客觀、著重技法與文本細節的討論。當然，更重要的是參與的新作家和資深作家如何實踐出這樣的設想。

甘遠來給“文學新方陣”交出了組詩《澳門街頭組曲》，以華士古達嘉馬花園、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情人街與戀愛巷等具辨識度的澳門地景入詩。即使在編者按語中看不出對澳門文學題材的設想，但在一份銷量大、讀者群眾遠超文學圈子的報紙副刊中，讀者

往往對澳門文學帶著一定的記憶和期許，而地景書寫正是最直觀、亦最容易被辨認為“本地文學”的一種形式。當然，關鍵並不在於是否書寫地景，而在於如何書寫和評論。黃禮孩在評論中指出，〈澳門街頭組曲〉並未停留於街景的描摹，而是嘗試進行在地文化的觀察與思考，透過個體生命經驗切入城市肌理；同時亦毫不迴避語言層面的具體問題，例如連接詞的冗餘、段落節奏的鬆散，認為若能進一步壓縮語言，詩中所蘊含的哲思反而能更有力度地浮現。

這類不以道德勸勉或印象評價為主的評論，一方面為作者提供了較為具體而可參照的回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鏡海》將新作家作品與資深作者的評論放在同一版面之中，令作品不只作為單獨的創作成果被閱讀，而是同時置於一個可被討論、可被回應的文學語境之內。這樣的呈現方式，使澳門文學在公共閱讀中，逐漸顯露出從題材辨識走向技法層面討論的可能。

相遇於《鏡海》：

“文學新方陣”與周邊文本的對話

聚焦於“新方陣”的呈現方式，可以看到新作家作品與資深評論之間形成的互動，也隱約感受到澳門文學評論逐步走向較為技術化的取徑。然而，副刊研究向來提醒我們，版面並非只由單一欄目構成；插圖、資訊性文字，以至不同欄目與文章之間的並置，同樣可能參與意義的生成。因此，本文更感興趣的問題其實是：“文學新方陣”中刊出新作家

肖像的用意何在？其中側重語言與技法的評論，是否已構成一種相對穩定的評論取向？這些問題不可能單從“新方陣”來得到解答，我們更需要把這個欄目放回整個版面之中，與其他作品一併閱讀，逐步展開思考。

下半版分為左右兩欄。左欄篇幅較大，約佔三份二，刊登廣東音樂家陳遠的〈這面鏡子在寬慰我〉，以一張附有父親題字的舊照片為核心，回溯一段跨越半世紀的記憶：七十年代追隨名師學習小提琴，演奏獲得肯定後請友人攝下持琴的身影，再揀選一句普希金詩句“我就像在鏡子裡面看見我自己，不過，這面鏡子在寬慰我”，請父親題寫於照片上，本意是紀念與拍照者的友情。多年後，陳遠重睹此照，遍尋《普希金抒情詩集》，希望找到刊載該詩句的版本，卻始終未果。文章以這份尋而不得的空缺作結，並附上當年這幀承載師生、朋友與父子等多重關係的老照片。

尤堪細味的是，這幀舊照在整個版面中大約位於右下方，與左上方“新方陣”中新作家的肖像形成一種視覺上的平衡與對望。新作家的肖像本有推廣與宣傳的功能，在舊照片及其故事的襯托下，讀者很容易不自覺地生出比較：在影像生產與傳播變得極為便利的當下，即時記錄是否遠多於情感積澱？然而再進一步看，新與舊的對照其實亦在提醒讀者：今日的新銳終將成為明日的前輩，肖像的意義與其由當下的作者自述填滿，毋寧在更長的時間中逐步圓潤；留下此刻的影像，本身便是日後回望與承傳的前提。換個角度，對陳遠這篇文章來說，“新方陣”的肖像和文字也悄然調整了它的閱讀可能。陳遠的音樂

散文已結集成《難捨難離》、《追憶與思念之歌》等單行本，但讀者從單行本體會的往往是作者自身連續的、內聚的生命歷程；放在副刊版面，跟“新方陣”互相觀看，這類個人記憶則可擴充成新銳創作者成長想像的參照。從這個意義上說，舊照片為“新方陣”的肖像補上了歲月的厚度，而“新方陣”的存在也讓原本屬於個人記憶的書寫，在版面中轉化為一種可與他者對讀的經驗。

該期《鏡海》右下方、亦即版面的最後位置，刊登的是廣東女詩人鄭玉彬的〈再讀張愛玲〉。這是一篇帶有評論性質的閱讀隨筆，從版面配置看，恰好位於“文學新方陣”中黃禮孩評論的正下方，在讀者觀感上形成了一組評論方式的對照。文章不從技法分析入手，反而從自身的見聞和感悟出發，感嘆以張愛玲為代表的女作家往往能以睿智佈局人物命途，現實人生卻終究陷入迷霧。這種以感性出發的閱讀方式，與“新方陣”中黃禮孩從在地文化與語言技法等角度評析甘遠來詩作，取徑明顯不同。但誠如感性不是非理性，感性與理性本無優劣之別，我們不必因為技法導向的評論對文學發展的推進作用而排斥這類感性的評論；只需要以事論事，知道這類感受式評論的關鍵，往往在於作者如何處理自我的介入與抽離，所謂的顯隱二法。全文大部分篇幅，作者都刻意跟張愛玲、女作家保持一定的觀望距離，在最後很短的結段才引入“我”，反問自己是否也如這些女作家一樣在寫作與現實的割裂中感到撕扯，但卻未給出答案，僅以一句“百年後無我也無他”作結。這個身份未被指認的“他”，恰好是作者

表達自我的制高點，曇花一現，轉瞬退場，顯示出一種節制而不侷促的姿態。

這篇閱讀隨筆與“新方陣”中偏向技法分析的評論並置同一版面，未必意在互相競逐或樹立唯一標準，反而更像是讓不同評論方式同時被看見。透過上下位置的安排，讀者自然能感受到兩種取徑之間的差異與張力：一種回到寫作技法與文化脈絡，討論作品如何成立；另一種則容許閱讀者帶著自身經驗進入文本，承認時間與人生位置對文學理解的影響。回到澳門文學當下的發展語境，前者無疑具有提高創作水平、讓本地文學接軌更大範圍文學的實際效能，但在報紙副刊這類面向廣泛群眾的公共場域中，後者的存在，亦有助拉近文學與大眾之間的情感距離。至於技法導向、帶研究性質的評論，在副刊條件下如何能持續深化，又可能遇上哪些現實層面的限制，恐怕還要更長時間的觀察與討論了。

走出《鏡海》後： 副刊版面與澳門文學的閱讀路徑

報紙副刊可以比喻成文學的拼盤、作家的花園，而《澳門日報·鏡海》在澳門文學的發展脈絡中，更被視為文學的發祥地、橋頭堡以至新晉作家的試金石，但這些說法都未足以讓我們理解《鏡海》對文學生產的意義。本文因此嘗試以“以副刊論副刊”的角度，暫時擱置宏觀的評價，回到具體版面，對2025年第一期“文學新方陣”特輯所屬版面進行一次個案分析，討論了《鏡海》如

何在有限空間內安排文本的並置與對讀。歸根究底，《鏡海》的意義或許不只在於“刊登了甚麼作品”，而更在於它如何透過版面安排，讓不同文學取徑在同一閱讀空間中共存——既容納技法導向、具砥礪作用的評論，也保留感受性閱讀的位置；既推介新銳作者，也讓舊照舊人成為可被參照的對象。這種編排未必提供清晰的答案，卻為讀者保留了思考、比較與重新定位自身閱讀位置的餘地。當然，單一期副刊的分析不足以對《鏡海》整體的編輯策略作出定論。本文所能做的，只是從一個具體例子出發，提出一條理解澳門文學生產的路徑。腳比路長，真正重要的，在於日後是否有更多同道，能持續關注《鏡海》的版面變化與評論實踐，甚或把視線投向其他報紙副刊的文學出版，一同拓展我們對澳門文學的理解方式。



“紅燈沒有回答”： 存在主義回響——評陸奧雷詩歌《小念頭》

◎王曉波

詩人陸奧雷的《小念頭》，是一首寫給都市失眠者的孤獨寓言。詩歌以“失眠夜”為背景，將宏大的宇宙物理概念與微觀的個人情感體驗並置，在現實與超現實的交錯中，勾勒出現代都市人內心深處的情感圖景。整首詩情感節制而張力十足，彷彿一場深夜裡獨自上演的默劇，雖名為“小念頭”，卻激盪著揮之不去的深情回響。此詩載《創世紀》詩雜誌季刊2026年3月（總第226期），全詩如下：

迎面吹來的想念沒有留下痕跡
言不由衷的浪花掩埋海的沉默
獨行在此城的夜裡
所有的路燈都像有了眼睛
葉子在搖動
我對樹說我想你
交通燈轉綠
你要向我走來
斑馬線在腳下
所有經過的樂福鞋都像你
一閃一閃切換

記憶和眼前
我對所有的背影說我想你
沒人回頭轉身
紅燈沒有回答
眾生皆似過路人
像微塵消散在時間裡
量子繼續糾纏
宇宙繼續混亂
在浩瀚無邊的天際中
你的名字
仍在放大
(2025.12.6失眠夜)

詩歌開篇以“迎面吹來的想念沒有留下痕跡”奠定基調——想念如風，無形無跡，這是典型的現代性孤獨體驗。詩歌語言細膩，意象流轉自然，從“海的沉默”到“宇宙的混亂”，詩人將思念這一古老命題置於現代都市的語境下進行審視，既寫出了相思之苦的普遍性，又賦予了其獨特的時代質感。

詩歌的核心張力，集中體現在對交通燈

變幻的捕捉與心理投射的落差上。詩人先寫“交通燈轉綠／你要向我走來”，這是一個極具欺騙性的溫暖幻覺。綠燈，作為通行的信號，在詩人主觀的視界裡被誤讀為情感疏通的契機，那一瞬間，他堅信等待的人即將出現。然而，現實迅速切換——“斑馬線在腳下／所有經過的樂福鞋都像你”。這一轉折殘酷而決絕，詩人沒有等來“你”，卻等來了無數陌生的背影。

緊接著，“我對所有的背影說我想你／沒人回頭轉身／紅燈沒有回答／眾生皆似過路人”這四句詩構建了一個典型的“荒誕劇場”場景，也是現代城市最經典的情感失語場景。這一節，是全詩哲思的錨點，極其精準地解構了現代人在城市叢林中的情感困境。

“我對所有的背影說我想你”展現了一種極致的深情與幻覺。在詩人的筆下，思念已經超越了具體的對象，泛化為對世界的投射。詩人試圖在陌生的城市中尋找熟悉的慰藉，試圖用群體的“背影”填補個體的“缺席”。然而，“沒人回頭轉身”瞬間打破了前一句構建的幻覺。這裡有一種強烈的荒誕感，恰如卡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所揭示的：人懷著對意義和回應的渴望走向世界，世界卻報以冷漠的沉默。所有的背影都只是過客，他們承載不了詩人沉甸甸的思念。

“紅燈沒有回答”一句尤為精彩。從滿懷希冀的“綠燈”到冷若冰霜的“紅燈”，不僅僅是信號燈的機械切換，更是詩人內心從“熱望”跌落至“絕望”的過程。詩人向紅燈發問，實則是在向這座城市的規則與秩序尋求某種情感正義或宿命的指引，但“紅燈

沒有回答”，它只是機械地執行著停止的指令。紅燈的無聲，向詩人展示了個體在龐大城市機器面前的渺小與失語。

最後，“眾生皆似過路人”將這種孤獨感推向了頂峰。這不僅是空間上的擦肩而過，更是時間上的永恆錯失。在詩人眼中，眾生皆是微塵，都在時間的洪流中匆匆而過。這句詩不僅是對眼前景象的描摹，更是一種存在主義的歎息。在失眠的夜裡，詩人看透了人際關係的偶然性與短暫性，所有的相遇最終都指向別離。

然而，詩歌並未止步於虛無。結尾處，“量子繼續糾纏／宇宙繼續混亂／在浩瀚無邊的天際中／你的名字／仍在放大”。詩人借用物理學的概念，在微觀與宏觀之間找到了情感的昇華。即便眾生皆是過客，即便紅燈沉默不語，但那個名字依然在宇宙中回響。

陸奧雷的《小念頭》以細膩的筆觸和深邃的哲思，完成了一次對思念的深度解構。特別是對“綠燈”希冀與“紅燈”沉默的書寫，不僅寫出了都市人的孤獨與疏離，更在冷漠的現實中確認了情感的價值。他書寫了現代人最根本的孤獨：我們活在人群中，卻無法被看見；我們發出呼喚，卻得不到回應。紅燈不語，眾生匆匆，唯有思念者立在原地，對著無數背影重複那句無人聽見的“我想你”。這種孤獨不是浪漫主義的感傷，而是存在本身的底色。正如詩人所言，在“浩瀚無邊的天際中”，一個名字的放大，已是抵抗虛無的全部力量。

2026年3月11日黃昏，於中山

群菇起舞，跳菩薩蠻——評袁紹珊詩集《普波威》

◎廖偉棠

編者按：本文原刊於2026年4月4日《聯合報》。

我曾經反駁阿多諾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必須野蠻。因為“文明”露出了它偽善的面目，因為禮失求諸野。

後來我有所修正，“禮”重要嗎？如果野自得其樂、自得其所？

那是因為我讀了一本名為《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論資本主義廢墟中生命的可能性》的啓示錄式著作，之後又讀了袁紹珊的《普波威》，後者某種程度是對前者的詩性補充。袁紹珊自己也說：“Puhpowee（音譯為“普波威”）一詞，源自北美原住民的波塔瓦托米語（Potawatomi），意‘讓蘑菇一夜之間破土而出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我的想像裡，就跟宮崎駿《龍貓》裡那個月夜，大小龍貓帶領五月姊妹圍著種子跳舞引導它們和她們生長的力量相若。

也可以說，這是野蠻的力量，我說的野蠻——可以拆分為野火，與菩薩蠻，在這本妖嬈多姿的詩集面前，前者是它的洶湧與鮮明的愛恨，自不待言；後者是它的寬廣與豐饒的樂感。

就從後者說起吧。菩薩蠻，詞牌名。本為唐朝教坊曲，《宋史·樂志》稱為“女弟子舞隊名”。據蘇鄂《杜陽雜編》稱：唐宣宗大中年間，女蠻國遣使者進貢，她們身上披掛着珠寶，梳着高高的髮髻，號稱菩薩蠻隊，當時教坊因此製成《菩薩蠻曲》。此為一解，而此解頗為切合袁紹珊，她來自“南蠻”之地澳門，澳門在中原視野裡的確又是珠寶披滿的銷金窟，但這些不重要，關鍵是她自帶一支女蠻舞隊、一個樂團。

非如此不可形容《普波威》的琳琅滿目，文字之舞固然是炫技般精彩，有趣的是配樂也是蠻樂——相對於詩歌大師們追求的交響樂——她非常Jazz。

必須一提我最喜歡的《新奧爾良初夏》，自從我第一次在鴻鴻編選的《爵士詩選》讀到它，我就意識到這是一首傑作，之後曾多次在講授詩之音樂性的課堂以及學術研討會分享這首詩作為範例。它通篇形式、無論視覺還是節奏都在和一支爵士樂小號呼應和鳴，尤其是後者的三個按鈕。又始終把對音樂的

感悟導向人生的幡然醒悟：

……在耶利哥城牆，在南方莊園，在東方
拉斯維加斯廣場，
生活留給我三個逃生按鈕——
以蒼茫。
以訕笑。
以輕蔑。

這種醒悟是強悍的，一如新奧爾良爵士樂從白人藝術中的崛起與決裂，詩人展示了自己對世俗限制（所謂“名疆利鎖”）的不服和因此衍生的脫逃的智慧——其實這也是這本詩集的潛台詞，它也許來源於詩人的現實遭遇，也可能就是詩人本性。

這首詩一如這本詩集大多數詩，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形式特色，那就是通篇押韻。更有意思的是，如果細察其韻，用詩人的母語讀之，會發現有的韻只能用粵語押上。比如此詩這一段：

空氣夾雜菊苣、烏龜湯與玉米泥，
大地給予颶風、棉花與秋葵，
人們報以即興、弱音器
與自由發揮。

“泥”、“葵”、“揮”三個字在普通話語音和粵語音裡的微妙流變，中間在“弱音器”初稍一停頓轉折，也像極了爵士樂過門的委婉、漸弱然後突然爆發。這種演練在詩集裡比比皆是，如《蝸牛湯》的結尾：

蒜香烤蝸牛配時蔬；
午夜敞篷馬車的紅絲絨座；
床上毛巾扭成對的天鵝；
處理發芽馬鈴薯的家政課；
帶孩子去有硬邦邦

蠟製食物模型的餐廳吃天婦羅。
她神志清醒地嗑這碗愛情靈藥，
在硬殼中使勁挖軟弱。

“蔬”、“鵝”、“座”、“課”、“羅”在粵語中趁韻而下，用普通話呢？則跳躍式押韻：“座”、“羅”、“弱”。兩者交叉而過，固然不同母語的讀者可以各取所需，但當它們相混，則如野炊亂燉，恰好克服了一韻到底可能會帶來的油滑感。

韻律是爵士樂裡響亮的小號，而袁紹珊詩還有一種輕盈的嘲諷，則像爵士樂的鼓點均勻散佈——這種輕諷灑滿詩所觸及的人間喧囂，間或甚至涉及神，其實還是反諷人間，如《溼壁畫》所見：

祂說要有光
我們鑿壁偷光
祂說有雨，有火
是時候去超市囤貨
……

明天吧，明天的世界將繼續野蠻
環保的祂說謝絕花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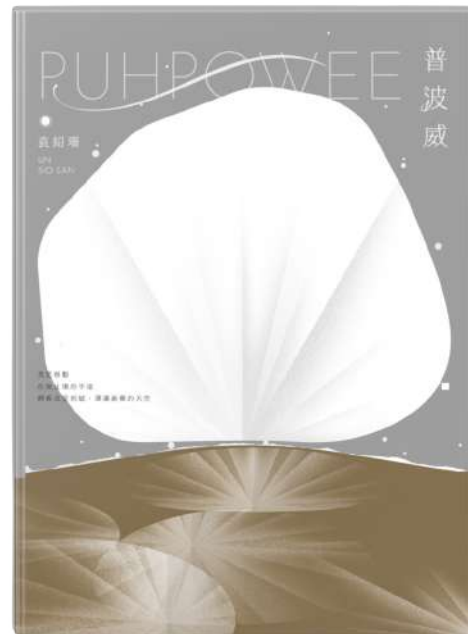
這種詩是野蠻的、但又是野蠻的相反，是關於末日的優雅說法，又是回贈索多瑪的洪水猛獸。且模仿她的《衍生品》裡的拆字法做一個隱喻：這裡面的袁紹珊，“紹珊”二字，一手拿刀一手拿絲綢，一手拿玉一手拿書冊，像再生的八臂哪吒，像我們迎面而來——我說再生，當然是相對於之前那個文明詩人，以蓮藕和蓮花種種組合再生的哪吒，源於野，超於野，無以名狀地屬於自由的未來。

這種小長詩尤能讓哪吒施展拳腳，所以我們能在《野蠻便利店》讀出屬於她的《噫

叫》(Howl)，在《板塊移動》裡讀出她的《普魯弗洛克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甚至在《時間皺褶與空間皺褶的小男孩和胖子》中讀到她的《比薩詩章》，可惜淺嘗輒止。

不要被詩集腰封標榜的“新田園詩”騙了，自古以來田園詩都是在書寫胸中幽壑，遠如陶淵明，近如元、清朝的遺民詩人，都是在“世變”之際寄情山水田園，種桑笑槐。詩集前半的爵士樂過渡到後半的東方藝術後現代索隱，兩者相加竟然有元曲嬉笑怒罵的氣焰，一如那首《夜市寂寞道場》，是一個人的破地獄，超度資本主義廢墟和不管什麼主義都有的人心瘡痍。

蘑菇一夜之間破土而出之後，會是什麼？是惹味的舞茸，甚或有毒的亮麗菌？對於詩，都是好事，還不妨試試如麥角菌呼風喚雨地製造一場精神巫術，背叛到底？——那也是我對《普波威》之後的詩的另一種期待。



書名：《普波威》
著者：袁紹珊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出版年份：2025年

她們在彼此身上浮起——讀李懿《上升的島嶼》

◎霍超群

“一個人在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時也贊成（或同意）了他人的存在。友誼就是這樣的瞬間。”¹ 讀李懿的《上升的島嶼》時，阿甘本這句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順著他的闡釋，友誼並不是一種可被清楚界定、穩固佔有的關係，而更像一種“生命共感”的狀態：我在自己身上活著，也在另一個人身上活著；我們互為見證，因此既獲得某種快樂，也永遠保留著未完成的餘地。

想到這些話，並不是因為李懿寫出了一段盪氣迴腸的女性友誼，而是因為她嘗試描摹一種複雜的女性聯盟：它既非建立於血緣之上，人物之間也不同齡，甚至未必親密；它誕生於女性對共同處境的辨認，誕生於對性別壓迫的共同承受與承擔。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星期六評論》曾一本正經地追問：女性之間，是否可能建立真正的友誼？這個問題初看似乎有些荒謬，卻並未真正過時。直到今

天，電影和電視仍熱衷於展示年輕女性之間的拉幫結派，互設藩籬，彷彿女人一旦聚在一起，就註定是算計、嫉妒和內耗。正是這種沿襲已久的性別陳規，長久壓低了女性作為朋友、盟友與見證者的價值。也因此，李懿這部新作，值得另眼相看。

在本書後記中，李懿頗為聰明地將“女性友誼”這一線索暫時掩藏起來，轉而以自我評述的方式重新標示小說的主旨，彷彿有意把讀者引回那曖昧而熟悉的海派文學脈絡之中：“我嘗試在《上升的島嶼》裡，去尋找這樣一位女性：她是一個普通人，有著普通的工作、普通的婚姻、普通的丈夫和普通的女兒。她很寂寞，但那是尋常的寂寞；她渴望改變，卻將乏味的婚外情，看作是重獲新生的契機——當然，在滿是情慾與利益糾葛的關係裡，她並不能真正得到些甚麼。”

這篇小文也不妨由此出發，沿著李懿設

¹ [意]吉奧喬·阿甘本：《友誼是生命的共感》，王立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6年版，第1頁。

下的路標，看看這個被她“尋找”出來的女性，究竟如何普通，怎樣寂寞。

小說甫一開頭，李懿便不動聲色地為女主人公林惠文織起一張密不透風的網，讓她在“尋常”的生活裡感到窒息。之所以說這張網是“不動聲色”地織成的，是因為小說竟從搭巴士寫起。對上班族而言，恐怕沒有比這更平淡的日常了。在這樣一個日復一日、持續流動的空間裡，戲劇性的衝突似乎無從發生。下車之後，林惠文又走進超市。也正是在這裡，我們開始真切看見李懿如何書寫林惠文。她寫林惠文“那樣專注，如同是在參觀博物館的展廳”——這本是一種近乎審美化的描述；緊接著，卻又補上一句：逛超市不過是“她打發時間的方式”。一個人要靠“專注”來打發時間，這本身便已偏離了日常生活的邏輯，也正是在這一絲不易察覺的偏移裡，林惠文生活的裂縫悄然露了出來。而後，李懿又寫她“緊緊摟住許多東西……‘自動駕駛’一般，夢遊似地進行採購”。矛盾於是進一步浮現：是甚麼樣的肌肉記憶，能把購物練到“自動駕駛”的地步？在這些看似平淡、實則帶刺的細節裡，重複性勞動與照料責任背後暗暗積蓄的崩裂感，隱約可見。

林惠文所居住的“家”，也不是溫馨之所。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李懿在其中注入的一層幽暗、近乎墓園式的感覺。且看：

一整棟樓，不剩下幾個居民——每每於深夜歸家，行過無聲息的狹長走道時，惠文總覺得自己踏入了荒塚深處。埋在水泥牆裡的水管，平日裡嗡嗡地發響，聲音竟似從泥土深處一路上行、直直衝向了樓頂天台。

這類死亡意象，在小說中並不止此一處：

飯桌上，三人照舊不說話。電視機播放新聞頻道，淪為一家三口的註解和旁白。胡蘿蔔切太厚，油裡滾、火上煎，芯子還是硬的，可父親、女兒都沒甚麼反應，一點點啃食，清脆的咔嚓聲，像是在吃長長的人骨。

下班後，惠文快速回家拿了套換洗衣物，做賊一般，動作靜悄悄的。無人的屋子，一切家具、擺設、牆上的掛畫、地上的手工毯，都像是陵墓裡的陪葬品，像是已經死去太久的物件。

荒塚、人骨、陪葬品——李懿反覆召喚這些意象，幾乎把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寫成了一種介於活著與死去之間的存在狀態。這不是戲劇性的災難，也不是劇烈的痛苦；相反，它更像一種慢性的、持續的、無聲滲入身體與感官的窒息感。李懿寫林惠文的困局，頗見功力。

面對這樣的生活，讀者自然會好奇：她的丈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有意思的是，李懿在寫馮國強初次出場時，明顯少了前文鋪寫林惠文時那種層層遞進的耐心。不足兩

千字，他那因愛面子與偽體面而衍生的種種惡習，幾乎已被抖落殆盡。若從敘事節奏看，這樣的寫法未免顯得有些急躁；但若放在林惠文的視角下來理解，它又未必不成立。作者急於讓讀者明白這個男人之糟，於是採取近乎“集中揭短”的寫法，將他的怯懦、虛偽與窩裡橫密密鋪開。李懿鮮明的女性視角就此崢嶸——她是在替林惠文翻舊賬！正因為敘述並不中立，而是深深浸透了林惠文對丈夫經年累月的厭煩、識破與冷眼回望，他後續風流成性、毫無家庭觀念的醜陋面目，也就不是甚麼突兀的情節，而更像是這種人物底色的順勢展開。

林惠文身處這樣的家庭、這樣的丈夫——甚至還要面對一個因青春期而日漸封閉的女兒——自然得不到多少體貼與理解。於是，正如前文所說，藉由那些交錯出現的死亡意象，李懿其實是在告訴讀者：林惠文在這樣的生活裡，已經某種程度上“死”去了。可是，她畢竟還存有求生的本能。於是，李懿給了她一段婚外情，作為她的假性出口。

在林惠文與劉昌明的情感／情慾互動中，我們能清楚感受到李懿對男女關係那種近乎啼笑皆非的嘲弄。且看這一段：

他早已不是為愛瘋狂的毛頭小子，她也不再是個被愛俘虜的癡情小姑娘。但在那一刻，兩人卻被迫要扮演起這樣的角色。

他們尋了個四下無人的長椅坐下，惠文緊緊偎依在昌明懷中，眯起眼睛，盡量不去細聽他幾乎精神錯亂的喃喃自語……她既感到一種有傷尊嚴的滑稽，卻同樣因這錯位的深情而動容。她翹班，就因為這人到中年的情夫，為試圖克服中年危機的痛苦，而在陽光下向情婦陳述自己心中仍存在著許多的愛。這樣的事情，是打破常態的，是攪亂日常生活的，可若她不希望常態被打破、日常生活被攪亂，她又何苦和這個男人泡在一起呢？

這段寫得很妙。它一面保留了婚外情敘事中那種“常態被打破”的刺激與悸動，一面又不斷拆穿這種悸動背後的廉價、錯位與自我表演。兩個早已過了為愛發瘋年紀的人，偏偏還要勉強扮演一對為愛失序的男女。其中固然有一點真情流露，卻也始終浮著一層濃得化不開的滑稽感。這種滑稽感，正是李懿筆下男女關係最耐人尋味之處：人明明身在戲中，卻又對這齣戲的陳腔濫調心知肚明，於是情動之中總夾著一點清醒，沉溺之際又帶著幾分出戲。若說李懿的小說與張愛玲有相近之處，或許正在於此：她們都擅寫男女之間那種半真半假、似深情又近表演的曖昧時刻，都明白情愛裡最動人的東西，往往也最可疑。

不過，在《傾城之戀》中，范柳原與白流

蘇之間，還存著對“一點點真心”的試探與接納——即便張愛玲最終還是忍不住要拆穿這份深情的脆弱，至少在某些瞬間，人物仍願意投身其中，賭它一回。李懿卻藉由劉昌明與林惠文送／還鑰匙的戲碼，將這段關係的結局推得更淡，也更決絕。小說寫道：“劉昌明沒有再打電話來，就好像電視劇裡雨中吵架的情侶，女方奔走後，男的沒有追在身後。如此，事態便嚴重了、事情便要告吹了。不用做甚麼通知、打電話或發短信，那樣太矯情。她想，就這麼斷掉，不來往、不聯絡，中年人的默契，不用多做糾纏——露水姻緣，一陣大雨打過去，姻緣也就結束了。”在李懿筆下，這段關係自始至終都籠罩在一種對其本質的清醒認識之中。林惠文並非不知道，這不是新生，更不是救贖；她之所以一度沉入其中，毋寧說是因為她暫時還想像不到別的出口。她確實曾把情夫誤認為自由的開端，可小說同時也冷靜地指出：從一段男性關係跳入另一段男性關係，並不能構成女性真正的解放。這段婚外情在小說中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讓人看見，一個困在婚姻廢墟中的女人，最先抓住的，往往仍是另一塊同樣不穩的浮木。

至此，小說終於要來到我在文章開頭提出的那個問題：女性之間，是否可能形成一種真正有效的聯結？當然，李懿並沒有把這個故事寫成某種線條分明、機械運轉的互助

敘事——不是林惠文跌入谷底，另一個女性便適時現身，兩人攜手合作，最後皆大歡喜。若真如此，女性的掙紮與突圍就未免來得太過輕易，也太過廉價了。

事實上，小說幾乎從一開始，就已把日後成為林惠文重要推力的冬榮安排進來了：鄰居，“J座”。這個稱謂很有意思。鄰里之間早已不是家居空間的自然延伸，在原子化的都市生活裡，鄰居往往只是住在隔壁的陌生人，彼此知道對方存在，卻未必真的走近。借用李懿在後記中反覆使用的那個詞，冬榮正以一種極其“普通”的方式，進入了林惠文的生活。可尋常並不等於不起眼。小說家總要在看似平淡的人群裡，悄悄把重要的人“點亮”。

她在巴士上初次出現時，李懿便寫道：

夜裡七點，暮色降臨於城市與大海上。一切本歸於沉寂，可忽地又來了這麼一號人物。整個車廂登時顯得更亮堂了些，像是有人悄悄開了一盞燈。

及至林惠文終於辨認出她便是隔壁新搬來的“J座”，李懿更進一步，幾乎不惜筆墨地將她推入某種光暈之中：

黑夜中，此人的面容格外清晰，或是由於“美高梅”廣告屏正亮著，電子的冷光自大馬路對面而來，好比業已枯朽的行星的死光從億萬光年外而來，單只是為了在惠文眼前照亮這人的樣貌，正如伯利恆之星為了昭示

耶穌的降生而走向毀滅。但見她雙眉微蹙，目光如炬；薄嘴唇、尖鼻子，形體消瘦然身形挺拔；光彩奪目，所謂“朗朗如日月入懷”，不外如是。

甚至在那隻可能慘死的貓的聯想中，冬榮的面孔也仍然沒有被血污與死亡拖暗，反倒越發熠熠生輝：

會不會是J座的貓？她打開電視，心裡不知不覺地，已經把想像中那具慘死的貓的屍體，和隔壁女人美麗的面孔聯繫在一起。在惠文的腦海裡，於血、傷口和骨頭的包圍下，女人的那張臉變得越發熠熠生輝，如同鍍上了一層華彩。

是的，李懿寫出了冬榮身上的“光暈”。果不其然，隨著情節展開，這個帶光的女人，正是林惠文從停滯生活中重新起身的關鍵推力。

但李懿對二人關係的刻畫，並沒有落入俗套。她們沒有因此發展成彼此傾訴、相濡以沫的閨密，而更像一對在真相與創傷之間逐步結成的同盟。冬榮之所以接近林惠文，起初並不是出於純粹的善意，而是帶著明確的“任務”而來：她那位因情自殺的“姐姐”，其悲劇的源頭，正是林惠文的丈夫馮國強。為了弄清真相，她刻意靠近林惠文；而林惠文也確實在後來為她提供了明信片、微信聊天記錄等“罪證”。這段關係於是從試探開始，經由情報交

換而逐漸成形。更重要的是，它並非單向索取。冬榮在向林惠文索取真相的同時，也反過來給了她一記真正的“助攻”：告訴她馮國強在珠海包二奶，甚至陪她上門，去和那個女人“聊一聊”。在這一來一往之間，李懿寫出了一種相當特別的女性聯結：她們在共同辨認傷害、共同拼湊真相、共同對抗某種男性秩序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對彼此的信任。她們的聯結點，不只是因為都曾被同一個男人所傷，更在於她們都懂得，女性在“愛”的幻象面前如何潰敗，又如何潰敗之後，仍不死心地尋找活下去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還有那個跨越空間與階層的珠海情婦單倩影。這個人物乍看頗為類型化，幾乎正好落在讀者對性工作者的既定想像之中；尤其放在澳門文學的脈絡裡來看，寫一個住在珠海拱北的女性，當中的情色指涉更是由來已久。就這一點而言，小說並未完全脫出舊有窠臼。然而，單倩影身上又並不只有這些陳舊的標記。李懿藉由她，改寫了“正妻”與“第三者”狹路相逢時最常見的那套戲碼。在去珠海的路上，林惠文對冬榮說：“又不是拍電視劇，大家都是文明人。”這句話當然帶著一點自我安撫的意味，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勉力維持體面的姿態；但它同時也透露出李懿對這場相見的真正安排：不是讓女人彼此撕扯，而是讓她們站到同一個位置上，

看清同一個男人，並於同一時刻，共同完成對其魅影的祛除。

至此，當我們回頭再看小說中的幾位女性——林惠文、冬榮、冬榮那位因情自殺的“姐姐”，以及單倩影——便會發現，她們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彼此映照的“同類人”：年齡不同，位置不同，所處的空間與階層也不同；或妻子，或情人的妹妹，或缺席的死者，或被放在“二奶”的位置上。可恰恰在這些差異之中，她們反而共同看清了那套長久壓迫女性的秩序如何運作。

這些女性之間的同盟關係，或者說，這種帶著任務與創傷而成立的“友誼”，究竟能維繫多久，李懿並沒有給出答案。小說的最後，林惠文終於離婚了。她終於逃脫了那張密不透風的網，開始暢想那些屬於“我可以”的生活。於是，她變得輕盈，甚至夢見自己“浮出城市表面，飛翔於眾多佈滿花盆和晾衣繩的天臺之上，上升、上升、上升。”就在這虛實交疊的時刻，李懿讓我們看見，一個廣袤無垠的世界，正鋪展在林惠文眼前。

杜普萊西斯 (Rachel Blau DuPlessis) 曾尖銳地指出，女性在小說中的“正當結局”，往往不是婚姻，便是死亡；而這兩種看似對立的安排，實際上共用著同一個前提：女性一生的意義，最終仍要由她在婚戀秩序中的成敗來裁定。²《上升的島嶼》的可貴，在於它讓二十一世紀的澳門“娜拉”，在婚姻與死亡這

兩種既定終點之間，探出了小徑分岔的花園。也正因如此，我開始好奇：一個終究還要再度落回地面、重新回到日常之中的林惠文，接下來會經歷怎樣的故事？當婚姻中的寂寞已被擺脫，新的寂寞又將如何被經驗、被承受、被書寫？從《扁平人》開始，李懿便已持續關注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局、欲望與自我突圍；到了《上升的島嶼》，她關於女性與家庭的書寫，已然推進到對出走可能的想像。那麼，逃離之後呢？這些女性將何去何從，如何與新的孤獨共處，重新發明自己的存在？作為同齡讀者，我尤其期待李懿繼續走進那些尚未被命名的生活，並為其寫下更深刻的觀察。



書名：《上升的島嶼》

作者：李懿

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出版年份：2024

² Branham, K., & Reames, K. L. (2023). Introduction: Navigating women's friendships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K. Branham & K. L. Reames (Eds.), *Navigating women's friendship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p. 1-2). Palgrave Macmillan.

意義的搬磚／字工——付煒詩集《世界的近郊》

◎陳家朗

一、付煒意義、耐心與誠意

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卡繆甚至說自殺（覺得人生沒有意義）是唯一重要的哲學議題。如果不訴諸超越界，我們有可能確立人生的意義嗎？

我們每天上班，下班，為了生存，花了很多時間做一些根本沒有意義的事，為了填飽肚子。之後呢？我們換來的是對此的疲倦，然後周而復始，猶如薛弗西斯面對無意義的不斷循環，那塊會不斷滾下山的石頭，反覆地要我們面對窮極無聊的人生。

這全無意義。

甚至寫作也可能是如此。我們苦苦追求一篇好的作品，不停地閱讀，不斷地鍛鍊自己。然後呢？我寫好一首作品之後呢？它的意義在哪裡？它會被流傳下去嗎？不一定。它會被人重視嗎？不一定。就算被人重視了又怎麼樣？所以我們的意義就建立在被人重視這種那麼被動的境地上嗎？這樣，則我們有必要通過詩這個手段來達成它嗎？最終，

重視過我們的人也終將老去並且死亡的，我們也必是如此。

於是那時在哲學概論課，老師便提出過一個設想：如果眾神將某種東西注入薛弗西斯的血液裡，令他非常喜歡滾石頭呢？會怎樣？如果從此他就有了一種不斷地很想滾石頭的愛好，他每一次滾石頭都很開心，很享受，覺得非常愉快，從此他擔心的再不是每天重複滾著終將又會滾回山腳的石頭的這種無意義，他怕的不再是生活的無意義了，因為他愛上了自己的生活！從此，他怕的就是再沒有辦法去滾石頭。

也就是說，生命存在著主觀的意義，至少。

為什麼我們要去寫詩？寫詩那麼辛苦，有時想不出來該怎麼寫，或者花了全部的精神寫完才發覺作品並不好……我們花很長的時間磨練自己，這有什麼好玩的？很多時候我們寫作根本沒有成果，沒有在進步甚至在退步。

可是，有時我們就是喜歡搬石頭。啊，原來我們就是喜歡寫。

付煒的詩總是這樣的，充滿著熱愛（有時這熱愛被他用悲感裹住）與琢磨，他的詩裡總散發著不願放掉甚麼的、看似在掙扎而實質是能抵抗一切摧折的激情。

搬起一塊字磚，需要雙手
和耐心，堆砌一堵詩歌的牆
需要頭腦，和許多的耐心
——〈字磚〉

這首詩當然也是一首論詩詩。它將搬磚、耐心，與詩歌作為建構的部分比喻“牆”結合起來，再在下行以“需要頭腦，和許多的耐心”來將詩意的濃烈點“耐心”予以遞升。以上當然是分析上的講法。

二、付煒詩的技術與不可解碼的靈魂

說起來，我十月時接到一個任務，就是要為將要出版的《零雨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階段性全集）中的首本詩集《城的連作》寫一篇導讀序。於是在閱讀時便發現零雨與楊牧以及很多像付煒一樣的詩人，他們的詩的美感來源並不盡是技巧所能解釋的。雖然，詩的美感和內容必須借助固有的技巧——修辭、章法、聯想和佈局等等——表達出來，甚至可以說，雖形式跟內容可以分開來講，但很多時候，形式時常就是內容，內容時常就是形式。即便如此，當我們去仔細閱讀一些好

的詩人的作品時，會發現總會出現以下狀況：我知道詩人用了什麼技巧來架構這首詩，我也知道他要表達的思想內容，我知道他的句法、佈局，甚至到最細微的隱藏伏線，那幽暗的絲一樣的手勢……這些我都知道了，可是，當我或者任何另一個人使用與他完全一樣的技巧和核心內容來建構一首詩時，我們便會發現詩人根本無法被模仿，那是獨獨屬於他的東西，詩人用大家都會用的——世界的元素和人的元素——架構出獨獨屬於他的光芒。

這堵牆會令人迷失、恐懼
身心俱焚，像撞上舷窗的鳥兒
也會讓人渾然不覺，就置身於
漫天繁星的原野
——〈字磚〉

在這一段，“牆”當接著上文，指詩的建築，或者我們詮釋下去，也可指稱我們世界中構成詩的那些東西。這堵牆會讓人迷失、恐、及身心俱焚，但在渾然不覺間又會讓人置身於“漫天繁星的原野”的那樣一種美裡面。然而，站在一個寫作者的角度看來，可怕的是：迷失、恐懼、身心俱焚、舷窗的鳥兒、渾然不覺、漫天繁星的原野……這些都是再尋常不過的詞彙；在技法上，〈字磚〉的這節詩行承接著上文詩意的濃烈點“耐心”的遞升，在這裡以迷失和恐懼等對詩牆的描述來製造出一個跌筆，再以漫天繁星的原野作為一個蕩筆，由此完成起伏……這種技術其實——當然還有控制節奏的分行——再尋常不過。可

是，問題就正正在這裡。這首詩使用的只是再尋常不過的詞彙內容，以及再尋常不過的技巧操作，卻在詩人對以上形式與內容的組合之下，生出超出了形式和內容所可以分析的範圍，彷彿有一個極其寧靜的聲音將靈魂裡的一切訴諸感受，將詩行一一打出。意思是，他用了什麼我們都懂，他怎麼使用那些構成詩的材料我們都懂，可是他操作出來卻是另外一回事。我猜測，這正是因為它是一種作用於心靈裡面的技藝，它的發動者是獨特的心靈。至於這種獨特的心靈會不會跟他對作品的或者是對寫作的投入、重視、享受和誠敬有關？我現在還不很清楚，但我人性的直覺告訴我，這其中至少是有一些關聯的。

我快速走出了房間
月光天鵝般浮現，語言自然地
流淌在草地上，我撿起它
卻兩手空空，我看到的
只有我掌心裡永恆的紋路

彷彿代表著“詩”本身而出現的“月光天鵝般浮現”及“語言自然地／流淌在草地上”兩個情節，以“我快速走出了房間”，即以我的動作，以及作出此動作的“我”的意志作為啟動關鍵。繼之，在“我撿起它”後，詩人並不讓詩行停在這裡，而竟接上“卻兩手空空”的轉折，在最後再使出轉上轉，寫這兩手空空並非真是兩手空空，而是“掌心裡永恆的紋路”，無非是要肯定詩通過人的意志能夠啟動或啟示出無上的意義。

以上的轉折，以及意象安排上的技巧其實都是常見的。唯那超出技巧所能解釋的範圍才是可貴的、超越的。這好像也是我們人文領域常常被詬病的地方，亦即，時而，文學達到了客觀技巧所無法詮解的範疇，我們遂被指控為不科學的。可是，既然孔恩也在《科學革命的結構》裡層層舉證，指出了科學的非理性，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去勇於接受這詩中神秘吧，並且，我們或者可以體會更深，直到我們體會到這神秘一直引領著人，它像一個精神的層上的漩渦將我們結合起來。在這詩的神秘的漩渦裡：

閉門整日，拉開窗簾，外面是
呼吸砌成的夜晚，而我
彷彿身處世界的近郊
獲得了一種比寧靜還要蒼老的
注視。
——〈世界的近郊〉

詩人以“拉開窗簾”作為情境啟動鍵，作為主體“閉門整日”與接觸“外面”的快速轉折。有趣的是，詩裡述說的“外面”是“呼吸砌成的夜晚”，於是乎人的呼吸與物的夜晚混同為一，精彩的該是這種看似漫不經心的修辭“混同為一”，直接生出“而我／彷彿身處世界的近郊”一句，將我與世界直接接起來，詩行打破了空間，因此，“我”身處的近郊即世界的近郊。

當然，“我”本來從身處一城市的近郊變成身處整個世界的近郊，“我”與他者的距離

感也會一下子放至極大。雖然，這種放大不可免除的也是一種孤身之屬的放大，不過，這始終是詩人意念的擴張，雖世界的近郊是一極大的距隔，甚或，還有一些孤寂的成份在這距隔裡，但由世界的近郊帶來的無可擺脫的想像上的孤寂，與詩人意念上擴張的距隔便構成了極大的張力……雖是孤寂的，但它終究是一種擴充。然則，這個近郊在緊接下來的詩行又有了擴充與收縮上的轉折：

我看著樹後，暴雪
令街道變得遲鈍，那裡人跡難覓
像寂寞了幾個世紀
我只是短暫地與寒冷和解
蟄居在世界的近郊，閱讀和
眺望過去的酩酊

這裡的近郊相比起上文的空間上的打破則是內縮的，是詩人“蟄居”的，可是，這種“蟄居”的內縮卻又經由“閱讀和／眺望過去的酩酊”在時空上得以重新擴張開來。這樣的操作在下行又被“老實說／我讀得實在不夠多”轉折回去，終一路承著這種情感上的沉落，從“未曾遇見冬日裡晾衣的外祖母（想必是過去中最值得珍惜的）”一直到“我讀過的和我寫下的，無論如何／也塞不滿時間之隙”，直將無力感全盤托出。

根據以上分析，付焯在〈世界的近郊〉裡至少做了兩次“轉”，一方面這種轉折輸出的當是詩人的跌宕語氣，另一方面，其實這跌宕語氣所彰顯的實實在在是那感動的源頭——詩人靈魂和學養（就是他自謙不夠的“我讀

得實在不夠多”啦）。轉折作為技術，也作為工具，唯工具可學，靈魂的美麗由培養得來，讀付焯的詩，常常便可體會一種透過適當的技術表現出來的靈魂之美。

技術可解，而靈魂不可解碼，然則它在付焯詩中卻與技術相互結合，完全成為一體。付焯最強的，當也是他以有節制的技術除卻閱讀上的障礙，不矯飾，而自信地把美的靈魂展現出來，而且真的是美的那個內在，厚實的氣質經由轉折的波動傳至讀者的心裡。

三、付焯詩裡的靜與苦恨的意義，世界的近郊的意義

冬天被照亮。一個人睡去
樂器般安靜，他夢見童年時
見到的篋匠之手，夢見
松樹起伏，在光與線之中

“靜”是付焯的詩的特色，一個人像樂器般安靜睡去，可見他醒著時是可歌的，只要詩人的意念願意去彈奏的話。

有趣的是，詩人睡著也夢見“篋匠之手”，與樂器一樣是工匠與藝術之屬，包括“松樹起伏，在光與線之中”即是將“人／樂器”和“篋匠之手”納入焦點，亦即，納入詩人的價值體系裡、詩人的視野裡。

在這視野裡，像常人的價值觀會去篩選自身所接收的外界資訊，詩人將外界的一切篩成詩，付焯詩裡，這種篩選後的視野以靜的境界為最多，有能量的苦恨的情感次之。那

麼，甚麼是有能量的苦恨？

重要的不是雪，而是純粹的消逝
 在我眼前，猛然一閃
 再也找不到相同的另一片
 也許這就是我愛雪天的理由
 ——〈推窗見雪〉

詩人在心裡在意的是看到即將消逝的、
 再也不會重來的事物，而這正正是生命本
 身。

我愛的——
 是一種樸素裡裹藏的絕望
 是輝映著沉默的鏡子
 是寂滅的死
 是推窗的瞬間，宇宙仍然安好
 我仍然有看雪的心情

這裡的收尾，以一個代表有機會變卦的“推窗的瞬間”作為轉折，後又急轉“宇宙仍然安好”，想是沒有天崩地裂，在這時“我仍然有看雪的心情”是“我愛的”。雖然，這詩人所愛的時刻其實算不上真正的安好，而應是與“一種樸素裡裹藏的絕望”、“輝映著沉默的鏡子”及“寂滅的死”同義，深深帶著絕望，但這絕望，其實何不來自詩人的清醒。

能喚起詩意的總是有能量的心靈，如果，我們同意詩意作為一種美感即是那些經由主與客完美的結合體所引起的人的內在震動。那麼付燁的詩即便是絕望的還是哀逝的，它當也是充滿能量的絕望和哀逝。亦

即，若我們問起絕望和哀逝的意義，答案就在這裡：

而我
 彷彿身處世界的近郊
 獲得了一種比寧靜還要蒼老的
 注視。
 ……
 我只是短暫地與寒冷和解
 蟄居在世界的近郊，閱讀和
 眺望過去的酩酊
 ——〈世界的近郊〉

詩人透過蟄居世界的近郊，亦即，可等量代換成詩人蟄居世界的邊緣處的一種孤獨裡，也是蟄居在一種絕望的境地裡，當這時絕望變得再無可否定，即便再做些甚麼結果無非同是絕望，詩人卻選擇在該時空（世界的近郊）裡閱讀和眺望過去的酩酊，可見詩人雖被拋到邊緣的孤獨處——無論自願與否——他卻借著絕望將自己推向更高的精神化（閱讀和眺望過去的酩酊）！這種在精神上深化的詩遍佈在《世界的近郊》裡。

世界的近郊即付燁的詩意之心。將一切轉向精神的方向所在，這即是詩人在世界的近郊的任務。如果我們把絕望、苦、恨、孤獨等等，當作是一種被拋卻離人群的狀態，一種人的苦難，那麼，《世界的近郊》所演示的苦難的在更趨向精神這點上的意義，難道不就是付燁的意義、耐心、誠意，以及那不可解碼的靈魂的源頭？若然詩能發揮這樣的意義，並且，這種意義經由付燁的書寫，使我們這一代的所有詩人都警醒，這何嘗不是詩

世界裡詩人們一場極大規模的走向更光輝的靈魂境地的驅策！我猜想，這要用來總括付燁詩的意義是完全可能的，因為，這個總括出來的意義應是無限度的，是無盡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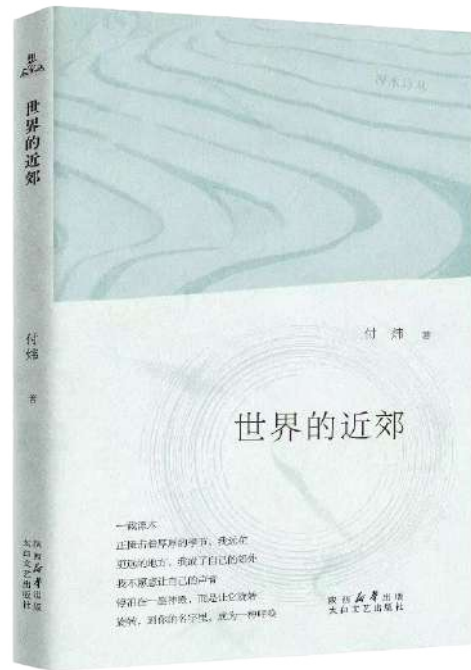
四、結語

書寫到最後，我要感謝付燁的信任。他作為我們這一代裡最光芒的詩人群之一員，這樣信賴了我（也不知道是出於怎樣的信賴？），托我寫這篇文章。記得他八月時把《世界的近郊》託給我，那時我的各種狀況都說不上好，時常擔心身體，走去看身心科，焦慮藥吃完後又馬上胸悶，在這之上，又被自己對自己在創作上的壓力、家計，以及未來的規劃一次壓著，這篇序的書寫便被一直拖著，拖到二〇二六年……

但我還是覺得，能夠把我對付燁詩的喜愛和心裡受到的感動寫出來實在是太好了，更加的，是把這本詩集在詩人世界的意義——不，更是對人的意義寫出來。這就是最大的意義了。

如我在前文說的，付燁的書寫使我們這一代的所有詩人都警醒，要我們往向更具詩的精神的方向走，這唯有我們能有“時不時將自己置於世界的近郊”的能耐才能達到。

2026.3.11



書名：《世界的近郊》
著者：付燁
出版社：太白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6年

首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結營展成果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六月十八日晚七時假澳門文學館結營，同場舉行澳門青年文學營學員成果展開幕儀式，結業及成果展開幕儀式由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白冰、文化局副局長蔡健龍、文化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委員陳家耀、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監事長陸曦、澳門日報副總編輯鄭國偉等出席主禮。

蔡健龍致辭表示文學營助力培養澳門文學新秀，期盼各位學員未來以青春視角，深耕澳門文化底蘊，以多元新穎的大眾文藝表達方式，向灣區及世界講好澳門故事。

澳門筆會榮譽會長李觀鼎致辭指文學營的舉辦具有深遠意義，讓閱讀和寫作深入青年群體，持續發掘培養文學新生代人才，有助澳門建構書香城市、筆會建構書香社團、學員成就書香人生。

出席嘉賓向學員頒授結業證書，勉勵學員



▲ 主禮嘉賓（左至右）李觀鼎、陸曦、蔡健龍、白冰、陳家耀、鄭國偉、湯梅笑為成果展剪綵

保持創作熱情。及後由文學營策劃人甘遠來引領嘉賓參觀展覽。

本屆文學營一共舉辦十四場培訓課程、兩場研討會，以及到廣州、深圳兩座灣區城市採風，採風作品刊載於《澳門筆匯》。澳門筆會自2025年起創辦澳門青年文學營，活動由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每屆為期兩年，每屆學員約為二十人。

文學營由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陸波、李觀

鼎、陳浩星，會長湯梅笑任顧問，筆會理事長廖子馨任營長，筆會青協理事甘遠來任策劃兼主持，隨營導師主要由澳門筆會青年協會幹事組成，包括陸奧雷、賀綾聲、關曉泉、李宜聰、李嘉瑤、黃怡慧、何嘉麗、魏俊華、陳家朗、鄺

子洋等。

成果展展出學員學習所得、課程回顧，展期由6月18日至7月18日，展場位於澳門文學館二樓，開放時間為早上10時至傍晚6時，免費開放，歡迎文藝愛好者到場欣賞。



▲文化局蔡健龍副局長致辭



▲文學營策劃人甘遠來帶領嘉賓參觀成果展



▲第一屆青年文學營學員成果展（全紀錄）繁體字



▲第一屆青年文學營學員成果展（全紀錄）簡體字

文學營研討文學與自媒體傳播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假饒宗頤學藝館舉行研討會，主題為“定線與投擲——內容創作者的文化再生產”，探討自媒體時代的內容創作與文化傳播。

活動由學員王福平主講，結合影視解說視頻經驗，從配音、文案、剪輯三方面拆解短視頻流程。提出青年創作者應克服“全能自戀”，接納批評，強調傳播是平等雙向的互動過程。

活動由學員林子涵、鄭欣彤主持，學員王福平、陳自恆、江若程、蘇衍澄、林平治等共同策劃。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回顧文學營過去兩年經歷，祝願學員堅持創作。詩人姚風指出文化核心在於創造而非量產，提醒避免過度引



▲文學營學員王福平分享。

用他人素材。編導陳雅莉分享創作心得，認為需平衡哲學、傳播與生活，並探討AI與個人創作結合。文化項目策劃人林小雯稱，文化進入社會空間會產生不同觀點，傳播應關注情感與思想連結。

《澳門文學》主編鍾春暉呼籲發掘本地電影與歷史題材，為澳門文化注入活力。自媒體

博主郭柏妤聚焦短視頻傳播策略，強調針對不同受眾選擇適合平台。澳門日報編輯李宜聰認為活動為未來文學營提供良好活動範式。澳門網絡傳播協會副理事長李秀陽指出，複合型人才是AI無法取代的關鍵，單純模仿缺乏價值。有德筆出版創始人余盈建議善用AI作為輔助工

具，堅持深耕單一賽道尤其難得。

研討會融合文學理論與傳播實踐，為本地青年創作者提供新媒體思路。筆會副理事長陸奧雷，文學營策劃人甘遠來，隨營導師魏俊華、陳家朗出席。活動獲文化發展基金資助，筆會青協承辦，本屆文學營於同日結業。



▲著名詩人、澳門大學葡文系榮休教授姚風等嘉賓就學員分享内容點評交流

筆會青年營深圳探科幻文學



▲筆會青年營深圳探科幻文學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五月九至十日完成“灣區採風——想像與在場”深圳科幻文學之旅。文學營營長廖子馨指採風活動讓學員親身感受灣區的人文氣息和深圳的城市書寫方式，對未來創作大有裨益。

採風團九日參觀深圳市科學技術館，體驗尖端科技與未來敘事場景，及後參觀深圳理工大學光明區校園，並於袁庚書院舉行第十一期課程，由內地青年科幻作家王諾諾主講，主題為“科幻創作與現實映射”。王諾諾討論科幻作品中的宇宙社會學，指出科幻小說透過極端情境呈現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形態及社會狀態。

同場舉行深澳兩地作家對談研討，研討由《書都·走讀深圳》雜誌總策劃李曉鋒主持，深圳理工大學袁庚書院副院長房棟、澳門青年文學營策劃人甘遠來參與對談，討論科幻敘事



▲與會嘉賓（左至右）王諾諾、房棟、李曉鋒、甘遠來對談交流

在當代青年成長與文學發展中的獨特意義，強調想像力在人工智能時代的重要性。

採風團十日參訪華強北博物館及文化街區，感受深圳科技發展歷程。是次採風一行二

十五人由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率團，筆會副理事長陸奧雷、關曉泉，理事黃春年，筆會青年協會理事甘遠來及會內楊菁、李秀陽等作家代表參與，深圳出版社《書都·走讀深圳》雜誌代表全程陪同。活動由文化發展基金資助，筆會青協承辦，獲深圳出版社、《書都·走讀深圳》雜誌、深圳理工大學袁庚書院、鵬城文學院支持協辦，採風成果將刊於《澳門筆匯》。



筆會作家交流座談促澳深協同



由澳門文化局主辦、澳門筆會承辦的灣區文化交流座談活動，聯手深圳出版社、《書都·走讀深圳》雜誌、鵬城文學院，五月九日在深圳荔湖書苑舉行，共同探討“深澳灣區新大眾文藝的跨界實踐”，圍繞深澳共讀、作品出版發行，文化領域深度合作等議題交流，探索如何向世界講述有溫度、有思想的灣區故事。

座談會上，澳門文化局學術及出版處處長羅子強介紹該局出版圖書情況。學術及出版處不僅出版澳門文學館叢書、本地題材的文化圖書，亦需負責推廣與銷售工作，有線上和線下的銷售渠道。每年積極參與澳門書展、香港國際書展，今年將首度參與南國書展，並設澳門館，讓更多讀者接觸澳門的文化出版物。近年文化局積極打造“閱讀之城”品牌，期望通過拓展與內地尤其大灣區的交流合作，以優質出版物推動澳門文化的傳播與發展。

深圳出版社執行總編輯張緒華介紹該社已出版圖書逾萬種，主辦《書都》文化期刊，去年底設立的鵬城文學院是出版社重點打造的文化交流平台，由深圳市委宣傳部和文聯共同指導，以“新大眾文藝”及“城市書寫”為重點，凸顯科技賦能、青年導向、國際視野三大特色。鵬城文學院去年的重要活動之一，就是在澳門筆會舉辦的“深港澳文學的三重奏：城市敘事與創作基因的碰撞”文學對話。澳門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視窗，與深圳在文化出版領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期待與澳門文化局開展多維度合作，聯合打造深澳主題出版專案，共同挖掘大灣區的文化內核。

澳門筆會理事長廖子馨由新大眾文藝倡議的素人寫作談到澳門文學的創作狀況，認為澳門文學作品早期都是來自報紙副刊的專欄文字，作者群除副刊編輯外，以各行各業的寫作愛好者為主，故澳門文學的成分裡有大量的素人寫作。澳門文學正在努力做的是讓素人的寫作提升文學品質。而堅守“一國兩制”的優勢、保持不同區域的特色，相互借鑒，能豐富大灣區的文化價值。

筆會副理事長陸奧雷希望通過雙城故事交流會，尋找在兩城跨域流動者的背後故事。可辦深澳小說園讀會，從兩地的小說文本切入到歷史、城市文化和當下社會議題，成為深澳文學互動和研究的素材。筆會副理事長關曉泉談到澳門“1+4”產業發展策略，不少筆會會員是中醫藥大健康、現代金融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的一員，筆會努力做好文學社團的發展規劃，積極配合政府政策，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筆會理事黃春年指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和諧共存”不是口號，這是澳門新大眾文藝最有辨識度的資源。鶴湖智庫秘書長、《書都》雜誌視覺總監韓湛甯分享深圳設計故事。深圳出版社副社長、《書都》雜誌總編輯魏甫華希望雙方未來能夠創造更多機會，與澳門文學界定期進行文化交流活動，兩地作家共同創作，發掘深澳創作新生力量。

出席座談會者還有澳門文化局高級技術員吳美娟、技術輔導員區耀輝，深圳出版社總編室主任關婷、《書都》雜誌編輯部負責人李奇蔚。

青年文學營辦多場專家講堂

一、文學營專家談AI時代文學創作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三月廿九日於澳門筆會會址舉辦第九期課程，活動邀請著名學者、作家王威廉教授主講“AI時代的文學與敘事”。

王威廉由自身的經歷談起，認為知識沒有壁壘森嚴的邊界，在人工智能的衝擊下人類面臨既迷人又痛苦的時代現實，人類應在技術發展中，堅持追求生命的豐富與價值，在變革中保持思考與前行。又指出文學是人類最早的虛擬現實，分享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中的文學魅力，好的文學觀照時代的精神結構與自我反思，科幻文學創作是對深度現實主義的詩學探索。

活動主持、青年作家甘遠來指出，在人工智能時代擁有審美判斷力尤其重要，鼓勵大家發揮想像力，探索時代現實的未來。文學營學員江綺玲認為不同的人生經歷為文學創作提供養分，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科幻創作者。報名旁聽的筆



會青協成員李秀陽指出講座把現代科技與傳統文化有機結合，人工智能在新時代的作用積極，人類自身的想像力更為重要。

二、文學營探別樣歷史風景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四月廿六日下午三時於澳門筆會會址舉行第十期課程，邀請著名作家鄧一光主講“澳門文學藝術中的別一種歷史風景”。

鄧一光結合自己最近的長篇小說《閉上眼睛》、賈梅士《葡國魂》、錢納利的畫作，分享澳門歷史風景及歐洲啟蒙運動中澳門翻譯家群體對世界的影響，指出澳門文學創作的題材豐富多樣，值得一再探索，勸勉學員發揮想像，寫出結合歷史、民族、地域、家庭、個人的新銳作品，把文化基因傳承下去。

文學營策劃人甘遠來指出，創作者要把握好澳門的在地歷史資源，在當代煥發新的力量，寫出澳門故事、講好澳門故事。澳門筆會會員譚健鍬認為講座列舉沙勿略、利瑪竇、白晉等傳教士，充分展現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面對人工智能大潮，應該突破工具性視角，承認AI是一種新興文明形態，這種理念在文學創作領域尤其適用。

學員嚴佳琦認為通過講座深入認識到文學故事是歷史的再現與顛覆，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感情能深刻反映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記錄別樣的歷史印記。



▲ 鄧一光向澳門筆會致贈作品集



▲ 著名作家鄧一光

三、文學營探劇本創作



由澳門筆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舉辦第十二期專家講堂，邀請本澳戲劇工作者王智豪以“劇本編寫初探——兼從演員角度看劇本創作”為題主講，討論劇本創作和劇場工作。

活動六月七日下午三時在澳門筆會會址舉行，王智豪結合自己的劇作《樓住澳門人》、《大餅先知》、《江記士多》、《大橋道理》等，指出文學創作要求作者對生活有觀察力，要保持對日常和社會的好奇心，懂得發現新鮮角度。從發掘創作素材，到把日常積累重新排列組合，創作自會有新的火花和效果。他建議學員初學劇本編寫時，要從自己身邊的故事入手，先寫出自己的生命經驗。

課程主持甘遠來其後回顧了文學營過去十四次工作坊的內容，分享個人的劇場經驗。到場的文學營營長廖子馨指出，小說是“加法”，劇本是“減法”，勉勵學員將本屆文學營的所學所思融入創作，讓文學種子開花結果。

學員陳自恆表示，課程完整而系統地闡述了一齣舞台劇的誕生，詳細介紹了劇本創作到演出過程中不易發現的細節，拓寬了個人的文學視野。旁聽

的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會員陳樂詩認為王智豪結合自身創作和演出經驗，生動講解劇情設計、角色塑造，能幫助創作者把視角從文本延伸到舞台。

第一屆澳門青年文學營為期兩年，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資助，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承辦。本屆文學營共完成十四場培訓課程，並於六月十八日舉行學員成果分享研討交流會，並舉行結業儀式，同日首屆文學營學員成果展將於澳門文學館揭幕。



▲ 本澳戲劇工作者王智豪

筆會作家楊穎虹獲安徒生教師獎



第六屆安徒生教師獎評選結果於四月二日揭曉，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監事長楊穎虹成功入選，成為本屆十位獲獎者之一，亦為首位獲此殊榮的澳門教育工作者，充分表明澳門兒童文學與教育發展逐步走向國際舞台。

安徒生教師獎由安徒生國際幼兒師範學院於二〇二一年創辦，發起人為董瑞祥及丹麥教育界人士本尼·尼博。該學院以推廣北歐教育理念及促進國際教育交流為宗旨，在丹麥設有教育交流基地，並與當地教育機構保持合作。獎項面向全球幼兒及小學教育工作者，以及從事兒童相關家庭教育與研究的人士，每年從世界各地遴選十位具代表性的教育實踐者予以表彰。

本屆評選自二〇二五年年八月廿二日啟動，經綜合提名及評議，最終選出十位來自不同國家與地區的教育工作者。主辦方將邀請獲獎者於今年第三季前往丹麥安徒生故鄉參與教育交流活動，深化跨國對話，推動兒童教育理念的

分享與合作。

楊穎虹，現任澳門兒童文學協會理事長及澳門家庭教育協會副會長，為澳門兒童文學作家及教育學者，長期致力於兒童文學創作、閱讀推廣與家庭教育研究。此次入選，她認為不僅是對其個人專業工作的肯定，也反映澳門在兒童文學與家庭教育領域持續發展的成果獲得廣泛的國際關注。



筆會作家入選港澳青年作家獅山出版計劃

為鼓勵華文創作，由香港文學出版社主辦的“港澳青年作家獅山出版計劃”首批入選名單於三月十八日公佈。

澳門筆會三位作家的作品入選計劃，分別是理事袁紹珊散文集《迷路，順便吃點好》、會員譚健鍬散文集《致我的草堆街》，以及監事甘遠來的新詩集《音韻妥協》。此外，其他入選作品包括曾繁裕小說集《小眾主義者的沉悶抒情》、鄭政恆新詩集《記憶所有》。作品題材多元、風格各異，充分展現了港澳青年作家的創作活力。

出版計劃面向45周歲以下之持港澳永久居身份證之創作者，旨在支持港澳青年出版著作，入選作品將陸續推出繁體版，並有機會與內地出版社合作推出簡體版。



澳門青年作家亮相《明月灣區》

《明報月刊》文化附冊《明月灣區》二〇二六年三月號設專題欄目“世界的喧嘩與日常的微響——澳門青年文學”，邀請六位澳門青年作家執筆，以文字描摹澳門風土人情與時代感悟，展現澳門青年文學的多元風采。

本次參與撰文的作家陣容包括澳門筆會會員李懿、司徒子榆、甘遠來、金學良、林格，以及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會員霍超群。六位作者立足澳門本土視角，記錄城市日常、抒發文學思考，為讀者呈現獨具特色的澳門文學景觀。

《明月灣區》自二〇二二年七月創刊，潘耀明任總編輯，致力搭建海內外文學交流橋樑，推動灣區文化融合，建構灣區文化共同體。刊物電子版可於<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culture>免費下載。



澳門青年詩人登《佛山文藝》

澳門青年詩人梁愷、司徒子榆、詩子、鳴弦、甘遠來的詩歌作品獲刊於2026年第3期《佛山文藝》（總第799期）的“新銳”欄目，展現澳門詩歌面貌。《佛山文藝》創刊於1972年，是佛山期刊出版總社出版及自辦發行的文學半月刊，為中國最早的文學半月刊。



陳家朗出版個人詩集《積木寓言》

澳門筆會會員陳家朗最近出版首本個人詩集《積木寓言》，由木馬文化出版，本書收錄四十四首詩，描繪跨地域的現代生活。

陳家朗系澳門筆會會員、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會員、澳門別有天詩社副理事長，一九九八年生，畢業於臺大中文系。其詩作、詩評論曾發表在台港澳各詩刊、報刊、每天為你讀一首詩、《2023臺灣詩選》及《零雨作品集》。曾獲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澳門文學獎新詩獎、臺北文學獎現代詩首獎、金車新詩獎特優獎等。

《積木寓言》新書發佈會即將在七月五日下午三時假边度有書·有音樂書店（澳門連勝街47號）舉行，歡迎廣大文藝愛好者參與。



書名：《積木寓言》

著者：陳家朗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年份：2026

澳門筆會攜青協會會員參觀國安展



澳門筆會聯同青年協會理監事及會員，於四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半前往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參觀“2026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十二週年之際，活動旨在團結本澳作家與青年文學骨幹，深化國家安全理解，強化文學創作中的責任擔當。

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表示，今年國安展緊扣國家“十五五”規劃與特區“三五”規劃開局之年的主題，展現了國家與澳門在維護安全與高質量發展上的深度融合。他引用白居易的名言，“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鼓勵同仁以民生細節折射“十五五”規劃帶來的跨境支付便利、橫琴機遇等改變；通過代際對話、新舊對比，展現不同的澳門居民羣體的情感認同，傳遞出只有國安才能成就萬家燈火的安全理念。

澳門筆會會長湯梅笑表示，透過展覽中翔實的歷史影像，深刻體會到國家安全是民族振興與人民福祉的根本。她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文學反映現實，應以文學形式寫下澳門在安全穩定的基石上，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的時代篇章。獲本次“人工智能護國安”徵文比賽高中組一等獎的嚴佳琦作為筆會首屆青年文學營學員，是賽事中唯一以詩歌形式思考國家安全重要性並獲獎的作品，足見文學的作用。

澳門筆會理事長、澳門筆會青年協會會長廖子馨提到，筆會多年來積極參與國安徵文比賽的評審工作，喜見澳門青少年對國情的領悟日益深刻。她

指出，本次組織青協理監事參觀，是希望引導新一代創作人將個人理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她勉勵青年作家深入生活，用澳門人熟悉的文化符號講好“一國兩制”下的安全故事，讓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在文學創作中世代相傳、生生不息。

筆會副理事長梅仲明、關曉泉，作家會員彭執中、陳艷華，青協理事甘遠來、李宜聰、李嘉瑤、黃燕燕、黃怡慧、何嘉麗，以及王軒妮、沁玥、張燕青、唐可嵐及李秀陽等多位澳門寫作人參與觀展。他們一致認為展覽內容豐富且具前瞻性，是一場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未來將繼續把國家安全理念融入文藝實踐，共築安全和諧的社會環境。



字遊澳門桌遊工作坊圓滿舉辦



由文化局主辦、澳門筆會承辦的“字遊澳門——文學桌遊設計工作坊”於5月16日及30日在澳門文學館舉辦，活動吸引不少本澳中學生參加，並已順利完成。

工作坊導師鳴弦自創的“集換式”桌遊趣味性高，活動模式結合澳門本土歷史文化元素，集收集、交換、遊玩於一體，能有效轉化課堂知識，適用於不同學科。是次活動“字遊澳門”設有四個種類的卡牌，分別對應學生作品、經典作品、澳門文學、課堂知識，同時邀請參加者於澳門文學館內採集文學素材，透過拼貼詩形式設計並體驗自己專屬的文學桌遊。參加者認為活動有助提升自身對中文科知識的理解和學習，能激發探究和創造的動力。

是項活動旨在拓展參加者對澳門文學的認識及提升其創作興趣，感受文學與遊戲結合的樂趣。未來澳門文學館將舉辦更多類型的文學活動，立足“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



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突顯澳門獨特的文學內涵。

冬春軒百齡詩詞書法展揭幕



澳門出版協會主辦的“冬春軒百齡詩詞書法展”四月廿五日揭幕，至五月四日在文化廣場展覽廳舉行，展出書法家冬春軒約五十幅書法作品。

展覽開幕式於四月廿五日下午五時半在文化廣場展覽廳舉行，同場舉行《冬春軒百齡書法集》新書首發暨簽書會。文化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西泠印社理事陳浩星，作家李烈聲、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前系主任常宗豪教授夫人黎曉明、西泠印社社員曹西強，書法家李哲雲、譚漢鈞、李錦華，作家陳艷華、詩人鍾一輝、藝術家李汝榮，以及參展書法家冬春軒，

澳門出版協會理事長、文化廣場總經理陳雨潤等出席。

澳門筆會榮譽會長陳浩星致詞稱，冬翁令人敬佩之處莫過於其數十年來不斷工作、讀書、學習，養成不懈創作的習慣，是次展覽展出的書法作品是冬翁以百歲高齡創作的，非常難得，透過其作品可反映他的學問和文學造詣，流露豪邁氣色、灑脫個性，期望公眾在欣賞其作品感受到其創作的精神。

“冬春軒百齡詩詞書法展”展期至五月四日，開放時間為上午十一時至晚上八時。

第三十一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頒獎



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日報合辦的第三十一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以“古詩詞中的澳門”為主題，共收到廿七間學校439份參賽作品。頒獎禮於四月廿五日在澳門教科文中心舉行，主辦單位向二十位獲獎學生頒發獎座，以示鼓勵。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日報總編輯崔志濤，高中組評判谷雨、陸奧雷，初中組評判譚健鍬、林格，以及各校校長、老師、獲獎同學及其家長出席典禮。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致辭表示，詩詞是文化的基因，是歷史的回聲。通過閱讀植根於本土的文學作品，不僅能走進澳門的歷史深處，更能萌生對這座城市發自內心的熱愛與敬畏，從而擔起傳承本土文化的責任。閱讀古詩詞中的澳門，可以跨越時空的界限，重新認識我們居住的美麗家園。

高中組評判、澳門筆會理事谷雨發言表示，作為評審最欣賞的從來不是華麗的詞藻、工整的結構，而是文字背後有沒有一個真正在思考的人。有些作品語言樸實，卻很動人；有些作品不刻意煽情，卻能讓人感受到誠懇和力量。這正是寫作最珍

貴的地方——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我。並強調寫作是一個思考、判斷的過程，過程中應誠實地面對自己的感受，慢慢建立自我表達能力的機會。

初中組評判、澳門筆會青年協會理事林格發言指，寫作的過程是孤獨的，然而閱讀讓讀者與作者有機會產生了跨越時空的交流。在評審過程中見到許多令人欣喜的亮點，參賽者普遍都能夠將古詩詞還原到歷史現場，這種古與今的對話並不是生硬的比照，而是建立於真切的理解，扎根於日常的文化認同。並表示讀後感的價值，不單是展現寫作技巧，而是讀者本人有否在閱讀過程中被觸動。

獲獎作品載於澳門基金會專題網站 www.fmac.org.mo/essayCompetition/index。



▲ 谷雨



▲ 林格

華文兒童文學線上播種互動熱烈



澳門兒童文學協會主辦的“童夢心田：華文兒童文學線上播種”活動，四月廿六日在澳門筆會順利舉行。活動由澳門筆會、珠海市金灣區圖書館、澳門親子國際演講會、澳門人文藝術研究會協辦，獲澳門文化發展基金贊助。獲十年娛樂製作有限公司全程同步直播，實現線上線下雙向聯動，吸引線下五十餘名作家與親子參與，線上累計逾四萬名澳門、灣區及各地等兒童文學愛好者觀看。

活動特邀第十八屆國際格林獎得主、資深兒童文學學者朱自強擔任嘉賓，本地創作者羊豬老師、盧傑樺擔任導師。活動設交流環節，供師生嘉賓分享閱讀心得，線上網友亦積極互動。嘉賓分別從作品點評、創作技巧、情感表達等維度，分享兒童文學的創作與教學經驗。同時現場進行作品朗讀，由多位澳門親子國際演講會成員共讀多篇澳門主題作品，展現本地兒童文學發展潛力。

朱自強總結提出優秀兒童文學的“三巧”創



▲ 參加者朗讀作品

作理念，即講究語言韻律的巧言、構思新穎的巧思、情節靈活的巧合，並鼓勵創作者積極突破自我，打磨優質作品。

此外，主辦方還開展延伸活動，組織嘉賓參觀澳門日報報史室；朱自強亦於次日走進濠江中學（小學部）開展專題講座，走進校園普及閱讀與創作知識，全方位推動澳門兒童文學高質量發展。

科學館探討AI時代寫作變革



為響應國務院今年首次設立的“全民閱讀活動周”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訂定的“世界讀書日”，由中國作家協會與澳門科學館共同主辦、教業中學協辦的《悅讀科幻之美》科幻文學講堂，四月廿二日在教業中學何賢堂舉行。兩位內地青年科幻作家靚靈與羅夏應邀來澳，以“與科幻共舞——AI時代下我們如何寫作？”為題，與現場近五百位學生及特邀嘉賓探討人工智能浪潮下科幻文學創作的變革與挑戰。

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澳門筆會會員穆欣欣表示，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也是國務院首次設立“全民閱讀活動周”及《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實施的重要年份。科學館響應國家戰略，於二〇二三年創辦《悅讀科幻之美》科幻文學講堂，以科幻連結科技與人文教育，已經成為協同推進創新型人才培養的品牌活動。

靚靈在演講中從自身地質學及科技從業背

景出發，剖析生成式AI與使用者的關係。她受訪時坦言，禁止使用AI不現實，應幫助學生理解利弊，靠自我判斷保持自主性。尤其在寫作方面，AI擅長應用文，卻難以取代基於生命體驗的文學創作。學生若有意投身科幻寫作，應從大量閱讀入手，培養語感與興趣，這才是堅持創作的核心動力。面對技術迭代，最重要的是關注自身真實生活體驗，不被新技術淹沒。

羅夏則結合十年科幻編輯與寫作經驗，歸納出“AI感”文字的特徵與學生分享見解。他受訪時稱，過度依賴AI會削弱學生的思考與表達能力，要讓學生明確AI為“輔助工具”而非“替代者”。先自主查證資料、形成個人結論，再用AI檢驗補充，避免照搬AI觀點。建議有意科幻寫作的學生，應大量閱讀科幻作品以累積基礎，同時具備現代科學通識素養，清楚認識科學框架與邊界，這對創作至關重要。

王十月分享閱讀看世界



文化局、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共同主辦的“澳門青年讀書會”系列活動於四月廿三日下午三時舉行首場活動，以“共讀：從灣區到世界”為主題，邀請魯迅文學獎得主、廣東省作家王十月分享創作心得及閱讀觀察，並以灣區文學對話為核心，探討區域文學互動、閱讀推廣與文化共享，活動假文化中心會議室舉行。

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嵐，中聯辦宣文部長萬速成，文化局長梁惠敏，教青局代局長阮佩賢，中國作家協會社會聯絡部主任包宏烈，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周敏，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向欣，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郭松延，廣東省作家協會秘書長、辦公室主任周智，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院長、閱讀推廣大使林發欽，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理事長李自松，澳門青年讀書會主人穆欣欣，廣東文學館（廣東文學院、《作品》雜誌社）館長（院長、社長總編輯）王世孝（王十月），廣東省作家協會組聯部副主任顏秀飛等出席。

梁惠敏致詞稱，青年是城市的未來，也是全民閱讀的主力軍，希望透過閱讀活動讓更多青年愛上閱讀、勤於思考，從澳門出發，走進灣

區，走向世界，成為兼具家國情懷與國際視野、勇於擔當、善於作為的時代棟樑。

包宏烈致詞稱，首場讀書會的分享主題是“共讀：從灣區到世界”，由魯迅文學獎得主、廣東作家王十月分享“王端午”的故事，相信其閱讀和創作心得，能為大家打開一扇從澳門看向灣區、從灣區望向世界的窗。

向欣稱，廣東文學歷來是中國故事的精彩縮影，是嶺南文化的形象使者，相信澳門青年讀書會一定會不斷擦亮青年閱讀特色品牌，讓閱讀為青年的成長加油，為澳門的發展賦能。



文總澳門青年讀書會舉辦迎新活動

為響應國家《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助力澳門建設“閱讀之城”，文化局與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聯合主辦“澳門青年讀書會”系列活動。五月十七日下午“閱見彼此——閱讀達人迎新交流活動”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逾三十名閱讀達人出席活動。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澳門青年讀書會主理人穆欣欣介紹讀書會來年計劃、主題書單及閱讀達人的使命。文化局公共圖書館管理廳代廳長林穎娜、青年讀書會部分成員等出席。

穆欣欣表示，讀書會積極響應相關條例號召，倡導大眾研讀經典、培養終身閱讀習慣；同時秉持“大閱讀”理念，融合傳統閱讀與數字閱讀，借助科技擴大閱讀推廣範圍。

澳門青年讀書會成員鍾怡、水月、周江明分

別結合自身閱讀體驗，分享對《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理解，講述閱讀為個人生活與成長帶來的改變，鼓勵與會達人深耕澳門各地推廣閱讀，助力培育具國際視野的優秀青年，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澳門青年讀書會系列活動多元，形式包含專題講座、圍讀交流、名家對談等；閱讀題材涵蓋中華傳統文化、紅色經典、澳門本土作品等多類別。首期活動已於4月23日落地，第二期以“紅色經典·智啟新程”為主題，預計6月下旬開展，詳情由文化局另行公佈。



▲ 澳門青年讀書會活動紀錄

澳門別有天詩社新閣就職



澳門別有天詩社於五月廿一日晚，假澳門筆會召開會員大會，並完成第五屆理監事會換屆選舉，新一屆由盧傑樺續任社長，魏俊華任理事長，梅仲明續任監事長。

上屆理事長劉素卿作理事會報告總結別有天詩社往年的活動，是澳門具規模的純詩歌類社團，感謝全體社員的長期支持，同時呼籲成員堅持詩歌創作，充實澳門本地文學內涵。

本次選舉由上屆副社長黃燕燕主持，同時新選甘遠來任副社長，魏俊華任理事長，陳家朗及蘇曉怡任副理事長，林霖任大會秘書長，鄺子洋任理事秘書長，及各理監事成員。

甘遠來表示在未來的三年任期裡，別有天將積極把握機會、創造條件，有序開展別有天品牌

活動，如新年詩會、別有天詩人節等，爭取續辦第二屆別有天詩歌獎，推動澳門文學多元發展。魏俊華表示未來希望通過社員間的聯動，向內加強別有天凝聚力，聚焦本地作品研讀，向外拓展資源。

澳門別有天詩社第五屆理監事會名單：社長盧傑樺，副社長甘遠來，理事長魏俊華，副理事長陳家朗、蘇曉怡，秘書長林霖，理事會秘書長鄺子洋，理事劉素卿、莫羲世、鄭國偉、黃燕燕、譚俊瑩、廖紫琪、陳恆信、黃雪雯、金學良、許月華、陳子弋、鄧浩熙、楊智清、褚原翎、馮逸、歐健朗、馮煜，監事長梅仲明，副監事長關曉泉，監事莊志豪。

一座城市的文化说明书
A Cultural Manual to the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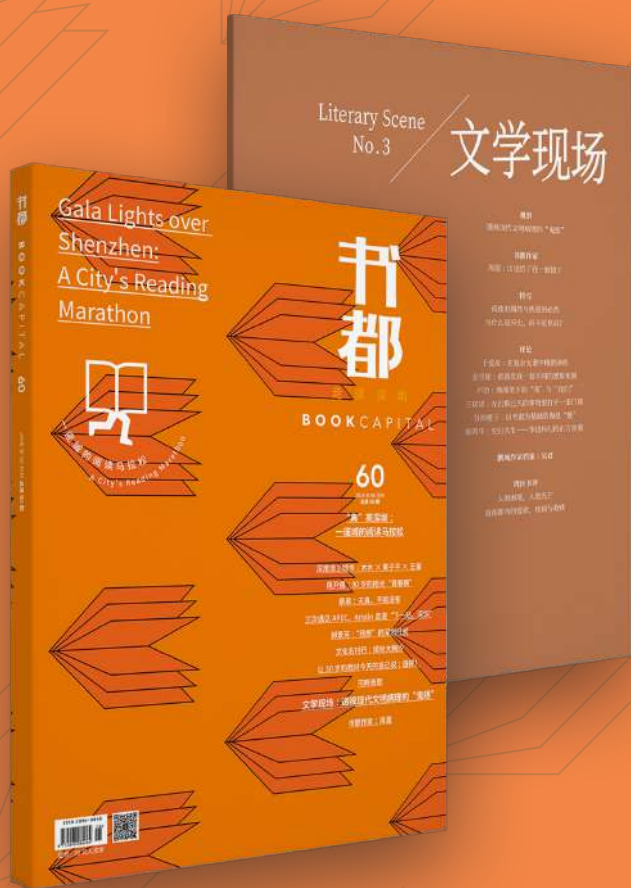
接地气，见未来，有思想
引领阅读向城市纵深延伸
我们一起
跟我们的城市问声好

《书都·走读深圳》
第60期 全新上架

书都

走读深圳

BOOK CAPITAL



指导单位
深圳读书月组委会
主管单位
深圳出版集团
主办单位
深圳出版社
出版单位
深圳市书都出版有限公司
《书都·走读深圳》编辑部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0840
国内统一刊号 CN 44-1720/G2
邮发代号 46-549

深圳出版
深圳出版社

